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石頭記

(四)

曹霽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石 頭 記

(四)

曹 鏞 著

國 學 基 本 叢 書

大園才對  
觀試頭額



榮國府  
慶省  
宵元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十七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大觀園試才題對額 榮國府歸省慶元宵

亡年十四歲

了結案事以下  
接入園工已成  
按此時大約辛亥  
年已一半過去觀  
下回凡事停當已  
交十月可知  
題一扁額便稱難  
事世家子弟大半  
雷同政老亦解為  
此言乎此等章程  
卻是

兩村胸中不過一  
部高頭講章烏能  
解此是政老自信  
之辭並非謙抑  
迂腐之談使花柳  
無色政老自知愈  
於強作解人者

話說秦鍾既死。寶玉痛哭不止。李貴等好容易勸解半日方住。歸時還帶餘哀。賈母幫了幾十兩銀子外。又另備奠儀。寶玉去弔喪。七日後便送殯掩埋了。了卻秦鍾。別無記述。只有寶玉日日感悼思念不已。然亦無可如何了。又不知過了幾時。纔罷這日。賈珍等來回賈政。接前回次早賈璉云云一段。園內工程俱已告竣。大老爺已瞧過了。卸去教老一邊。只等老爺瞧了。或有不妥之處。再行改造。好題扁額對聯的。賈政聽了。沈思一會。說道。這扁對倒是一件難事。論禮該請貴妃賜題。纔是。然貴妃若不親觀其景。亦難懸擬。若直待貴妃遊幸時。再請題。若大景致若干亭榭。無字標題。任是花柳水山也斷不能生色。衆清客在旁笑答道。老世翁所見極是。如今我們有個主意。各處扁對斷不可少。亦斷不可定。如今且按其景致。或兩字三字四字。虛合其意。擬了來。暫且做出燈扁聯懸了。待貴妃遊幸時。再請定名。豈不兩全。賈政聽了。道。所見不差。我們今日且看看去。只管題了。若妥使用。若不妥。再將兩村請來。令他再擬。衆人笑道。老爺今日一擬定佳。承襲何必又待兩村。賈政笑道。你們不知。我自幼於花鳥山水題詠上就平平。如今上了年紀。且案牘勞煩。于這怡情悅性文章上。更生疏了。縱擬出來。不免迂腐古板。反使花柳園亭因而減色。轉沒意思。衆

可謂無巧不成事

其實不是歪才然在買政心中不得不云爾大局面亦不可不顧第一個只見云云如在目前何筆之妙乃爾

第二個只見云云

的論莫謂政老無見識

園中景致因題扁

對於是極力鋪排

悉免平舖直敘之病并弗同燒破布衫從種棉花說起

清客道這也無妨。我們大家看了公擬各舉所長。優則存之。劣則刪之。未為不可。極力討好賈政道。此論極是。且喜今日天氣和暖。大家去逛逛。說著起身。引眾人前往賈珍先去園中。知會眾人。可巧近日寶玉因思念秦鍾。迴顧憂傷不已。賈母常命人帶他到新園中來戲耍。此時方纔進去。忽見賈珍來了。向他笑道。你還不快出去。一會子老爺來了。寶玉聽了。帶著奶娘小廝們。一溜煙就出來了。方轉過灣頂頭撞見賈政。引著眾客來了。躲之不及。只得一旁站了。來得正好。賈政近因開得塾師稱讚他專能對對。雖不喜讀書。偏有些歪才。所以此時便命他跟入園中。意欲試他一試。寶玉未知何意。只得隨往。剛至園門。只見賈珍帶領許多執事。旁邊侍立。賈政道。你且把園門閉了。我們先瞧外面。再進去。先從園門外看起。賈珍命人將門關上。賈政先看那正門。只見正門五間上面銅瓦泥鳧脊。那門欄窗格俱是細雕時新花樣。並無朱粉塗飾。一色水磨磚牆。下面白石台階。鑿成西番花樣。左右一望。皆雪白粉牆。下面虎皮石。隨意亂砌。自成紋理。不落富麗俗套。自是歡喜。遂命開門。只見一帶翠幃。擋在面前。進門景致。眾清客都道。好山好山。賈政道。非此一山。一進來園中。所有之景。悉入目中。則有何趣。眾人都道。極是非胸中大有邱壑。焉能想到這裏。說畢。往前一望。見白石峻嶒。或如鬼怪。或似猛獸。縱橫拱立。上面苔蘚斑駁。或藤蘿掩映。其中微露羊腸小徑。入門小徑。賈政道。我們就從此小徑遊去。回來由那一邊去。方可遍覽。說畢。命賈珍前導。自己扶了寶玉。逶迤走進山口。進山口。擡頭忽見山上有鏡。

是當另屬一道大  
逕不然省親時如  
何容得豎行哉

語適分寸

第三個只見云云  
如在目前何筆之  
妙乃爾

於平坦處見池沼  
其上有亭

此論亦是

壓倒乃父  
一經俗手則編新  
述古皆屬粗陋公  
子斯言有妙蘊

面白石一塊。正是迎面留題處。賈政回頭笑道。諸公請看此處。題以何名。妙。衆人聽說。也有說該題疊翠二字的。也有說該題錦嶂的。又有說賽香爐的。又有說小終南的。種種名色。不止幾十個。原來衆客心中。早知賈政要試寶玉的才。故此只將些俗套來敷衍。寶玉亦知此意。賈政聽了。便回頭命寶玉擬來。寶玉道。嘗聞古人云。編新不如述舊。刻古終勝雕今。況此處並非主山正景。原無可題之處。不過是探景一進步耳。莫如直書古人曲逕通幽。這舊句在上。到也大方。衆人聽了。讚道。是極妙極。二世兄天分高。才情遠。不似我們讀腐了書的。賈政笑道。不啻過獎他。他年小的人。不過以一知充十用。取笑罷了。再俟選擬說著。進入石洞來。由小逕進石洞。只見佳木葱蘢。奇花爛灼。一帶清流。從花木深處瀉於石隙之下。再進數步。漸向北邊。由石洞再進向北。平坦寬豁。兩邊飛樓插空。雕甍繡檻。皆隱於山坳樹杪之間。俯而視之。則青溪瀉玉。石磴穿雲。白石爲欄。環抱池沼。石橋三港。獸面銜吐。橋上有亭。賈政與諸人到亭內坐了。問諸公以何題此。諸人都道。當日歐陽公醉翁亭記。有云。有亭翼然。就名翼然。罷。賈政笑道。翼然雖佳。但此亭壓水而成。還須偏於水。題爲稱依我拙裁。歐陽公句。瀉於兩峯之間。竟用他這一個瀉字。有一客道。是極是極。竟是瀉玉二字。妙。賈政拈鬚尋思。因叫寶玉也擬一個來。寶玉回道。老爺方纔所說。已是。但如今追究了去。似乎當日歐陽公題釀泉。用一瀉字則妥。今日此泉也用瀉字。似乎不妥。況此處既爲省親別墅。亦當依應制之體。用此等字。亦似粗陋不雅。求再擬蘊藉含蓄者。

神筆所謂讚又不  
是貶又不是也只  
得點頭不語蓋點  
頭固已許之矣此  
此沁芳橋也此亭  
當是滴翠亭  
似劍南句  
出亭過池

第四個只見云云

直寫得曲曲折折  
清清楚楚  
此瀟湘館也

政老也能知俗

因聽說讀書二字  
故嚇也

政老何苦如此

賈政笑道。諸公聽此論何如。方纔衆人編新。你說不如述古。如今我們述古。你又說粗陋不妥。你且說你的。寶玉道。用瀉玉二字。則不若沁芳二字。豈不新雅。賈政拈鬚點頭不語。衆人都忙迎合稱讚。寶玉才情不凡。賈政道。扁上二字容易。再作一副七言對來。寶玉四顧一望。機上心來。乃念道。

繞堤柳借三篙翠。隔岸花分一脈香。

賈政聽了點頭微笑。衆人又稱讚個不已。於是出亭過池。一山一石。一花一木。莫不著意觀覽。忽擡頭見前面。出亭後遊至竹院。一帶粉垣。牆數楹。修舍。屋有千百竿翠竹。遮映。竹衆人都道。好個所在。於是大家進入。只見進門。進竹院之門。便是曲折遊廊。廊階下。石子漫成甬路。甬路上面。小小三間房舍。房舍兩明一暗。裏面都是合著地步。打的牀几椅案。從裏間房裏裏房。又有一小門。小門出去。卻是後園。後園有大株梨花。並芭蕉。後園花木。又有兩間小小退步。退步間。後院牆下。忽開一隙。得泉一脈。開溝僅尺許。灌入牆內。繞階緣屋。至前院。盤旋竹下而出。院牆水徑。賈政笑道。這一處倒還好。若能月夜坐此窗下讀書。也不枉虛生一世。說著。便看寶玉嚇的。寶玉忙垂了頭。衆人忙用閒話解說。又二客說此處的扁。該題四個字。賈政笑問那四字。一個道是淇水遺風。賈政道。俗。又一個道是雕園遺跡。賈政道。也俗。賈珍在旁說道。還是寶兄弟擬一個來。賈政道。他未曾做。先要議論人家的好歹。可見就是個輕薄人。衆客道。議論的極是。其奈他何。賈政道。休如此。縱了他。因向



真好  
政老於此亦可五  
體投地

聯句清穩

插入此段得行文  
疏密法亦見敘事  
不漏

共計一千三百二  
十件

寶玉道。今日任你狂爲亂道。先說出議論來。方許你做。方纔衆人說的。可有使得的否。寶玉見問。便答道。都似不妥。賈政冷笑道。怎麼不妥。寶玉道。這是第一處。行幸之所。必須頌聖方可。若用四字的扁。又有古人現成的。何必再做。賈政道。難道淇水睢園。不是古人的寶玉道。這太板了。莫若有鳳來儀四字。衆人都鬨然叫妙。賈政點頭道。畜生。畜生。可謂管窺蠡測矣。因命再題一聯來。寶玉便念道。

寶鼎茶間煙尙綠。幽窗棋罷指猶涼。

賈政搖頭道。也未見長說畢。引人出來。出竹院。方欲走時。忽想起一事來。問賈珍道。這些院落屋宇。並几案桌椅。都算有了。還有那些帳幔簾子。並陳設玩器古董。可也都是。一處一處合式配就的麼。賈珍回道。那陳設的東西。早已添了許多。自然臨期合式。陳設帳幔簾子。昨日聽見璉兄弟說還不全。那原是一起工程之時。就畫了各處的圖樣。量準尺寸。就打發人辦去的。想必昨日得了一半。賈政聽了。便知此事不是賈珍的首尾。便叫人去喚賈璉。一時來了。賈政問他。共有幾種。現今得了幾種。尙欠幾種。賈璉見問。忙向靴統內取出靴掖內裝的一個紙摺。略節來看。一看。回道。粧蟒繡堆。刻絲彈墨。並各色紬綾。大小幔子。一百二十架。昨日得了八十架。尙欠四十架。簾子。二百掛。昨俱得了。外有猩猩氈。簾。二百掛。湘妃竹簾。二百掛。金絲藤紅漆竹簾。二百掛。黑漆竹簾。二百掛。五彩線絡盤花。簾。二百掛。每樣得了一半。也不過秋天都全了。椅搭桌圍。牀裙。杌套。每分一千二百件也。

第一個忽見

推算時令其遊園  
當在辛亥年七八  
月間今云幾百枝  
杏花如噴火是二  
三月時光景矣前  
後時令不合此等  
處不以辭害意可  
也  
自是政老之意  
第二個忽見  
的論  
斷不可少

賈珍亦頗不俗

明點出是稻香村  
後日卻稱李宮裁  
居之能知古人又

有了一面說一面走著忽見青山斜阻轉過山隈中由出竹院後轉一山隈又至一所隱隱露  
出一帶黃泥牆牆上皆用稻莖掩護有幾百枝杏花花如噴火蒸霞一般裏面數楹茅  
屋茅屋外面卻是桑榆檜柘各色樹稚新條各色樹隨其曲折編成兩溜青籬籬外白  
坡之下坡有一土井井旁有桔槔轆轤之屬下面分畦畝田佳蔬菜花一望無際賈政  
笑道倒是此處有些道理雖係人力穿鑿而入目動心未免勾引起我歸農之意我們且  
進去歇息歇息說畢方欲進去忽見籬門外路旁有一石亦為留題之所眾人笑道更妙  
更妙此處若懸扁待題則田舍家風一洗盡矣立此一碣又覺許多生色非范石湖田家  
之詠不足以盡其妙賈政道諸公請題眾人云方纔世兄云編新不如述舊此處古人已  
道盡矣莫若直書杏花村為妙賈政聽了笑向賈珍道正虧提醒了我此處都好只是還  
少一個酒幌明日竟做一個來就依外面村莊的式樣不必華麗用竹竿挑在樹梢頭賈  
珍應了又回道此處竟不必養別的雀鳥只養些鵝鴨鷄之類纔相稱賈政與眾人都說  
妙極賈政又向眾人道杏花村固佳只是犯了正村名須用虛的方可眾客都道是呀如  
今虛的卻是何字樣好大家想想寶玉卻等不得了也不等賈政的命便說道舊詩有云  
紅杏梢頭掛酒旗如今莫若且題以杏帘在望四字眾人都道好個在望又暗合杏花村  
意思寶玉冷笑道村名若用杏花二字則俗陋不堪了又有唐人詩云柴門臨水稻花香  
何不用稻香村的妙眾人聽了越發同聲拍手道妙賈政一聲斷喝無知的業障你能知

記得舊詩在老先  
生前賣弄已不忝  
佳兒獨無樽腹而  
賣弄者乎  
是宜稱李宮裁居  
之活畫衆清客神  
理

寶玉自是可人  
政老何苦如此

胸中卻有一段見  
解不得謂強詞奪  
理

芍藥園是後來湘  
雲醉臥處薔薇院  
是後來齡官畫齋  
處

道幾個古人能記得幾首舊詩也敢在老先生前賣弄你方纔那些胡說也不過是試你  
的清濁取笑而已你就認真了說著引衆人步入茆堂裏面紙窗木榻富貴氣象一洗皆  
盡賈政心中自是歡喜卻覩寶玉道此處如何衆人見問都忙悄悄的推寶玉教他說好  
寶玉不聽人言便應聲道不及有鳳來儀多矣賈政聽了道無知的蠢物你只知朱樓畫  
棟惡賴富麗爲佳那裏知道他清幽氣象終是不讀書之過寶玉忙答道老爺教訓的固  
是但古人嘗云天然此二字不知何意衆人見寶玉牛心都怪他默癡不改今見問天然  
二字衆人忙道別的都明白如何天然反不明白天然者天之自成而非人力之所爲也  
寶玉道卻又來此處置一田莊分明是人力造作而成遠無鄰村近不負郭背山無脈  
臨水水無源高無隱寺之塔下無通市之橋峭然孤出似非大觀爭似先處有自然之理  
得自然之趣雖種竹引泉亦不傷穿鑿古人云天然圖畫四字正畏非其地而強爲其地  
非其山而強爲其山卽百般精巧終不相宜未及說完賈政氣的喝命杖出去太做作纔  
出去又喝命回來命再題一聯若不通一併打嘴寶玉只得念道

新漲綠添澣葛處

好雲香護采芹人

賈政聽了搖頭道更不好一面引人出來轉過山坡穿花度柳撫石依泉八字總寫過了  
茶糜架入木香棚越牡丹亭度芍藥圃入薔薇院來到芭蕉塢從稻香村來又過此數處盤旋  
曲折忽聞水聲潺潺出於石洞又到一院落上則蘿薜倒垂下則落花浮蕩好景色衆人

此等清客真是混飯吃者

第五個只見云云

第三個忽見

第六個只見云云

勝注離騷經一部

藤蘿薜荔二草綠

木而生杜若甘棠

也蘅蕪香草也芎

藟苗草一名藟蕪

味香莖蘭一幹一

花而香有餘金葛

金登草玉藟藤紫

都道好景好景賈政道諸公題以何名衆人道再不必擬了恰恰乎是武陵源三字賈政笑道又落實了而且陳舊衆人笑道不然就用秦人舊舍四字也罷寶玉道越發過露了秦人舊舍說避亂之意如何使得確論莫若蓼汀花溆四字賈政聽了道更是胡說於是賈政進了港洞又問賈珍有船無船賈珍道探蓮船共四隻坐船一隻如今尚未造成賈政笑道可惜不得入了賈珍道從山上盤道亦可以進去說畢在前導引大家攀藤撫樹過去從山上盤道過去只見水上落花愈多其水愈清溶溶蕩蕩曲折縈紆池邊兩行垂柳雜以桃杏遮天蔽日真無一些塵土忽見柳陰中又露出一個折帶朱欄板橋來度過橋去路路可通使見一所清涼瓦舍一色水磨磚牆清瓦花堵那大主山所分之脈皆穿牆而過賈政道此處這一所房子無味的很因而走入門時入門忽迎面突出插天的大玲瓏山石來此筆不測四面羣繞各式石塊竟把裏面所有房屋悉皆遮住且一株花木也無只見許多異草或有牽藤的或有引蔓的或垂山巔或穿石腳甚至垂簷繞柱縈砌盤階或如翠帶飄颻或如金繩蟠屈或實若丹砂或花如金桂味香氣馥非凡花之可比總括二句賈政不禁道有趣只是不大認識有的說是薜荔藤蘿賈政道薜荔藤蘿那得有此異香寶玉道果然不是這衆草中也有藤蘿薜荔那香的是杜若蘅蕪那一種大約是芭蘭這一種大約是金葛那一種是金登草這一種是玉藟藤紅的自然紫芸綠的定是青芷想來那離騷文選所有的那些異草有叫作什麼藿藟藟藟的也有叫做什麼縈

彙一名廉薑出沙  
石中綸組俗名紫  
菜出東海水中央  
絳出臨賀郡可染  
物石帆草類生海  
嶼石上水松藥草  
出交趾扶留藤也  
緣木而生綠葉香  
草丹椒味香入藥  
出岷山蘼蕪出岷  
山及峽陰山風連  
出岷山及廣都山  
皆草名

政者古板而無趣  
全無父子天性  
第七個只見云云  
又是一番寫法此  
蘅蕪院也

又發議論矣想賈  
哥情不自禁耶

亦是套頭語

縹紫絳的還有什麼石帆水松扶留等樣的見於左太沖吳都賦又有叫做什麼綠蕪的  
還有什麼丹椒蘼蕪風連見於蜀都賦如今年深歲改人不能識故皆像形奪名漸漸的  
喚差了也是有的未及說完賈政喝道誰問你來嚇的寶玉倒退不敢再說殺風景賈政  
因見兩邊俱是超手遊廊便順著遊廊步入入後門順遊廊步入只見上面五間清廈連著  
捲棚四面出廊錄窗油壁更比前清雅不同賈政歎道此軒中煮茶操琴亦不必再焚香  
矣此造卻出意外諸公必有佳作新題以顏其額方不負此衆人笑道莫若蘭風蕪露貼  
切了賈政道也只好用這四字其聯云何一人道我想了一對大家批削改正道是

麝蘭芳靄斜陽院 杜若香飄明月洲

衆人道妙則妙矣只是斜陽二字不妥那人引古詩蘼蕪滿院泣斜陽句衆人云頽喪頽  
喪又二人道我也有一聯諸公評閱評閱笑道

三徑香風飄玉蕪 一庭明月照金蘭

賈政拈鬚沈吟意欲也題一聯忽擡頭見寶玉在旁不敢作聲因喝道怎麼你應說話時  
又不說了還要等人請教你不成寶玉聽了回道此處並沒有什麼蘭麝明月洲渚之類  
若這樣著迹說來就題二百聯也不能完賈政道誰按著你的頭教你必定說這些字樣  
呢寶玉道如此說則扁上莫若蘅芷清芬四字對聯則是

吟成荳蔻詩猶豔 睡足茶蘼夢也香

的評

以上連用只見忽見云云至出齋燕院用則見二字自是寫正殿特筆琢句自是富麗到正殿是一院之主第八個只見云云

忽將太虛夢一影真耶幻耶富貴閒人歎有所動蓋尋思太虛幻境彷彿相似而簿冊難查精神散耗矣

出正殿總束一筆

至一大橋妙於形容

賈政笑道。這是套的書成蕉葉文猶綠。不足為奇。衆人道。李太白鳳凰臺之作。全套黃鶴樓。只要套得妙。如今細評起來。方纔這一聯。竟比書成蕉葉。尤覺幽雅。活動。賈政笑道。豈有此理。說著。大家出來。走不多遠。則見崇閣巍峨。層樓高起。面面琳宮。合抱迢迢。複道縈紆。青松拂簷。玉蘭繞砌。金輝獸面。彩煥螭頭。賈政道。這是正殿了。只是太富麗了些。衆人都道。要如此方是。雖然貴妃崇尚節儉。然今日之尊禮儀。如此不為過也。的論一面說一面走。只見正面現出一座玉石牌坊。到牌坊下。上面龍蟠螭護。玲瓏鑿就。賈政道。此處書以何文。衆人道。必是蓬萊仙境方妙。賈政搖頭不語。寶玉見了這個所在。心中忽有所動。尋思起來。倒像在那裏見過的一般。是一是二。卻一時想不起那年月日的事了。是已酉年冬。賈政又命他題詠。寶玉只顧細思。前景全無心於此了。衆人不知其意。只當他受了這半日折磨。精神耗散。纔盡詞窮了。再要留難。逼迫著了急。或生出事來。倒為不便。遂忙都勸賈政道。罷了。明日再題罷。賈政心中也怕賈母不放心。遂冷笑道。你這畜生。也竟有不能之時了。也罷。限你一日。明日題不來。定不饒你。這是第一要緊處。所要好生作來。說著。引人出來。再一觀望。原來自進門至此。纔遊了十之五六。又值人來回。有兩村處。遣人回話。賈政笑道。此數處不能遊了。雖如此。到底從那一邊出去。也可略觀大概。說著。引客行來。至一大橋。水如晶簾。一般奔入。原來這橋便是通外河之閘。引泉而入者。賈政因問此閘何名。寶玉道。此乃沁芳源之正流。即名沁芳閘。賈政道。胡說。偏不用沁芳二字。政老

中有欄翠庵在  
前用無數只見忽  
見此云忽又見文  
法變換

用俄見二字文法  
又變

的歸

第九個只見云云

全無天性。於是一路行來。再遊數處。或清堂。或茅舍。或堆石爲垣。或編花爲門。或山下得幽尼佛寺。或林中藏女道丹房。或長廊曲洞。或方廈圓亭。總寫處亦不可少。賈政皆不及進去。因半日未嘗歇息。腿瘦腳軟。忽又見前面露出一所院落來。又至一處院落。賈政道。到此可要歇息歇息了。說著一徑引入。由徑入院。繞著碧桃花。穿過竹籬花障。編就的月洞門。俄見粉垣環護。綠柳週垂。賈政與衆人進了門。進門兩邊盡是遊廊相接。院中點襯幾塊山石。一邊種幾本芭蕉。那一邊是一株西府海棠。其勢若傘。絲垂金縷。葩吐丹砂。衆人都道。好花好花。海棠也有從沒見過這樣好的。賈政道。這叫做女兒棠。乃是外國之種。俗傳出女兒國。故花最繁盛。亦荒唐不經之說耳。衆人道。畢竟此花不同。女國之說。想亦有之。寶玉云。大約騷人詠士。以此花紅若施脂。弱如扶病。近乎閨閣風度。故以女兒命名。世人以訛傳訛。都未免認真了。衆人都說領教妙解。一面說話。一面都在廊下榻上坐了。賈政因道。想幾個什麼新鮮字來題。一客道。蕉鶴二字妙。又一個道。崇光泛彩方妙。賈政與衆人都道。好個崇光泛彩寶玉也。道妙。又說只是可惜了。衆人問如何可惜。寶玉道。此處蕉棠兩值。其意暗蓄紅綠二字在內。若說一樣遺漏一樣便不足取。是極。賈政道。依你如何。寶玉道。依我題紅香綠玉四字。方兩全其美。賈政搖頭道。不好不好。說著引入進入房內。入房只見其中收拾的與別處不同。竟分不出間隔來的。原本四面皆是雕空玲瓏木板。或流雲白蝠。或歲寒三友。或山水人物。或翎毛花卉。或集錦。或博古。或萬福萬壽各種花。

寫得古致錯落  
又是一種寫法  
總括八字

此段寫得迷離憫  
恍真非可量之才

此怡紅院也  
第四個忽見  
是後來劉老老醉  
後迷路處

第十個只見云云

歷歷分明與前關  
樁

第五個忽見

一縷勒住筆力千  
鈞○仍從大門出  
去

以上揭遊覽一段  
文字

只得二字寫出賈  
玉勉強

樣皆是名手雕鏤。五彩銷金嵌玉的一格一格。或貯書。或設鼎。或安置筆硯。或供設瓶花。或安放盆景。其格式樣。或圓。或方。或葵花蕉葉。或連環半壁。真是花團錦簇。玲瓏剔透。脩爾五色紗糊。竟係小窗。條爾彩綾輕覆。竟如幽戶。且滿牆皆是隨依古董玩器之形。摳成的槽子。如琴劍懸瓶之類。俱懸於壁。卻都是與壁相平的。衆人都讚好精緻。究竟怎樣做的。原來賈政走了進來。來到兩層。便都迷了舊路。左瞧也有門。可通右瞧也有窗。間隔及到跟前。又被一架書擋住。回頭又有窗紗。明透門徑。可行及至門前。忽見迎面也進來了。一起人與自己形相一樣。卻是一架玻璃鏡。轉過鏡去。一發見門多了。又進一門。賈珍笑道。老爺隨我來。從此門出去。便是後院。出了後院。到比先近了。引著賈政及衆人轉了兩層紗廚。果得一門出去。院中滿架薔薇。轉過花障。轉過花障。只見青溪前阻衆人。詫異。這水又從何處來。賈珍遙指道。原從那關起。流至那洞口。從東北山拗裏引到那村莊裏。又開一道岔口。引至西南上。共總流到這裏。仍舊合在一處。從那牆下出去。衆人聽了。都道神妙之極。說著。忽見大山阻路。行至大山。衆人都迷了路。賈珍笑道。隨我來。乃在前引導。衆人隨著。由山腳下一轉。轉出山腳。便是平坦大路。豁然大門。現于面前。衆人都道。有趣。有趣。搜神奪巧。至于此極。於是大家出來。出大門。那寶玉一心只記掛著裏邊姊妹們。又不見賈政分付。只得跟到書房。賈政忽想起來。道。你還不去。恐老太太記念你。難道還逛不足麼。寶玉方退了出來。如釋重負。至院外。就有跟賈政的小廝上來抱住說道。



以下入爭鬧荷包一事。都中以五百大錢爲一甲。今以五十個當十錢爲一甲。誰人沒見過錢。惟賈氏小僮說得嘴響。

諒恐爲臭男人所得。

一味嬌癡。忙趕過來。忙把衣解了。兩個忙字寫出。寶哥哥一時慌促。景象那。不心感。一對小男女。解是。可人。只一荷包。用鉸解。遞擲。搶等字。寫得。神情活現。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寫出一對小兒女賭氣。卻也好看。

今日虧了老爺喜歡。方纔老太太打發人出來問了幾次。我們回說老爺喜歡。若不然。老太太叫你進去了。就不得展才了。人人都說你纔那些詩。比衆人都強。今兒得了彩頭。該賞我們了。寶玉笑道。每人一吊。衆人道。誰沒見那一吊錢。把這荷包賞了罷。說著一個個都上來解荷包。解扇袋。不容分說。將寶玉所佩之物盡行解去。又道。好生送上去罷。一個個圍繞著。送至賈母門前。那時賈母正等著他。見他來了。知道不會難爲他。心中自是歡喜。少時。襲人倒了茶來。見身邊佩物一件不存。因笑道。帶的東西。又是那起沒臉的東西。們解了去了。林黛玉聽了。走過來一瞧。想從房中出來。果然一件無存。因向寶玉道。我給你的那個荷包也給他們了。你明兒再想我的東西。可不能穀了。說畢。生氣回房。將前日寶玉囑付他做而未完成的香袋。拿起剪子來。就且慢。寶玉見他生氣。便忙趕過來。早已剪破了。寶玉曾見過這香袋。雖未完工。卻也十分精巧。無故剪了。卻也可氣。因忙把衣解了。從裏面衣襟上將所繫荷包解了下來。遞與黛玉道。你瞧瞧。這是什麼東西。我可曾把你的東西。給人林黛玉見他如此珍重。帶在裏面。可知是怕人拿去之意。因此又自悔莽撞。剪了香袋。低著頭一言不發。靈兒也自知理虧。無言可說。寶玉道。你也不用剪。我知你是懶怠。給我東西。我連這荷包奉還如何。一味放刁語。說著。擲向他懷中而去。何苦認真。黛玉越發氣得哭了。又還一次淚。拿起荷包。又剪。寶玉忙回身搶住。笑道。好妹妹。饒了他罷。黛玉將剪子一擡。拭淚說道。你不用合我好一陣歹一陣的要惱。就撩開手。只怕未能說著賭。

上有生氣回房此  
云賭氣上牀寫出  
撒嬌女子通病  
此處前面以下數  
語插入賈母一邊  
是運疏於密法且  
於當日情事無少  
遺漏

世家子弟嬌養壞  
了往往有此  
黛玉往外就走應  
上生氣回房

寶哥可謂涎皮涎  
臉聽黛玉說此語  
窺其氣已下矣  
收煞得最好  
包上一小段寫荷  
包事隨手捷入賈  
敘不使冷落一透

伏芳齡十二人後  
文許多情事  
自此以後薛姨媽  
住府之東北不復  
在梨香院矣而梨  
香院為女戲子所  
住讀者須記清

氣上牀面向裏倒下拭淚。女孩兒嬌癡情景。禁不住寶玉上來妹妹長妹妹短。賠不是。六字中免許多話頭。前面賈母一片聲找寶玉。衆人回說在林姑娘房裏。賈母聽說道。好好讓。他姊妹們一處頑罷。纔他老子拘了他這半天。讓他開心一會子罷。只別叫他們拌嘴。未必衆人答應著。黛玉被寶玉纏不過。只得起來道。直接賠不是一句來。你的意思不叫我。安生。我就離了你說著往外就走。寶玉笑道。你到那裏我。跟到那裏。一面仍拿荷包來帶。上黛玉忙伸手搶道。你說不要這會子。又帶上我也替你怪臊的說著。嗤的一聲笑了。寶玉道。好妹妹。明兒另替我做個香袋兒罷。黛玉道。那也瞧我的高興罷。了一面說。一面二人出房。到王夫人上房中去了。可巧寶釵亦在那裏。此時王夫人那邊熱鬧非常。爲何事。原來賈薔已從姑蘇採買了十二個女孩子。原來爲此事。並聘了教習。以及行頭等事來了。那時薛姨媽另遷於東北之一所幽靜房舍居住。將梨香院另行修理了。就令教習在此。教演女戲。又另派家中舊曾學過歌唱的衆女人們。如今皆是幡然老嫗。喚醒世人不少。著他們帶領管理。就令賈薔總理。其日月出入銀錢等事。以及諸凡大小所需之物。料帳目。此處二十八字當作一句讀。又有林之孝來回探訪。聘買得十二個小尼姑。小道姑。都到了。連新做的二十分道袍也有了。外又有一個帶髮修行的。本是蘇州人氏。祖上也是讀書仕宦之家。因自幼多病。買了許多替身。皆不中用。到底這姑娘入了空門。方纔好了。所以帶髮修行。今年十八歲。取名妙玉。如今父母俱已亡故。身邊只有兩個老嫗。嫗一個小丫頭。

審兒得其所矣。是以書齋之事。所由來也。中有鶴仙沁香。諸人爲妙。皆大書特書。其實不入空門。纔好如此模樣。安得在此有結果。先天神數。直同搗鬼。這樣二字。一頓。妙姑脾氣。於此略露端倪。妙玉之入大觀園。招之者。王夫人引之者。林之孝家的也。妙玉自此入園。

伏侍文墨也。極通經典也。極熟爲中秋聯句埋根。模樣又極好。此句是禍根。因聽說長安城中。有觀音遺跡。並貝葉遺文。去年隨了師父上來。現在西門外牟尼院。住著他師父精演。先天神數。於去冬圓寂了。遺言說他不宜回鄉。在此靜候。自有結果。反射後文無結果。所以未曾扶靈回去。王夫人便道。這樣我們何不接了他來。林之孝家的回道。若接他。他說侯門公府。必以貴勢壓人。我再不去的。王夫人道。他既是宦家小姐。自然要傲些。就下个請帖。請他何妨。林之孝家的答應著。出去叫書啓相公寫個請帖。去請妙玉。次日遣人備車轎。去接。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護花主人評曰

大觀園工程告竣。若祇請賈政一看。毫無意味。今以聯扁爲題。則此一看。爲最要緊之事。不徒爲遊玩起見。而各處亭臺樓榭殿閣山水。即可挨次細敘。不覺瑣煩。非善於敘景者。不能有此想。

寶玉試才。爲下回做詩引線。若此時不預先一試。則下回做詩。豈不突如其來。寶玉不待賈政傳喚。而適相撞見。省卻多少閒筆。

寶玉遊園。已經多日。其各處景致。自己熟悉。且云衆清客心中。早知賈政要試寶玉之才。寶玉亦知此意等語。則賈政之欲令寶玉擬題聯扁。已早露消息。並非臨時起念。其處處議論。安知不有宿構。

於遊歷時。忽想起帳簾陳設等事。趁勢補入。簡淨便利。

補寫各種奇花異卉。用賈政喝住。變筆極妙。

清客引古詩泣斜陽。于無意中微露盛極必衰之意。

李白鳳凰臺全套黃鶴樓。雖是替寶玉解說。然崔李二詩。均有感慨興亡之意。亦是無意中伏筆。

玉石牌坊。寶玉心中忽若見過。直射第五回夢中所見太虛幻鏡的牌坊。省親不過是一時熱鬧。亦與幻境何殊。前後照應。在有意無意之間。的是化工妙手。

遊覽園景。只到了十之五六。含蓄不盡。妙極。

賈政看園至怡紅院而止。亦歸結得妙。

衆小廝分解佩物。事甚無謂。而借此描寫黛玉褊妬多疑。煞有意思。

借採辦小尼。帶出妙玉。不必另起頭緒。省筆最好。

妙玉父母雙亡。不知何姓。其師亦不知姓氏籍貫。又已圓寂。不知其平日用度。及珍

貴器皿。老嫗丫頭。從何得來。實令人可疑。

第十四五回。寫寧府秦氏喪事之盛。此回同下回。寫榮府元妃歸省之榮。一凶一吉。皆是可襯。後來冷落光景。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賈政遊園。自正殿以外。特詳寫稻香村。怡紅院。瀟湘館。蘅蕪院。四處。觀鉸荷包一事。其黛玉褻淺之性。已刻露十二分矣。然一種嬌癡之態。卻又令人可憐。宜寶哥之俯首受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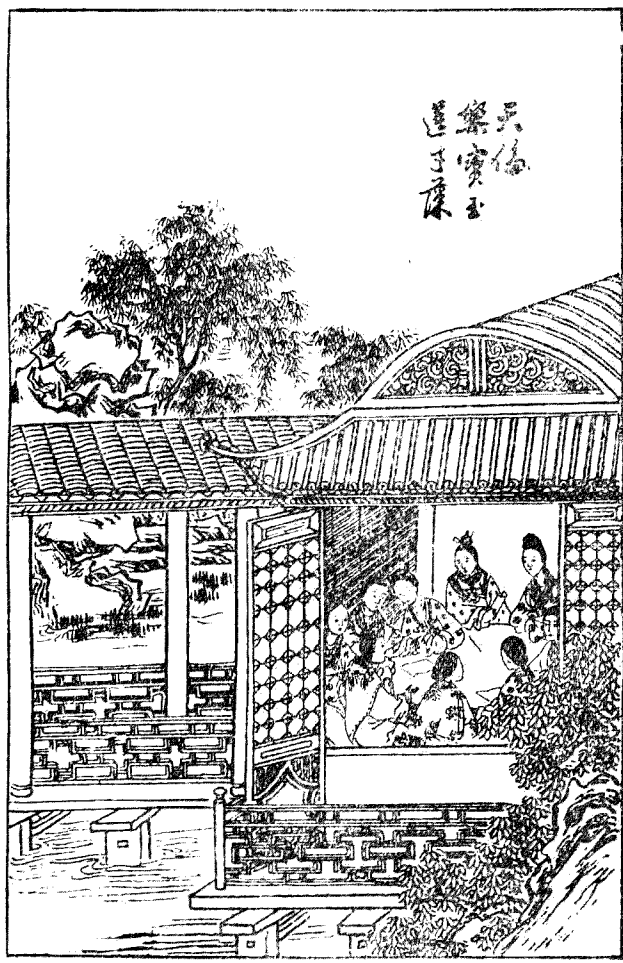
此回末一段。補寫女伶女尼諸事。是造園已就。後一番布置。隨手爲妙玉出身點明。真善於構局者。



皇恩重  
元妃省  
父母



天倫  
樂寶玉  
還子康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十八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皇恩重元妃省父母 天倫樂寶玉呈才藻

值不得空閒時偏  
為擁擠以致礙手  
礙腳最討人情厭  
窈窕淑女能識時  
務  
又揭過一段小文  
字○以下總束數  
行翠清頭緒  
總寫數句項項清  
楚  
入書中正傳之第  
四年是壬子歲  
只是說大綱到省  
親時纔一一照應  
合上文造園辦物  
辦人請小段親之  
只一省親諸項瑣  
碎事宜已覺筆無  
遺漏  
以上一小段于未  
看親前將一切儀  
制下一大段方入  
看親正文

話說彼時有人回工程上等著糊東西的紗綾請鳳姐去開庫拿紗綾。又有人來回請鳳姐開庫收金銀器皿。王夫人並上房丫鬟等皆不得空閒。寶釵說：「咱們別在這裏礙手礙腳。說著同寶玉等往迎春房中來。」即自前回王夫人處出門。王夫人日日忙亂。直到十月裏纔全備了。辛亥年十月讀者記清。監督都交清帳目。各處古董文玩俱已陳設齊備。採辦鳥獸自仙鶴鹿兔以及鷄鵝等俱買全。交於園中各處飼養。賈蓄那邊也演出二十齣雜戲來。一班小尼姑道姑也都學會念佛經咒。於是賈政方略心安意暢。又請賈母等到園中。色斟酌。點綴妥當。再無些微不當之處。賈政纔敢題本。本上之日奉旨於明年正月十五日上元之日。貴妃省親。賈府奉了此旨。一發日夜不閒。連年亦不曾好生過的。轉眼元宵在邇。點醒時令。自正月初八。追敘就有太監出來。先看方向。何處更衣。一何處燕坐。二何處受禮。三何處開宴。四何處退息。五又有巡察地方總理關防太監帶了許多小太監來。各處關防擋圍。幙指示賈宅人員何處出入。何處進膳。何處啓事。種種儀注。外面又有工部官員并五城兵馬司打掃街道。攆逐閑人。賈赦等監督匠人扎花燈煙火之類。至十四日俱已停妥。再來住一筆。這一夜上下通不會睡。至十五日五鼓。自賈母等有爵者俱各按

以下會親事鋪敘  
 情景極細賦體記  
 儀注至嚴肅鴻才  
 麗製能人耳目  
 到此是偏能一筆  
 不漏  
 太監報信  
 敘來甚有光景  
 再複述一句  
 引導  
 鹵簿儀仗  
 執事內監  
 敘次極有情景非  
 憑空結撰者

鑾輿  
 跪請  
 跪接  
 入門  
 請下  
 引與  
 更衣  
 與  
 園  
 下  
 與

品大粧。此時園內帳舞蟠龍簾飛彩鳳金銀煥彩珠玉生輝鼎焚百合之香瓶插長春之蕊六語寫得富麗靜悄悄無一人咳嗽嚴肅氣象賈赦等在西街門外賈母等在榮府大門外街頭巷口用圍幙檔嚴應上正等的不耐煩忽然一個太監騎匹馬來了如見賈政接著問其消息太監云早得多哩未初用晚膳未正還到寶靈宮拜佛酉初進大明宮領宴看燈方請旨只怕戌初纔起身呢鳳姐聽了道既這樣老太太與太太且請回房等到了時候再來也未為晚於是賈母等且自便去了園中賴鳳姐照料命執事人等遂領太監們去喫酒飯一面傳人挑進蠟燭各處點起燈來忽聽外面馬跑之聲不一有十來個太監喘吁吁跑來拍手兒這些太監都會意知道是來了各按方向站立賈赦領合族子弟在西街門外賈母領合族女眷在大門外迎接家屬迎接半日靜悄悄的覆上句如畫忽見兩個太監騎馬緩緩而行至西街門下了馬將馬趕出圍幙之外便面西站立半日又是一個對亦是如此少時便來了十來對方聞隱隱鼓樂之聲一對對龍旌鳳鬃雉羽宮扇又有銷金提爐焚著御香然後一把曲柄七鳳金黃繖過來便是冠袍帶履又有執事太監捧著香巾繡帕漱盂拂塵等物一隊隊過完後面方是八個太監攜著一頂金頂金黃繡鳳鸞輿緩緩行來賈母等連忙跪下早有太監過來扶起賈母等那鸞輿擡入大門儀門自有引路者往東一所院落門前有太監跪請下與更衣於是擡入門太監散去只有昭容彩嬪等引元春下輿只見園內各色花燈爛灼皆係紗綾扎成精緻非常上面有一

入內室更衣  
復上輿進園

請登舟  
絕妙形容

一株樹何能懸燈  
萬盞下筆殊欠檢  
點  
八字包括  
看官聽說以下乃  
作者敘述之詞  
插此一小段敘說  
亦斷斷不可少

查王夫人三十六  
歲生寶玉而元妃  
生於甲申年至本  
年壬子蓋係二十  
九歲寶玉本年係  
十五歲當寶玉三  
四歲時元妃已十  
七八歲故能教幼  
弟之書想元春此

扁燈寫著體仁沐德的確四個字元春入室更衣出復上輿進園只見園中香煙繚繞花影繽紛處處燈光相映時時細樂聲喧說不盡這太平景象富貴風流卻說貴妃在轎內看了此園內外光景因點頭嘆道太奢華過費了忽又見太監跪請登舟賈妃下輿登舟只見清流一帶勢若遊龍兩邊石欄上皆係水晶玻璃各色風燈點的如銀光雪波上面柳杏諸樹雖無花葉卻用各色細綾紙絹及通草為花黏於枝上每一株懸燈萬盞更兼池中荷荇鳧鷺之屬亦皆係螺蚌羽毛做成的諸燈上下爭輝真是琉璃世界珠寶乾坤船上又有各種盆景燈珠簾繡幙桂楫蘭橈自不必說已而入一石港港上一面扁燈明現著蓼汀花溆四字看官聽說這蓼汀花溆四字及有鳳來儀等字皆係上回賈政偶試寶玉之才何至便認真用了想賈府世代詩書自有一二名手題詠豈似暴發之家竟以小兒語搪塞了事呢只緣當日這賈妃未入宮時自幼亦係賈母教養後來添了寶玉賈妃乃長姊寶玉為幼弟賈妃念母年將邁始得此弟是以獨愛憐之且同侍賈母刻未相離那寶玉未入學之先三四歲時已得賈妃口傳授教了幾本書識了數千字在腹中雖為姊弟有如母子自入宮後時時帶信出來與父兄說千萬好生扶養不嚴不能成器過嚴恐生不虞且致祖母之憂眷念之心刻刻不忘前日賈政聞塾師讚他儘有才情故於遊園時聊一試之雖非名公大筆卻是本家風味且使賈妃見之知愛弟所為亦不負其平日切望之意因此故將寶玉所題用了那日未題完之處後日又補題了許多

補前回

時尚未入選爲女  
史也後元妃於甲  
寅年薨係三十一  
歲今後替中作四  
十三歲殊不合  
且說二字接上文  
明現著一句來  
去舟上與  
天仙寶境四字定  
亦寶玉所擬哈因  
幻境四字觸出  
入行宮  
此回又連用只見  
二字與前一回章  
法相映  
此回寫補敘處多  
用駢體語括之  
升坐受禮  
排班上殿  
如讀叔孫通新定  
禮章  
儀注井然  
獻茶○降座○更  
衣○備車出閣省  
親  
行家禮  
卻有此神情不知  
作者如何體會出  
確語  
據前十三回云湘

之未敘。且說賈妃看了四字笑道。花淑二字便好。何必蓼汀。侍座太監聽了。忙下舟登岸。飛傳與賈政。賈政即刻換了彼時舟臨內岸。去舟上與便見琳宮綽約。桂殿巍峨。石牌坊上天仙寶境四大字。賈妃命換了省親別墅四字。於是進入行宮。只見庭燎燒空。香屑布地。火樹琪花。金窗玉檻。說不盡簾捲蝦鬚。氈鋪魚獺。鼎飄麝腦之香。屏列雉尾之扇。真是金門玉戶。神仙府。桂殿蘭宮。妃子家。賈妃乃問此殿何無扁額。隨侍太監跪啓道。此係正殿。外臣未敢擅擬。賈妃點頭不語。禮儀太監請升坐受禮。兩階樂起。二太監引賈赦賈政等於月臺下排班上殿。昭容傳諭曰。免乃退出。又引榮國太君及女眷等。自東階陞月臺上排班。昭容再諭曰。免於是亦退。茶三獻。賈妃降座樂止。退入側室更衣。方備省親車駕出園。至賈母正室。欲行家禮。賈母等俱跪止之。賈妃垂淚。彼此上前。厮見。一手挽賈母。一手挽王夫人。三個人滿心皆有許多話。俱說不出。只是嗚咽對泣而已。邢夫人李執王熙鳳迎春探春惜春三人俱在旁垂淚。無言半日。賈妃方忍悲強笑。傳神安慰。賈母王夫人道。當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見人的去處。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兒們一會不說不笑。反倒哭個不了一會。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纔能一見呢。說到這句。不禁又哽咽起來。邢夫人忙上承勸解。賈母等賈妃歸坐。又逐次一一見過。又不免哭泣一番。然後東西兩府執事人等在外廳行禮。其媳婦丫鬟行禮畢。賈妃歎道。許多親眷。可惜都不能見面。王夫人啓道。現有外親薛王氏及寶釵黛玉在外候旨。外眷無職。不敢擅入。賈妃命請來相見。一時

雲已在買府何此  
時不與傳見令人  
不能無疑  
抱琴於此處出場  
將禮文寫得井井  
有條可謂一絲不  
漏  
款待從者  
問安○行參  
雅與鴉別身小腹  
下白而不反哺者  
酬對元妃語正大  
堂皇深得臺閣體  
製此係供奉文字  
只得爾爾

卸出賈政出落寶  
玉一邊  
發乎情之自然  
請上筵宴

薛姨媽等進來。欲行國禮。命免過。上前各敘闊別。又有賈妃原帶進宮的丫鬢抱琴等叩見。賈母連忙扶起。命入別室款待。執事太監及彩嬪昭容各侍從人等。寧府及賈赦那宅兩處。自有人款待。只留三四個小太監答應。母女姊妹敘些久別情景。及家務私情。又有賈政至。簾外問安。賈妃於內行參等事。又向其父說道。田舍之家。薺鹽布帛。得遂天倫之樂。今雖富貴。骨肉分離。終無意趣。賈政亦含淚啓道。臣草莽寒門。鳩羣雅屬之中。豈意得徵鳳鸞之瑞。今貴人上錫天恩。下昭祖德。此皆山川日月之精奇。祖宗之遠德。鍾於一人。幸及政夫婦。且今上體天地生生之大德。垂古今未有之曠恩。雖肝腦塗地。豈能報效於萬一。惟朝乾夕惕。忠於厥職。伏願我君萬歲千秋。乃天下蒼生之福也。貴妃切勿以政夫婦殘年為念。更祈自加珍愛。惟勤慎肅恭。以待上庶。不負上眷。願隆恩也。賈妃亦囑以國事宜勤。暇時保養。切勿記念。賈政又啓園中所有亭臺軒館。皆係寶玉所題。如果有一二可寓目者。請即賜名為幸。元妃聽了。寶玉能題。便含笑說道。果進益了。賈政退出。賈妃因問寶玉。因何不見。是要著。賈母乃啓道。無職外男。不敢擅入。元妃命引進來。小太監引寶玉進來。先行國禮。畢。命他近前。攜手攬在懷內。又撫其頭頸。笑道。比先長了好些。一話未終。淚如雨下。尤氏鳳姐等上來。啓道。筵宴齊備。請貴妃遊幸。元妃起身。命寶玉導引。遂同諸人步至園門前。早見燈光之中。諸般羅列。進園先從有鳳來儀。瀟湘館。紅香綠玉。怡紅院。杏帘在望。稻香村。蘅芷清芬等處。蘅蕪院。登樓步閣。涉水緣山。八字總括。眺覽徘徊。一

上回遊園時俱已  
詳寫○此處又用  
駢語以成一篇章

法正殿免禮

入宴題園名大觀園

題正殿扁額

題正殿對聯  
滌葛山莊後改稻  
山村

此四處後文有無  
限事自宜抽出特  
書

應詔賦詩

處處鋪陳不一。一椿椿點綴新奇。賈妃極加獎讚。又勸以後不可太奢了。此皆過分。既而  
來至正殿。諭免禮歸坐。大開筵宴。賈母等在下相陪。尤氏李紈鳳姐等捧羹把盞。元妃乃  
命筆硯伺候。親拂羅盞。擇其喜者賜名。題其園之總名曰大觀園。正殿扁額云。願恩思義  
兩旁對聯云。

天地啓宏慈。赤子蒼生同感戴。

古今垂曠典。九州萬國被恩榮。

又改題有鳳來儀。賜名瀟湘館。紅香綠玉。改作怡紅快綠。賜名怡紅院。蘅芷清芬。賜名蘅  
蕪院。杏帘在望。賜名滌葛山莊。正樓曰大觀樓。東面飛樓曰綴錦閣。西面敝樓殊含芳閣。  
更有蓼風軒。藕香榭。紫菱洲。荇葉渚等名。又有四字扁額。如梨花春雨。桐剪秋風。荻葉夜  
雪等名。不可勝紀。又各舊有扁聯。不可摘去。於是先題一絕句云。

銜山抱水建來精。多少工夫築始成。天上人間諸景備。芳園應錫大觀名。

寫畢。向諸姊妹笑道。我素乏捷才。且不長于吟咏。姊妹輩素所深知。今夜聊以塞責。不負  
斯景而已。異日少暇。必補撰大觀園記。並省親頌等文。以記今日之事。妹等亦各題一篇。  
一詩。隨意發揮。不可爲我微才所縛。且知寶玉竟能題咏。一發可喜。此中瀟湘館蘅蕪院  
二處。我所極愛。次之怡紅院。滌葛山莊。此四大處。必得別有章句題咏。方妙。前所題之聯  
雖佳。如今再各賦五言律一首。使我當面試過。方不負我自幼教授之苦心。寶玉只得答  
應了下來。自去搆思。迎春探春惜春三人中。要算探春又出于姊妹之上。然自忖亦難與

薛林爭衡。只得勉強隨衆塞責而已。李執也勉強湊成一律。賈妃挨次看姊妹們的寫道。

曠性怡情。扁額 迎春

園成景物特精奇。奉命含羞額曠怡。誰信世間有此境。遊來寧不暢神思。

萬象爭輝。扁額 探春

名園築就勢巍巍。奉命多慚學淺微。精妙一時言不盡。果然萬物有光輝。

文章造化。扁額 惜春

山水橫拖千里外。樓臺高起五雲中。園修日月光輝裏。景奪文章造化功。

文采風流。扁額 李執

秀水明山抱復回。風流文采勝蓬萊。綠裁歌扇迷芳草。紅襯湘裙舞落梅。珠玉自應傳盛世。神仙何幸下瑤臺。名園一自邀遊賞。未許凡人到此來。

凝暉鍾瑞。扁額 薛寶釵

芳園築向帝城西。華日祥雲籠置奇。高柳喜遷鶯出谷。修篁時待鳳來儀。文風已著宸遊夕。孝化還隆歸省時。睿藻仙才瞻仰處。自慚何敢再爲辭。

世界仙源。扁額 林黛玉

宸遊增悅豫。仙境別紅塵。借得山川秀。添來氣象新。香融金谷酒。花媚玉堂人。何幸

以上諸詩平實質直不入巧詞卻好

是應制一路體裁  
虧其摹仿學宵乃  
爾

吾亦云然

好勝之心亦是鑿  
兒素質

身負長才限之使  
不得展命也如何

詩特遊戲事耳而  
彼君子女已中心

鞅鞅矣

亦正論珥筆諸臣  
可奉為良藥

寶哥也有著急之  
時一應一對豈不

顧旁人冷眼窺耶

少

奚落詞林中人不

涉筆成趣

可見傳遞代情之  
弊到處通行

邀恩寵宮車過往頻

賈妃看畢稱賞一番。又笑道：「終是薛林二妹之作，與衆不同，非愚姊妹所及。原來林黛玉安心今夜大展奇才，將衆人壓倒，不想賈妃只命一扁一詠，倒不好違諭多做。只胡亂做一首五言律，應命罷了。彼時寶玉尚未做完，纔做了瀟湘館與蘅蕪院兩首，正做怡紅院一首，起稿內有綠玉春猶捲一句，寶釵轉眼瞥見，偏是他留心，便趁衆人無理論，推他道：『貴人因不喜紅香綠玉四字，纔改了怡紅快綠。』你這會子偏又用綠玉二字，豈不是有意和他分馳了？況且蕉葉之典故頗多，再想一個改了罷。寶玉見寶釵如此說，便拭汗說道：『我這會子總想不起什麼典故出處來。』寶釵笑道：『你只把綠玉的玉字，改作蠟字就是了。』寶玉道：『綠蠟可有出處？』寶釵悄悄的抿嘴點頭，笑道：『看你今夜不過如此，將來金殿對策，你大約連趙錢孫李都忘了呢。』唐朝韓翃詠芭蕉詩：『頭一句冷燭無煙綠蠟乾，都忘了麼？』寶玉聽了，不覺洞開心意，笑道：『該死眼前現成之句，一時竟想不到。』姐姐真可謂一字師了。從此只叫你師傅，再不叫姐姐了。寶釵亦悄悄的笑道：『還不快做上去，只姐姐妹妹的，誰是你姐姐？』那上頭穿黃袍的，纔是你姐姐呢。一面說笑，因怕他耽延工夫，遂抽身走開了。寶玉續成了此首，共有三首。此時黛玉未得展才，心上不快，因見寶玉搆思太苦，走至案旁，知寶玉只少杏帘在望一首，因叫他抄錄前三首，卻自己吟成一律，寫在紙條上，搓成個團子，擲向寶玉跟前。寶玉打開一看，覺比自己做的三首高得十倍，遂忙恭楷謄完。



呈上賈妃看是。

有鳳來儀。賜名瀟湘館。寶玉。

秀玉初成實。堪宜待鳳凰。竿竿青欲摘。个个綠生涼。迸砌妨階水。穿簾礙鼎香。莫搖分碎影。好夢正初長。

蘅芷清芬。賜名蘅蕪院。

蘅蕪滿靜苑。蘿薜助芬芳。軟襯三春草。柔拖一縷香。輕烟迷曲徑。冷翠溼衣裳。誰謂

池塘曲。謝家幽夢長。

怡紅快綠。原名紅香綠玉。賜名怡紅院。

深庭長日靜。兩兩出嬋娟。綠蠟春猶捲。紅粧夜未眠。憑欄垂絳袖。倚石護清煙。對立東風裏。主人應解憐。

杏帘在望。賜名澣葛山莊。後改稻香村。

杏帘招客飲。在望有山莊。菱荇鵝兒水。桑榆燕子梁。一畦春韭綠。十里稻花香。盛世無饑餒。何須耕織忙。

賈妃看畢。喜之不盡。說果然進益了。又指杏帘一首。為四首之冠。果然遂將澣葛山莊。改為稻香村。又命探春將方纔十數首詩。另以錦箋膽出。令太監傳與外廂。賈政等看了。都稱頌不已。賈政又進歸省頌。元春又命以瓊酪金膾等物。賜與寶玉。並賈蘭。此時賈蘭尚

收得得體。元妃亦識貨。惜其頌不傳。查賈蘭是年十一歲。

四首中自然以此為最。

呈戲

幼未諳諸事。只不過隨母依叔行禮而已。那時賈薔帶領一班女戲子在樓下。正等得不耐煩。只見一個太監飛跑下來。說做完了詩了。快拿戲目來。賈薔忙將戲目呈上。並十二個人的花名冊子。少時點了四齣戲。

第一齣豪宴

雲一捧

第二齣乞巧

長生殿

第三齣仙緣

邯鄲夢

第四齣離魂

牡丹亭

隨意幾齣戲成。有關鍵若亂彈。班一味瞎鬧。其誰寓目。此時齡官不知扮何腳色。大書特書為畫齣。一回伏案。牡丹亭中戲。敘劍記中戲。

拜佛。此時妙姑如何。竟不見面。我至今疑之。行賞。

只一賞賜寫來。具有差等。可謂天澤均沾。

賈薔忙張羅扮演起來。一個個歌有裂石之音。舞有天魔之態。仍用駢語一繞到底。雖是粧演的形容。卻做盡悲歡情狀。剛演完了一太監執一金盤。糕點之屬。進來問誰是齡官。賈薔便知道賜齡官之物。連忙接了。命齡官叩頭。太監又道。貴妃有諭。說齡官極好。再做兩齣戲。不拘那兩齣就是了。賈薔忙答應了。因命齡官做遊園驚夢兩齣。齡官自為此二齣。原非本色之戲。執意不從。定要做相約相罵兩齣。賈薔扭他不過。只得依他做了。賈妃甚喜。命莫難爲了的女孩子。好生教習。額外賞了兩疋宮綉。兩個荷包。並金銀鏢子食物之類。然後撤筵。將未到之處。復又遊玩。忽見山環佛寺。忙盥手進去。焚香拜佛。又題一扁云。苦海慈航。又額外加恩與一班幽尼女道。少時太監跪啓。賜物俱齊。請驗。按例行賞。乃呈上略節。賈妃從頭看了無話。卽命照此而行。太監下來。一一發放。原來賈母的是金玉如意。各一柄。沈香拐杖一根。伽楠念珠一串。富貴長春宮段四疋。福壽綿長宮綉四疋。紫金筆錠如意鏢十錠。吉慶有餘銀鏢十錠。邢夫人等二分。只減了如意拐杖四樣。賈敬赦賈政等。每分御製新書一部。寶墨二匣。金銀盞各二雙。表禮按前。寶釵黛玉諸姊妹等。每

謝恩

請回鑾

以上一大段文字  
分作數小段看到  
府一段行禮一段遊  
幸題額命賦詩一  
一段賞賜一段拜佛  
與一段俱寫也光  
明正大詞氣森嚴

人新書一部。寶硯一方。新樣格式金銀鏤二對。寶玉亦同。賈蘭是金銀項圈二個。金鏤二對。尤氏李紈鳳姐等皆金銀鏤四錠。表禮四端。另有表禮二十四端。青錢一千串。是賞與賈母王夫人及各姊妹房中奶娘衆丫鬟的。賈珍賈璉賈環賈蓉等皆是表禮一端。金銀鏤一對。其餘彩段百疋。白銀千兩。御酒數瓶。是賜東西兩府及園中管理工程陳設答應及司戲掌燈諸人的。外又有青錢五百串。是賜廚役優伶百戲雜行人等的。衆人謝恩已畢。執事太監啓道。時已丑正三刻。請駕回鑾。賈妃不由的滿眼又滾下淚來。卻又勉強笑著拉了賈母王夫人的手。不忍放。再四叮囑。不須記掛。好生保養。如今天恩浩蕩。一月許進內省視一次。伏後文見面儘容易的。何必過悲。倘明歲天恩仍許歸省。不可如此奢華糜費了。賈母等已哭的哽噎難言了。賈妃雖不忍別。奈皇家規矩違錯不得的。只得忍心上輿去了。這裏諸人好容易將賈母勸住。及王夫人攙扶出園去了。回宮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第十八回省親是第一曠典。第一大事。故全用正筆細寫。

補敘寶玉三四歲時曾經元妃教讀。以見上回擬題聯扁是有音不是。無心元妃初見賈母王夫人三人執手。一句話說不出。只是嗚咽對泣。情景真切。下文臨別時。賈母等別無一言更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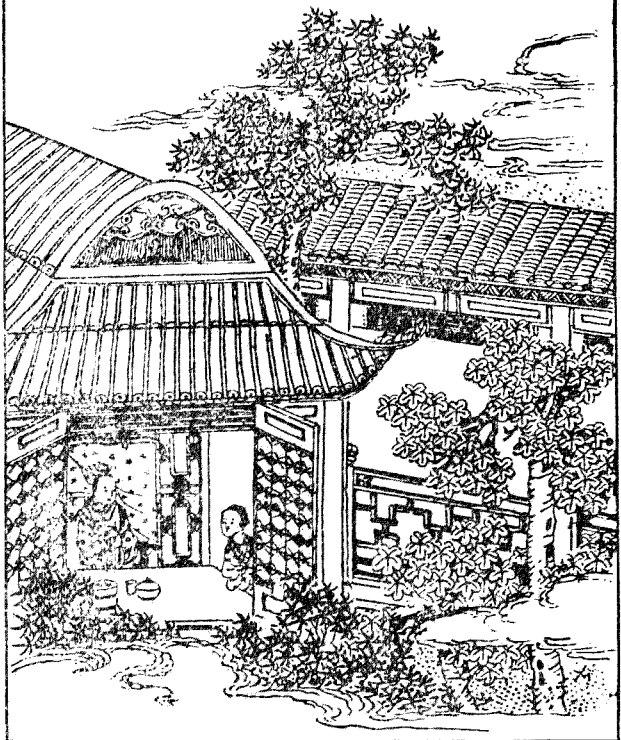
寶釵改綠玉爲綠蠟。是聰明不是憐愛。黛玉代做杏帘詩。是憐愛不是聰明。各有分別。

元妃點戲四齣。末齣點離魂。是寶玉識兆。亦是伏筆。

大某山民評曰

自此回省親起。爲入書正傳之第四年壬子歲正月半。至二十二回寶釵生日。尙是正月二十三回二月二十二日。始入園分住。寫黛玉葬花。是三月二十六回。已交夏初。二十七回中。點明四月二十六日。已近五月二十九日。清虛觀作醮事。是五月初一日。三十回是六月間事。至三十八回。點明過了八月。三十八回詠菊。是九月。至五十三回。方過是年之冬。壬子一年。共計書三十五回。俱寫兩府極盛之時。

解齊切 憤  
能等皮切



意  
絲  
靜  
日  
玉  
生  
香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十九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情切切良宵花解語 意綿綿靜日玉生香

以上揭過看親一段文字

教語繳清上一回

此一段從鳳姐身上束上即從寶玉身上起下別是一種細膩文字開後一段文字

是正月風景

好熱鬧卻有此景況

寶哥亦厭煩耶

此書寫東府姬妾寥寥無幾人

話說賈妃回宮。次日見駕謝恩，并回奏歸省之事。龍顏甚悅，又發內帑彩緞金銀等物，以賜賈珍及各椒房等員，不必細說。且說榮寧二府中連日用盡心力，真是人人力倦，各各神疲。又將園中一應陳設動用之物收拾了兩三天方完。第一個鳳姐事多任重，以後幾鳳姐事皆多任重者。別人或可偷閑躲靜，獨他是不能脫得的。二則本性要強，不肯落人褒貶，只掙扎著與無事的人一樣。若寶玉偏又似忙事人一般。第一個寶玉是極無事最閑暇的。以後幾寶玉事皆閑暇以無事而忙者。偏這一早襲人的母親，又親來回過賈母，接襲人家去喫年茶。晚間纔得回來。伏後文無數妙文。因此寶玉只和衆丫頭們擲骰子，趕圍棋作戲。正在房內頑得沒興頭，忽見丫頭們來回說東府裏珍大爺來請過去看戲。放花燈寶玉聽了，便命換衣裳，纔要去時，忽又有賈妃賜出糖蒸酥酪來。寶玉想上次襲人喜喫此物，便命留與襲人了。伏後自己回過賈母，道去看戲，誰想賈珍這邊唱的是丁郎認父，黃伯英大擺陰魂陣，更有孫行者大鬧天宮，姜太公斬將封神等類的戲文。條爾神鬼亂出，忽又妖魔畢露，內中揚旛過會，號佛行香，鑼鼓喊叫之聲，遠聞巷外，滿街上個個都讚好熱鬧。戲別人家斷不能有的。寶玉見繁華熱鬧到如此不堪的田地，只略坐了一坐，便走往各處。

層層洗清

以上是寶玉到襲人家過脈文字以下方入正傳又以萬兒事作一波瀾

癡想 奇文妙想 即以癡語述想 寶玉捉奸於此二 矣前十五回捉秦 鍾之奸是有心此 無心 處捉若烟之奸是 若烟亦可謂荒謬 之極作此等事可 不關門落門耶 這是怎麼說五字 含蓋得妙 是寶玉目中評語 無怪若烟之視為 妙人也 寶哥哥可謂天下 有情人也 事即慰已兒曰吾 罵者烟不問他年

閑耍。先是進內去和尤氏并丫頭、姬、妾、說笑了一回。又打混了真是怪脾氣便出二門來。尤氏等仍料他出來看戲，遂也不會照管。賈珍、賈璉、薛蟠等只顧猜謎行令，百般作樂。縱一時不見他在座，只道在裏邊去了，也不理論。至於跟寶玉的小廝們，那年紀大些的知寶玉這一來了，必是晚間纔散，因此偷空也有會賭錢的，也有往親友家去喫年茶的，或賭或飲，都私自散了。待晚間再來，那小些的都鑽進戲房裏，瞧熱鬧去了。寶玉見一個人沒有，因想：素日這裏有個小書房，內曾掛著一軸美人極畫的，得神今日這般熱鬧，想那裏自然無人。那美人也自然寂寞的，須得我去望慰他。一回想著便往那廂來，剛到窗前，聞得房內呻吟之聲，此何聲也？寶玉倒嚇了一跳，敢是美人活了不成？果有一箇活美人，乃大著膽子，擔破窗紙向內一看，那軸美人卻不會活，卻是茗煙按著一個女孩子，也幹那警幻所訓之事。何事也？寶玉禁不住三字妙，大叫了不得，一腳踹進門去，將那兩個嚇開了，抖衣而顫。如畫茗煙見是寶玉，忙跪下哀求。寶玉道：青天白日，這是怎麼說？珍大爺知道你是死是活，一面看那丫頭雖不標緻，倒白淨些，微亦有動人心處，羞的臉紅耳赤，低首無言。如畫寶玉躁腳道：還不快跑一語提醒了那丫頭飛也似的去了。寶玉又趕出去叫道：你別怕，我是不告訴人的，急得茗煙在後叫祖宗。這是分明告訴人了。寶玉因問那丫頭：十幾歲了？茗煙道：大約不過十六七歲了。含混得妙。寶玉道：連他的歲數也不問，問別的，自然越發不知了。可見他白認得你了，可憐，可憐，真可憐。又問名字叫什麼？茗煙笑道：若說



歲爲自認得你其  
百般憐惜一往情  
深適非浮蕩子所  
及不知是那一房丫  
頭可惜當時不曾  
問明請問若二爺爲何  
做此好戲漸引而入

先生何爲乎來哉  
也不知二十三字  
當作一句讀想見  
當時意外驚疑  
原來爲此纔得放  
心此一番說話亦不  
可少

一派撒賴法

出名字來。話長。真正新鮮奇文。他說他母親養他的時節。做了一個夢。夢得了一疋錦。上面是五色富貴不斷頭的卍字花樣。所以他的名字。就叫做卍兒。寶玉聽了。笑道。真也新奇。想必他將來有些造化。說著。沈思一會。茗煙因問二爺爲何不看這樣的好戲。寶玉道。看了半日。怪煩的。出來逛逛。就遇見你們了。這會子做什麼呢。茗煙微微笑道。這會子沒人知道。我悄悄的引二爺往城外去逛一會兒。再往這裏來。他們就不知道了。寶玉道。不好仔細化子拐了去。且是他們知道了。又鬧大了。不如往近些的地方去。還可就來。茗煙道。就近地方。誰家可去。這卻難了。寶玉笑道。依我的主意。咱們竟找花大姐姐去。瞧他在家做什麼呢。茗煙笑道。好好。倒忘了他家。又道。他們知道了。說我引著二爺胡走。要打我呢。寶玉道。有我呢。茗煙聽說拉了馬。二人從後門就走了。幸而襲人家不遠。不過一半里路程。轉眼已到門前。茗煙先進去。叫襲人之兄花自芳。此時襲人之母。接了襲人。與幾個外甥女兒。幾個姪女兒。來家。正喫菓茶。聽見外面有人叫花大哥。花自芳忙出去看時。見是他主僕兩個。嚇的驚疑不定。連忙抱下寶玉來。至院內。嚷道。寶二爺來了。別人聽見。還可襲人聽了。也不知爲何。忙跑出來。迎著寶玉。一把拉著。問你怎麼來了。寶玉笑道。我怪悶的。來瞧瞧你作什麼呢。襲人聽了。纔把心放下來。果然放得說道。你也胡鬧了。可作什麼來呢。一面又問茗煙。還有誰跟來。茗煙笑道。別人都不知。就只我們兩個。襲人聽了。復又驚慌說道。這還了得。倘或撞見了人。或是遇見了老爺街上人。擠馬。揷有個閃失。也是頑

收殺得妙

即一拉字已在花  
自芳與其母口中  
真害得他家忙的  
不了  
文情亦婉矣亦  
貼真如春葩含露  
遊絲鼻空不知作  
者如何體會出來  
今日入襲人家襲  
人厨茶寶玉吃他  
日入晴雲家寶玉  
倒茶與晴雲吃其  
優劣何如  
就寶哥身上想也  
拈之吹之托之送  
之委婉移情襲人  
原是可見  
下一情字妙因其  
衆姊妹多在座中  
也  
寶玉衣飾從此一  
補筆即逗下文詰  
問語殊得聯絡之  
法  
包盡無限感慨語

得的你們的膽子比斗還大都是茗煙挑唆的回去我定告訴嬷嬷們打你茗煙撼了嘴  
道如畫二爺罵著打著叫我引了來的這會子推到我身上我說別要來罷不然我們還  
去罷花自芳忙勸道罷了也不用多說了只是茅簷草舍又窄又不乾淨爺怎麼坐呢客  
氣襲人之母也早逛了出來襲人拉了寶玉進去寶玉見房中三五個女孩兒見他進來  
都低了頭羞臉通紅花自芳母子兩個恐怕寶玉寒冷又讓他上炕又忙另擺菜桌又忙  
倒好茶襲人笑道你們不用白忙二字妙我自然知道菓子也不用擺了不敢亂給東西  
喫一面說一面將自己的坐褥拿了鋪在一個杌子上寶玉坐了用自己的腳盪墊了腳  
向荷包內取出兩個梅花香餅兒來又將自己的手鑪掀開焚上仍蓋好放與寶玉懷內  
然後將自己的茶杯斟了茶送與寶玉真熟識寶哥脾氣者彼時他母兄已是忙著齊齊整  
整的擺上一桌子菓品來襲人見總無可喫之物因笑道既來沒有空去的理好歹嘗一  
點兒也是來我家一次說著便拈了幾個松子瓢吹去細皮用手帕托著送與寶玉寶玉  
看見襲人兩眼微紅粉光融滑因悄悄問襲人道好好的哭什麼襲人笑道何嘗哭纔迷了  
眼揉的因此便遮掩過了因見寶玉穿著大紅金蟒狐腋箭袖外罩石青貂裘排穗褂說  
道你特爲往這裏來又換新衣服他們就不問你往那裏去的寶玉笑道原是珍大爺請  
過去看戲換的襲人點頭又道坐一坐就回去罷這個地方不是你來的寶玉笑道你就  
家去纔好呢我還替你留著好東西了襲人笑道悄悄的叫他們聽著什麼意思一面又

照應上文糖蒸酥  
酪原是好意思  
是閒中著筆

以上結花家一段  
公案  
以下插入李嬖嬖  
吃酥酪一段小文  
字以疎其氣

與你何干  
一發與你無涉  
真是千年不死的  
老獸物

伸手從寶玉項下將通靈玉摘下來向他姊妹們笑道你們見識見識時常說起來都當稀罕恨不能一見今兒可儘力瞧了再瞧什麼稀罕物兒也不過是這麼個東西說畢遞與他們傳看了一遍仍與寶玉掛好又命他哥哥去或雇一乘小轎或雇一輛小車送寶玉回去花自芳道有我送去騎馬也不妨了襲人道不為不妨為的是撞見人花自芳忙去雇了一頂小轎來衆人也不好相留只得送寶玉出去襲人又抓些菓子與茗煙又把些錢與他買花炮放教他不可告訴人連你也有不是自是要著一面說著一直送寶玉至門前看著上轎放下轎簾茗煙二人牽馬跟隨來至寧府街茗煙命住轎向花自芳道須得我同二爺還到東府裏混一混纔好過去的不然人家就疑惑了花自芳聽說有理忙將寶玉抱出轎來送上馬去寶玉笑說倒難爲你了於是仍進後門來俱不在話下卻說寶玉自出了門他房中這些丫鬢們都越性恣意的頑笑也有趕圍棋的也有擲骰抹牌的磕了一地的瓜子皮活畫偏奶母李嬖嬖拄拐進來請安瞧瞧寶玉見寶玉不在家丫鬢們只顧頑鬧十分看不過因歎道只從我出去了不大進來你們越發沒了樣兒了別的嬖嬖越不敢說你們了那寶玉是個丈八的燈臺照見人家照不見自己的奇語只知嫌人家骯髒這是他的屋子由著你們糟塌越不成體統了這些丫頭們明知寶玉不講究這些二則李嬖嬖已是告老卸事出去的了如今管不著他們因此只顧頑笑並不理他那李嬖嬖還只管問寶玉如今一頓喫多少飯什麼時候睡覺可憎丫頭們總胡亂答

上文第八回吃了豆腐皮包子而今又吃酥酪何與襲人如是之作對耶卻也怪他不得然總是自己討沒臉

血變的奶吃了長大不徒肖奶娘之聲并有奶娘之神出婆娘龍鍾呼之欲

補照前文攢茜雪一事  
此段接上襲人一段文字  
應上文李嬾吃酥酪

襲人一味小心如

應有的說好個討厭的老貨。李嬾嬾又問道：這盞碗裏是酥酪，怎不送與我喫？醜說畢，拿起就喫。醜一個丫頭道：快別動，那是說了給襲人留著的。回來又惹氣了你老人家自己承認，別帶累我們受氣。李嬾嬾聽了，又氣又愧，便說道：我不信他這樣壞了腸子，別說我喫了一碗牛奶，就是再比這個值錢的，也是應該的。難道待襲人比我還重，難道他不想想，怎麼長大了，我的血變的奶，喫的這麼長大。如今我喫他一碗牛奶，他就生氣了，我偏喫了，看他怎麼你們看襲人不知怎樣，那是我手裏調理出來的。毛丫頭什麼好物兒，一面說，一面賭氣，將酥酪喫盡了，是一派行闖王勢話頭。又一丫頭笑道：他們不會說話，怨不得你老人家生氣。寶玉還送東西孝敬你老人家去，豈有為這個不自在的。不知何人可謂善解矣。李嬾嬾道：你們也不必裝狐媚子哄我，打量上次為茶攢茜雪的事，我不知道麼？明兒有了，不是我再來領說著賭氣去了。少時寶玉回來，命人去接襲人，只見晴雯踢在牀上，不動。寶玉因問：敢是病了？再不然輸了。秋紋道：他倒是贏的。適纔李老太太來了，混輸了他氣的睡去了。寶玉笑道：你們別和他一般見識，由他去就是了。說著，襲人已來。彼此相見，襲人又問寶玉何處喫飯，多早晚回來。又代母妹問諸同伴姊妹好。一時換衣卸粧，寶玉命取酥酪來。丫鬟們回說：李奶奶喫了，寶玉纔要說話，不知如何說法。襲人便忙笑說道：原來是留的這個多謝費心。前日我喫的時候，好喫，喫過了好肚子疼，鬧的吐了纔好了。他喫了，倒好攔在這裏白遭塌了。我只想風乾栗子，喫你替我剝栗子。我去鋪牀。寶玉

此等善於書事卻是在姑媽好處只算報答松子顯之賜

口鋒頗利

還顧上文剝栗子

卻是寶哥心中真寶無價並非以強詞奪理也  
是年寶玉十五歲前書云襲人比寶玉大兩歲則襲人是時亦十七歲也與後紫鵲哄姑媽回去一段文字對

再顧上文當想其一面說話一面剝

聽了信以為真。方把酥酪丟開。取栗子來自向燈前檢剝。一面見衆人不在房中。乃笑問襲人道。今兒那個穿紅的是什麼人。襲人道。那是我的兩姨妹子。寶玉聽了讚歎了兩聲。襲人道。歎什麼。我知道你心裏的緣故。想是說他那裏配穿紅的。寶玉笑道。不是。那樣的。人不配穿紅的。誰還敢穿我。因為見他實在好得很。怎麼也得他在。咱們家就好了。襲人冷笑道。我一個是奴才命罷了。難道連我的親戚都是奴才命不成。定還要揀實在好的。丫頭纔往你家來。寶玉聽了忙笑道。你又多心了。我說往。咱們家來。必定是奴才不成。說親戚。就使不得。襲人道。那也。搬配不上。寶玉便不肯再說。只是剝栗子。襲人笑道。怎麼不言語了。想是我纔冒撞沖犯了。你明兒賭氣。化幾兩銀子買他們進來。就是了。寶玉笑道。你說的話。怎麼叫人答言呢。我不過是讚他好。正配生在這深堂大院裏沒的。我們這種濁物。倒生在這裏。襲人道。他雖沒這造化。倒也是姣生慣養的。我姨父姨娘的寶貝。如今十七歲。各樣的嫁粧都齊備了。明年就出嫁。寶玉聽了出嫁二字。不禁又啞兩聲。正不自在。千卿何事。寶哥可謂情癡之至矣。又聽襲人歎道。只從我來這幾年。姊妹們不得在一處。如今我要回去了。他們又都去了。寶玉聽這話內有文章。不覺喫一驚。當頭一棒。忙丟下栗子。問道。怎麼你如今要回去了。想其情詞迫急光景。襲人道。我今兒聽見我媽和哥哥商議。教我再耐煩一年。明年他們上來。就贖我出去呢。亦是人情中言語。寶哥那得不信。寶玉聽了這話。越發忙了。因問爲什麼要贖你。襲人道。這話奇了。我又比不得是你這裏的家生。

梁子也。人如何不許他家。此理在寶玉豈不  
 知之特一時心慌。意迫故有此什麼。  
 對粵入情入理寶。玉那得不信。  
 下此一賊更使寶。哥無轉身處。○就  
 文理論之當作幾。年一入幾年一放。  
 較為周到在幾人。意中有秋晴壽諸  
 人在。  
 襲人曾伏侍過史。湘雲於無意中點  
 出。  
 一反一覆說得情。切理明真使寶哥。  
 哥無下處。寶哥亦。寶哥想到此層亦。  
 是於無出路處求。出路。  
 再託一層文勢愈。緊更覺情切理明。  
 妙於言語。去定了三字比刀。還快直刺入寶哥。

子兒我一家都在別處獨我一個人在這裏怎麼是個了局寶玉道我不叫你去也難只  
 得作如此想襲人道從來沒有這理便是朝廷宮裏也有定例或幾年一選幾年一入沒有  
 長遠留下人的理別說你家寶玉想一想果然有理欺之以方又道老太太不放你也難再  
 駁進一層襲人道爲什麼不放我果然是個最難得的或者感動了老太太不必放我  
 出去的多而且多自我從小兒來跟著老太太先伏侍了史大姑娘幾年如今又伏侍了你  
 強的多而且多自我從小兒來跟著老太太先伏侍了史大姑娘幾年如今又伏侍了你  
 幾年如今我們家來贖正是該叫去的只怕連身價也不要就開恩叫我去呢若說爲伏  
 侍得你好不叫我去斷然沒有的事那伏侍得好分內應當的不是什麼奇功我去了  
 仍舊又有好的了不是沒了我就成不得的寶玉聽了這些話竟是有去的理無留的理  
 心裏越發急了因又道雖然如此說我的一心要留下你不怕老太太不和你母親說多  
 多給你母親些銀子他也不好意思接你了襲人道我媽自然不敢強先坐實一層妙且慢  
 些和他說說了多給銀子就便不好和他說一個錢也不給安心要強留下我也不敢  
 不依但只是嚼們家從沒幹過這倚勢仗貴霸道的事這比不得別的東西因爲喜歡加  
 十倍和弄了來給你那賣的人不得喫虧可以行得如今無故平空留下我於你又無益  
 反叫我們骨肉分離這件事老太太不肯行的說得寶哥一片冰心寶玉聽了思忖  
 半晌乃說道依你說來說去是去定了襲人道去定了寶玉聽了自思道誰知這樣一個

哥心窩裏寶哥亦有此兒女態○以上一小束以下復夾入議論

與前兩眼微紅粉光融滑數語相映

就是花姑娘對寶哥之言此層原在意中

劉老初見平姑娘誤認是連二奶奶可爲此語一證

恐母子二人尙有處未能明白透澈之

襲人初心原在終老後來變卦乃出意外在作者爲反跌下文○以上就襲人母兄心中發議論以下就襲人自己心中發議論

花姑娘真能知寶

寶。這。樣。薄。情。無。義。呢。乃。歎。道。早。知。道。都。是。要。去。的。我。就。該。不。弄。了。來。臨。了。剩。我。一。個。孤。鬼。爾。說。著。便。賭。氣。上。牀。睡。了。實。是。多。情。原。來。襲。人。在。家。聽。見。他。母。兄。要。贖。他。回。去。他。就。說。至。死。也。不。回。去。的。直。射。後。來。之。嫁。又。說。當。日。原。是。你。們。沒。飯。喫。就。剩。我。還。值。幾。兩。銀。子。若。不。叫。你。們。賣。沒。有。個。眼。看。著。這。老。子。娘。餓。死。的。理。如。今。幸。而。賣。到。這。個。地。方。喫。穿。和。主。子。一。樣。又。不。朝。打。暮。罵。況。如。今。爹。雖。沒。了。你。們。卻。又。整。理。的。家。成。業。就。復。了。元。氣。若。果。然。還。艱。難。把。我。贖。上。來。再。多。掏。摸。幾。個。錢。也。還。罷。了。其。實。又。不。必。了。這。會。子。又。贖。我。做。什。麼。權。當。我。死。了。再。不。必。起。贖。我。的。念。頭。因。此。哭。鬧。了。一。陣。他。母。兄。見。他。這。般。堅。執。自。然。必。不。出。來。的。了。況。且。原。是。賣。倒。的。死。契。明。仗。著。賈。宅。是。慈。善。寬。厚。之。家。不。過。求。一。求。只。怕。連。身。價。銀。一。併。賞。了。還。是。有。的。事。呢。二。則。賈。府。中。從。不。曾。作。踐。下。人。只。有。恩。多。威。少。的。且。凡。老。少。房。中。所。有。親。侍。的。女。孩。子。們。更。比。待。家。下。衆。人。不。同。平。常。寒。薄。人。家。的。小。姐。也。不。能。那。樣。尊。重。的。因。此。他。母。子。兩。個。就。死。心。不。贖。了。此。後。忽。然。寶。玉。去。了。他。二。人。又。是。那。般。景。況。他。母。子。二。人。心。中。更。明。白。了。越。發。一。塊。石。頭。落。了。地。而。且。是。意。外。之。想。彼。此。放。心。再。無。贖。念。了。且。說。襲。人。自。幼。見。寶。玉。性。格。異。常。其。淘。氣。憨。頑。自。是。出。於。衆。小。兒。之。外。更。有。幾。件。千。奇。百。怪。口。不。能。言。的。毛。病。兒。近。來。仗。著。祖。母。溺。愛。父。母。亦。不。能。十。分。嚴。緊。拘。管。更。覺。放。縱。弛。蕩。任。情。恣。性。最。不。喜。務。正。每。欲。勸。時。諒。不。能。聽。今。日。可。巧。有。贖。身。之。論。故。先。用。騙。詞。以。探。其。情。以。壓。其。氣。然。後。好。下。箴。規。今。見。寶。玉。默。默。睡。去。了。知。其。情。有。不。忍。氣。已。餒。墮。自。己。原。不。想。粟。

哥者撒去議論接入本  
 事傷哉玉兒也  
 一個哭一個笑卻  
 也好看  
 苦惱語  
 斬釘截鐵語  
 緣說不去忽又變  
 哭為笑  
 原是好而又親的  
 終有日化作輕烟  
 覺此看著守著都  
 是一番多事  
 化成一輕烟風  
 吹便散的時候你  
 不為我時不願你  
 為此時真學語為  
 日後解脫語  
 再說二字一頓  
 讀書人上進目為  
 祿此等見識弗  
 顧整儒昨舌豈得  
 以寶玉為歎議論  
 耶

子、喫、只、因、怕、為、酥、酪、生、事、又、像、那、茜、雪、之、茶、是、以、假、要、栗、子、為、由、混、過、寶、玉、不、提、就、完、了。  
 於、是、命、小、丫、頭、們、將、栗、子、拿、去、喫、了、自、己、來、推、寶、玉、只、見、寶、玉、泪、痕、滿、面、襲、人、便、笑、道、這、  
 有、什、麼、傷、心、的、你、果、然、留、我、自、然、不、出、去、了、寶、玉、見、這、話、有、因、便、說、道、你、倒、說、說、我、還、  
 要、怎、樣、留、你、自、己、也、難、說、襲、人、笑、道、嚼、們、素、日、好、處、自、不、用、說、隨、者、也、明、白、的、但、今、日、你、  
 安、心、留、我、不、在、這、上、頭、我、另、說、出、三、件、事、來、你、果、然、依、了、我、就、是、你、真、心、留、我、了、刀、攔、在、  
 脖、子、上、我、也、是、不、出、去、的、了、除、非、你、去、了、我、方、去、寶、玉、忙、笑、道、你、說、那、幾、件、我、都、依、你、好、姐、  
 姐、好、親、姐、姐、別、說、兩、三、件、就、是、二、三、百、件、我、也、依、的、只、求、你、們、同、看、著、我、守、著、我、等、我、有、  
 一、日、化、成、了、飛、灰、飛、灰、還、不、好、有、形、有、跡、還、有、知、識、等、我、化、成、一、股、輕、煙、風、一、吹、便、散、了、  
 那、時、候、你、們、也、管、不、得、我、我、也、願、不、得、你、們、了、早、為、後、文、出、家、伏、根、人、生、此、境、只、爭、來、之、遲、早、那、時、  
 憑、我、去、我、也、憑、你、們、愛、那、裏、去、就、去、了、蔣、琪、官、如、何、急、得、襲、人、忙、握、他、的、嘴、說、好、好、我、正、為、  
 勸、你、這、些、更、說、的、很、了、寶、玉、忙、說、道、再、不、說、這、話、了、襲、人、道、這、是、第、一、件、要、改、的、寶、玉、道、  
 改、了、不、能、再、說、你、就、擰、嘴、不、敢、還、有、什、麼、襲、人、道、第、二、件、你、真、喜、讀、書、也、罷、假、喜、也、罷、只、  
 在、老、爺、跟、前、或、在、別、人、跟、前、你、別、只、管、批、駁、誚、謗、只、作、出、個、喜、讀、書、的、樣、子、來、教、人、壞、也、  
 叫、老、爺、少、生、些、氣、在、人、前、也、好、說、嘴、他、心、裏、想、著、我、家、世、代、讀、書、只、從、有、了、你、不、承、望、你、  
 不、但、不、喜、讀、書、已、經、他、心、裏、又、氣、又、惱、了、而、且、背、前、面、後、亂、說、那、些、混、話、凡、讀、書、上、進、的、  
 人、你、就、起、個、名、字、叫、做、祿、蠹、又、說、只、除、明、明、德、外、無、書、都、是、前、人、自、己、不、能、解、聖、人、之、書、



八字虧他連絡

吃嘴上。臙脂無非以口對口耳愛紅者。愛何物之紅耶。讀者試掩卷思之。前云刀擱在脖子。上此云八人轎擱。前是惡道。此是善道。總之言好歹不出。去耳。

借秋紋收煞得最妙。不然說到何時了。

自襲人回來至此。成一段文字。以下入寶黛二人一段。綺膩文字。又是一節。細婉文章。如此大膽直入內。

便另出己意。混編纂出來的。其實如此這些話。怎怨得老爺不氣。不時時打你。叫別人怎麼想。你寶玉笑道。再不說了。未必那是我小時不知天高地厚。信口胡說。如今再不敢說了。第二件亦依還有什麼。襲人道。再不可謗僧。毀道。調脂弄粉。婦女恆性。男子恆情。還有更要緊的一件。是第三件矣。只不許喫人嘴上擦的胭脂了。與那愛紅的毛病兒。可稱臙脂癖。寶玉道。都改。都改。更難更難。再有什麼快說。襲人道。再沒有了。只有百事檢點些。不任意任情的。就是了。你若果然都依了。便拿八人轎也擱不出我去了。亦是斬釘截鐵語。寶玉笑道。你這裏長遠了。不怕沒八人轎。你坐寶哥亦是綠蠹。不然無是言也。襲人冷笑道。這我可不希望。有那個福氣。沒有那個道理。總坐了也沒甚趣。二人正說著。只見秋紋走進來。說三更天了。該睡了。方纔老太太打發嬷嬷來問。我答應睡了。寶玉命取錶來看時。果然鍼已指到亥。正方從新盥漱。寬衣安歇。不在話下。至次日清晨。提一筆。襲人起來。便覺身體發重。頭疼目脹。四肢火熱。先時還掙扎的住。次後捱不住。只要睡著。因而和衣踢在炕上。說來是感冒風寒。寶玉忙回了賈母。傳醫診視。說道。不過偶感風寒。果是此證。喫一兩劑藥。疏散疏散就好了。大約桔梗防風之類。開方去後。令人取藥來煎好。他服下去。命他蓋上被窩。取汗寶玉自去。黛玉房中來看視。束上起下。彼時黛玉自在牀上歇。午丫鬟們皆出去。自便滿屋內靜悄悄的。寶玉揭起繡線軟簾。進入裏間。只見黛玉睡在那裏。忙走上來推他。道好妹妹。纔喫了飯。又睡覺。將黛玉喚醒。黛玉見是寶玉。別人怎敢因說道。你且出去逛逛。我前兒鬧

房其實是推醒的  
是時黛玉年方十  
四歲小兒年紀便  
要渾身痠疼信非  
壽徵  
此處又用一推字  
情景可想○一個  
只管說一個只管  
推

得是進步寶哥哥  
真是頑皮  
一對兒女  
只怕林妹妹活到  
五六十歲也是一  
個骯髒老婆子寶  
哥哥何不思之甚  
黛玉也不要骯髒  
老婆子的  
可謂意趣  
欠身近之時是  
何光景試爲定神  
一想

先一夕剛說改過  
今早又去淘胭脂  
真是江山可改稟  
性難移故作者特  
聯類寫之伏後文  
許多情事

了一夜。今兒還沒有歇過來。渾身痠疼。寶玉道：「痠疼事小，睡出來的病大。我替你解悶兒。混過困去就好了。」黛玉只合著眼說道：「傳神。我不困，只略歇歇兒。你且別處去，鬧會子再來。」寶玉推他道：「我往那裏去？見了別人，就怪膩的。難道不怕林妹妹怪膩那？」黛玉聽了，嗤的一聲笑道：「你既要在這裏，那邊去。老老實實的坐著，咱們說話兒。這可不能毀寶玉道：「我要歪著。」黛玉道：「你就歪著。」寶玉道：「沒有枕頭，咱們在一個枕頭上。」黛玉道：「放屁。外面不是枕頭，拿一個來枕著。」寶玉出至外間，看了一看，回來笑道：「那個我不要，也不知是那一個骯髒老婆子的。」黛玉聽了，睜開眼，與上合著眼三字相呼應，起身笑道：「真真你就是我命中的天魔王。」一語道著，請枕。這一個說著，將自己枕的推與寶玉，又起身將自己的再拿了一個來自己枕了。二人對面，方倒下，不堪之至。黛玉回看，見寶玉左邊腮上有鈕扣大小的一塊血漬，便欠身湊近前來，以手撫之，細看又道：「這又是誰的指甲刮破了？」寶玉倒身一面，笑道：「不是刮的，只怕是剛纔替他們淘澄胭脂膏子，濺上了一點兒。」說著，便找手帕兒要揩拭。黛玉便用自己的帕兒替他揩拭了，是何光景？口內說道：「你又幹這些事了。」幹也罷了，一折必定還要帶出幌子來。便是舅舅看不見，別人看見了，又當奇事新鮮話兒去學舌討好。吹到舅舅耳朶裏，又大家不乾淨惹氣。寶玉總未聽見這些話，只聞得一股幽香，卻是從黛玉袖中發出，聞之令人醉魂酥骨。寶玉一把便將黛玉的衣袖拉住，要瞧籠著何物。鍊得細。黛玉笑道：「這等時候，誰帶什麼香呢？」寶玉笑道：「既如此，這香是那裏來的？」黛玉道：「連我也。」

想出神已半日矣  
續者至此境亦未  
免醉魂酥骨況當  
局者

寶哥哥生平未聞

此香

寶玉寶釵本是風

馬牛不相及何從

寶釵處打趣他始

知警兒之心惟日

中所最忌者來此

一人耳觀後惟許

多情事可見○分

明一稱幽香何得

云俗未免太諷了

竟是一對小夫妻

頑皮弄景

懽樂無際那能不

計及回欲之人以

奇香俗香暖香為

談助臨心拌慧舌

黛妹心中○俱是

吾人謂其尖利香

卻為其一哭

吾以寶釵之香本

於冷香黛玉之香

不知道想必是櫃子裏頭的香氣衣服上燻染的也未可知寶玉搖頭道未必這香的氣味奇怪不是那些香餅子香毬子香袋子的香黛玉冷笑道難道我也有什麼羅漢真人給我的奇香不成便是得了奇香也沒有親哥哥親兄弟弄了花兒兒霜兒雪兒替我炮製並有的是那些俗香罷了寶玉笑道凡我說一句你就拉上這些可知此等話頭不自今始矣不給你個利害也不知道從今兒可不饒你了說著番身起來將兩隻手呵了兩口便伸向黛玉膈股窩內兩脇上亂撓留心些黛玉素性觸癢不禁寶玉兩手伸來亂撓便笑的喘不過氣來口裏說寶玉你再鬧我就惱了寶玉方住了手也怕惱笑問道你還說這些不說了黛玉笑道再不敢了一面理鬢笑道嬌態可掬我有奇香你有暖香沒有鍼鋒愈妙寶玉見問一時解不來因問什麼暖香黛玉點頭笑道於笑字下加一歎字神理活現蠢才蠢才你有玉人家就有金來配你人家有冷香你就沒有暖香去配寶玉方聽出來寶玉笑道方纔求饒如今更說很了說著又去伸手黛玉忙笑道好哥哥我可不敢了如聞其聲寶玉笑道饒便饒你只把袖子我聞一聞說著便拉了袖子籠在面子開個不住妙在聽其聞去並不推辭黛玉奪了手道這可該去了寶玉笑道要去不能啗們斯斯文文的踢著說話兒說著復又倒下黛玉也倒下用手帕蓋上臉好看寶玉有一搭沒一搭的說些鬼話黛玉只不理寶玉問他幾歲上京路上見何景致古蹟揚州有何遺跡故事土俗民風黛玉不答寶玉只怕他睡出病來便哄他道阿呀你們揚州衙門裏有一件大故事

不媿爲暖香也。如此開過去幾時，纔住其奪之宜也。可云兩小無嫌猜矣。想要睡熟矣。

姑娘開口了。後來劉老老講說，出此女子只算替黛玉還一報。北人以鼠爲耗子。

你可知道。黛玉見他說的鄭重。又且正言厲色。只當是眞事。因問什麼事。寶玉見問。便忍著笑。順口謊道。揚州有一座黛山。山上有個林子洞。黛玉笑道。這就扯誑。自來也沒有聽見這山。寶玉道。天下山水多著呢。你那裏知道這些不成。等我說完了。你再批評。黛玉道。你且說寶玉又謊道。林子洞裏原來有一羣耗子。精那一年臘月初七日。老耗子升座議事。說明日乃是臘八日。世上人都熬臘八粥。如今我們洞中藥品短少。須得趁此打劫些來。方好。乃拔令箭一枝。遣一能幹小耗前去打聽。一巡小耗回報。各處察訪打聽已畢。惟有山下廟裏。粟米最多。老耗問米有幾樣。菓有幾品。小耗道。米豆成倉。不可勝記。菓品有五種。一紅棗。二栗子。三落花生。四菱角。五香芋。老耗聽了大喜。即時點耗前去。乃拔令箭問誰去偷米。一耗便搖令去偷米。又拔令箭問誰去偷豆。又一耗搖令去偷豆。然後一一的都各領令去了。只剩香芋一種。因又拔令箭問誰去偷香芋。只見一個極小極弱的小耗應道。我願去偷香芋。老耗並衆耗見他這樣。恐不諳練。又恐怕懦弱無力。都不準他去。小耗道。我雖年小身弱。卻是法術無邊。口齒伶俐。機謀深遠。此去管比他們偷得還巧呢。衆耗忙問如何得比他們巧呢。小耗道。我不學他們直偷兒。只搖身一變。也變成個香芋。滾在香芋堆裏。使人看不出聽不見。卻暗暗的用分身法搬運。漸漸的還搬運盡了。豈不比直偷硬取的巧些。衆耗聽了都道。妙卻妙。只是不知怎樣個變法。你去先變個我們瞧瞧。小耗聽了笑道。這個不難。等我變來說畢。搖身說變。竟變了一個最標緻美貌的一位小

北音玉字讀作去聲與芋音略同用擦著二字其情景可想與上好哥哥只可不敢了八字對照真是一報還一報

寶釵走來戲斷得妙得寶釵此一段說白真是餘綺之霞

又焉知此時此事只有茗烟已兒兩個

姐衆耗忙笑道說變錯了原說變菓子的如何變出小姐來小耗現形笑道我說你們沒見世面只認得這菓子是香芋卻不知鹽課林老爺的小姐纔是真正的香芋呢涉筆成趣黛玉聽了番身爬起來擦著寶玉笑道我把你爛了嘴的我就知道你是騙我呢說著便擰妙境寶玉連忙告好妹妹饒我罷再不敢了我因為聞見你的香氣忽然襲起這個典故來黛玉笑道饒罵了人還說是典故麼一語未了只見寶釵走來笑問誰說典故呢我也聽聽黛玉忙讓坐笑道你瞧瞧還有誰他饒罵了還說是典故寶釵道原來是寶兄弟怪不得他他肚子裏的典故原來多只是可惜一件凡該用典故之時他偏就忘了有今日記得的前兒夜裏的芭蕉詩就該記得眼前的倒想不起來見別人冷的那樣他急得只出汗這會子偏又有記性了黛玉聽了笑道阿彌陀佛到底是我的好姐姐你一般也遇見對子了可知一報還一報不爽不錯的剛說到這裏只聽寶玉房中一片聲噪嚷起來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寧府演劇條爾神鬼亂出忽又妖魔畢露及揚幡過會號佛行香一派邪亂空虛暗照寧府行爲結局已兒與茗烟乘間私通可見賈府家教之疏寶玉若非厭看熱鬧戲何由一人走至小書房若非撞見茗烟與已兒偷情何由尋至襲人家文章善於引線

襲人不肯出賈府心事。後文補寫。卻先於寶玉眼中。看見他兩眼圈紅。問他哭什麼。爲伏筆。則補寫一層。便不鶻突。

茜雪被攆。雖是細事。亦於此回補出不漏。

襲人說前日喫酥酪。肚疼嘔吐。善於排解。

襲人試探寶玉。規勸寶玉。實是解語花。

寶玉說等我化成輕煙。被風吹散。憑你們去。直伏後來出家走散。

黛玉同寶玉。雖是兩個枕頭。卻是對面同睡。又看見寶玉左腮紅點。湊近手撫。用帕

揩拭。兩人恣意戲謔。若非寶釵走來。恐有不堪問處。作者借寶釵截住。又借李嬾噪

鬧走散。是以藏蓄筆作截斷筆。

花解語。玉生香。自然巧對。

此回寫襲人一心跟定寶玉。反照後來改嫁蔣伶。寫黛玉自然有香。正照寶釵丸藥

生香。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接上回。寫壬子年正月半後事。

以襲姑娘之姓對  
林妹之名故云  
巧也

此評雅氣

王鳳言  
熙正彈香



增評補圖石頭記

卷二十

林黛玉  
惜語  
鵲音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二十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王熙鳳正言彈妬意 林黛玉俏語諢嬌音

總束上回 存了食計其日裏 非共牢者念不到 走了困計其夜裏 非同林者念不到 日夜纏綿親之至 矣 以上揭去寶釵一段文字 以上遞入李嬖嬖 似乎胸中忿忿不 平 老厭物著實可惡 我並非偏護襲人 也 冤屈冤屈其實花 姐姐有病如不信 請看前一回 叱襲人妝狐媚子 是的確語越的確 越難承受在他 必不敢說而李嬖 嬖竟發之亦可當 三過樹鼓然讀至 此心中總為花姑 娘不平卻不知何

話說寶玉在林黛玉房中說耗子精寶釵撞來諷刺寶玉元宵不知綠蠟之典三人正在房中互相譏刺取笑那寶玉正恐黛玉飯後貪眠申明本意一時存了食或夜間走了困皆非保養身體之法幸而寶釵走來大家談笑那林黛玉方不欲睡自己纔放了心忽聽他房中嚷起來疾入大家側耳聽了一聽林黛玉先笑道這是你媽媽和襲人叫喚呢你者寶玉也那襲人待他也罷了你媽媽再要認真排場三字妙他可也老背晦了寶玉忙欲趕過去寶釵一把拉住道用寶釵拉妙你別和你媽媽噪纔是他老糊塗了倒要讓他一步為是自是正論寶玉道我知道了說畢走來只見李嬖嬖拄著柺杖在當地罵襲人忘了本的小倡婦不堪我擡舉你起來未必這會子我來了你大模大樣的踢在炕上見我也不理一心只想妝狐媚子哄寶玉更不堪史筆哄得寶玉不理我只聽你們的話你不過是幾兩銀子買來的毛丫頭大不堪這屋裏你就作耗如何使得原來亦是一個耗子精好不拉出去配一個小子看你還妖精似的哄人不哄人只怕由不得你的主意襲人先只道嬖嬖不過為他踢著生氣少不得分辨說病了纔出汗蒙著頭原沒看見你老人家後來聽見他說哄寶玉又說配小子由不得又羞又委曲禁不住哭起來了寶玉雖聽了這些話

故到底令人不堪。到使不得不然。即我為花姑娘亦當如是。老厭物何苦如此。也不想做什麼。認得你也不羞。你羞也不羞。此語直刺花姑娘之心。然出之老厭物之口。終不服。真是一派醜語。然寫來卻神氣活現。著實看不得。使我在前當以大巴掌賞之。尚是和乎之言。虧敘黛耐得住。住將上回兩層事一應未回。是輸是贏。想此等光景。不止一兩次了。李嬖嬖輸了錢。遷怒於花姑娘。也鳳姐善於解紛。著實可惡。真寫出無可如何。晴與襲胸膈腹詛。

也不好怎樣。少不得替他分辨病了。喫藥。又說你不信。只問別的丫頭們。李嬖嬖聽了這話。越發氣起來了。說道：「你只護著那起狐狸。那裏還認得我了。叫我問誰去。誰不幫著你呢。誰不是襲人。拿下馬來的。我都知道那些事。我只和你在老太太跟前講。把你奶了。這麼大。到如今。喫不著奶了。把我丟在一旁。逞著丫頭們要我的強。一面說一面也哭起來。彼時黛玉寶釵等也走過來勸道：「媽媽你老人家擔待他些些就完了。李嬖嬖見他二人來了。少訴委曲。將當日喫茶茜雪出去與昨日酥酪等事。嘮嘮叨叨說個不了。可巧真巧。鳳姐正在上房算了輸贏帳。聽得後面一片聲嚷鬧。便知是李嬖嬖老病發了。排揎寶玉的人。正值他今兒輸了錢。遷怒於人。便連忙趕過來拉了李嬖嬖。笑道：「嬖嬖別生氣。大節下。老太太剛喜歡了一日。你是個老人家。別人噪嚷還要你管他們。纔是難道你反不知規矩。在這裏嚷起來。叫老太太生氣。不成你說誰不好。我替你打他。我家燒的滾熱的野雞。快跟我來。喫酒去。一面說一面拉著走。又叫豐兒替你李奶奶拿著拐棍子。擦眼淚的手帕子。那李嬖嬖脚不沾地。跟了鳳姐兒走。了一面。還說：「我也不要這老命了。索性今兒沒了規矩。鬧一程子。討個沒臉。強似受那倡婦的氣。後面寶釵黛玉見鳳姐兒這般都拍手笑道：「如畫。虧他這一陣風來。把個老婆子撮了去。寶玉點頭歎道：「這又不知是那裏的帳。只揀軟的欺負。又不知是那個姑娘得罪了。上在他帳上。了一句未完。晴雯在旁說道：「誰又不瘋了。得罪他做什麼。便得罪了他。就有本事。承任犯不著帶累別人。」晴姑

已久開那個得罪  
上在他帳上之語  
借以揮霍纔覺舊  
病年暗要方十四  
是年如此鋒利宜  
不永年  
說來著實可憐那  
得使寶玉入其  
陶籠  
此時黛釵二人想  
已去矣不然此種  
光景如何令二人  
見之  
此等話卻也說得  
不差  
是襲人作意其伎  
倆偏與鳳姐同  
然則寶釵二人已  
去之久矣上文未  
會明言到底是漏  
筆  
揭過李嬌兒鬧一  
段別開新面  
又有一個檀雲如  
何不敘入  
從未聽姐開口  
過今聽此番議論  
著實是胸有經緯  
其云小丫頭着想

娘口鋒於此略見襲人一面哭一面拉著寶玉道爲我得罪了一個老奶奶你這會子又爲我得罪這些人這還不穀我受的還只是拉別人寶玉見他這般病勢又添了這些煩悶連忙忍氣吞聲安慰他仍舊睡下出汗又見他湯燒火熱自己守著他歪在旁邊勸他只得養著病別想那些沒要緊的事生氣襲人冷笑道要爲這些事生氣這屋裏一刻還住得了但只是天長日久只管如此噪鬧可叫人怎麼樣過呢你只顧一時爲我們得罪了人他們都記在心裏過著坎兒說得好說不好聽大家什麼意思一面說一面禁不住流淚又怕寶玉煩悶只得又勉強忍著一時雜使的老婆子端了二和藥來寶玉見他纔有汗意不叫他起來便自己端著與他就枕上喫了卽令小丫鬟們鋪炕襲人道你喫飯不喫飯到那老太太太太跟前坐一會子和姑娘們頑一會子再回來我就靜靜的踢一踢也好寶玉聽說只得依他去了簪環看他踢下自往上房來同賈母喫飯飯畢賈母猶欲同那幾個老管家的奶奶鬪牌寶玉記著襲人便回至房中見襲人朦朦睡去自己要睡天氣尙早彼時晴雯綺霞秋紋碧痕都尋熱鬧找鴛鴦琥珀等耍戲去了見麝月一人在外間房裏燈下抹骨牌寶玉笑道你怎麼不同他們去麝月道沒有錢寶玉道牀底下還堆著那些不穀你輸的不知共有幾千幾百麝月道都頑去了這屋子交給誰呢那一個又病了滿屋裏上頭是燈下頭是火那些老婆子們都老拔地服侍了一天也該叫他歇歇小丫頭們也服侍了一天這會子還不叫他們頑頑去所以我在這裏看著寶玉聽了這

是佳蕙小紅良兒  
定兒墜兒之輩但  
此時尚未著名耳  
寫麝姑娘談吐又  
是一種婉約光景  
卻也好看  
不知晴雯在何處  
賭錢又不知輸了  
多少○未交杯先  
上頭寶釵懽懽無  
端喊出機事不密  
雖悔奚追  
與其去撈本執若  
在此抽頭晴姐似  
打錯了算盤  
想此時晴姐尚在  
簾外竊聽真是多  
心人便談著卻待  
如何  
悄悄之中恐有不  
可說之事可曾捏  
手捏腳否  
以上了籠頭一段  
點清時令  
環哥兒於此方出  
現  
只一擲骰焉得如  
許宛轉歷落真是  
妙筆

話公然又是一個襲人因笑道我在這裏坐著你放心去罷麝月道你既在這裏越發不用去了嗒們兩個說話頑笑豈不好寶王道嗒們兩個做什麼呢怪沒意思的含著得妙也罷了早上你說頭癢這會子沒什麼事我替你篋頭罷麝月聽了便道就是這樣說著將文具鏡匣搬出來卸去釵釧打開頭髮寶玉拿了篋子替他一一梳篋只篋了三五下見晴雯忙忙走進來取錢一見了他兩個便冷笑道哦交杯盞還沒喫倒上了頭了晴姐出口尖刻真是林妹妹的影子寶玉笑道你來我也替你篋一篋晴雯道我沒這麼樣大福說著拿了錢便摔了簾子出去了想急急撈本去矣寶玉在麝月身後麝月對鏡二人在鏡內相視絕妙一幅圖畫寶玉便向鏡內笑道滿屋裏就只是他磨牙麝月聽說忙向鏡中擺手寶玉會意可謂知此知彼忽聽豁一聲簾子響晴雯又跑進來問道我怎麼磨牙了嗒們倒得說說果然不出所料麝月笑道你去你的罷何苦來問人了晴雯笑道你又護著你們那瞞神弄鬼的我都道等我撈回本兒來再說話說著一徑出去了此是真去了這裏寶玉通了頭命麝月悄悄的伏侍他睡下不知晴姐等幾時回來睡不肯驚動襲人一宿無話次日清晨起來又是一日襲人已是夜間發了汗覺得輕鬆了些只喫些米湯靜養寶玉放了心因飯後走到薛姨媽這邊來閑逛彼時正月內學房中放年學闈閑中忌鍼齋都是閒時因賈環也過來頑正遇見寶釵香菱鶯兒三個趕圍棋作耍賈環見了也要頑寶釵素昔看他也如寶玉並沒他意今兒聽他要頑讓他上來坐了一處頑十個錢一盤頭一回自己贏

驚兒是年十六歲  
 寶釵能得大體  
 驚兒亦得其主矣  
 謂婢如其不放  
 宜驚兒之不放在  
 眼裏  
 此亦驚兒由中之  
 言並非躑躅三爺  
 環三爺出場便就  
 此等小事寫起其  
 品地已定  
 寶釵真善於處事  
 於敘事中忽又夾  
 入議論此書慣有  
 此等章法  
 書到二十回史大  
 姑娘之態度行止  
 尚無一筆寫出吾  
 急思一見其人作  
 已是做和尚作料  
 語語解脫圓融卻  
 與閣下於晴晴諸  
 人作一對照  
 因尋快樂而招煩  
 惱天下事往往如  
 斯即吾身之所閱  
 亦非一端矣  
 趙姨娘好賞今始  
 出現真所謂有其  
 子必有其母者

了心中十分歡喜。誰知後來接連輸了幾盤，便有些著急，趕著這盤。正該自己擲骰子，若  
 擲個七點便贏。若擲個六點亦該贏。驚兒擲三點就輸了。因拿起骰子來，很命一擲。一個  
 坐定了。五那一個亂轉，驚兒拍著手，只叫：「么！賈環便瞪著眼，活畫六七八混叫。那骰子偏  
 生轉出么來。賈環急了，伸手便抓起骰子，然後就拿錢說是個六點。驚兒便說：「分明是個  
 么寶釵見賈環急了，便瞧驚兒說道：「越越大，越沒規矩。難道爺們還賴你，還不放錢來麼？」  
 驚兒滿心委屈，著實委屈見寶釵說不敢出聲，只得放下錢來。口內咕唧說：「一個做爺們的  
 還賴我們這幾個錢，我也不放在眼裏。前兒和寶二爺頑，他輸了那些，也沒有著急剩的  
 錢，還是幾個小丫頭子們一搶他一笑，就罷了。寶釵不等說完，連忙喝住了賈環道：「我拿  
 什麼比寶玉？你們怕他，他都和他好，都欺負我不是太太養的。說著便哭。此等語真是自輕自賤。  
 寶釵忙勸他好兄弟，快別說這話。人家笑話你及罵驚兒，正值寶玉走來，見了這般形況，  
 問是怎麼了。賈環不敢則聲。寶釵素知他家規矩，凡做兄弟的怕哥哥，卻不知那寶玉是  
 不要人怕他的。他想著兄弟們一併都有父母教訓，何必多事。反生疏了呢。況且我是正  
 出他是庶出，照這樣看待，還有人背後談論，還禁得轄治了他。更有個獸意思存在心裏，  
 你道是何獸意。因他自幼姐妹叢中長大，親姐姐有元春，叔叔伯的有迎春、惜春，卻不敘入探  
 春親戚中，又有史湘雲、林黛玉、薛寶釵等人，他便料定天地靈淑之氣，只種於女子。男兒  
 們不過是些渣滓濁沫而已。因此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濁物，可有可無，只是父親伯叔兒

亦不是賢母訓子口吻只此數語可見趙姨平日之為人矣在政老亦不能辭其咎也

卻與上文彈壓李嬌兒一樣巧對映成章

醉讀翠聲說文云此等語真使趙姨無置身處讀之一快

言下有賸踢趙姨之意

羞也不羞

就賭錢小事寫出環哥趙姨二人之生平可知矣

以上卸去環哥賭錢一段

以下從賈環離寶釵處接寫寶釵致湘四人初次合攏一段

只此大笑大說已將史姑姪周身傳出真是妙筆

禁忌者矣

此言直抉釵兒之

弟之倫。因是聖人遺訓。不敢違忤。只得聽他幾句。所以弟兄之間。不過盡其大概的情理。就罷了。並不想自己是男子。須要為子弟之表率。是以賈環等都不怕他。卻怕賈母。纔讓他三分。現今寶釵生怕寶玉教訓他。倒沒意思。便連忙替賈環掩飾。接上不敢則聲一句。卸落寶玉道。大正月裏。哭什麼。這裏不好。到別處頑去。你天天念書。倒念糊塗了。譬如這件東西。不好橫豎。那一件好。就捨了這件。取那件。難道你守著這件東西。哭會子就好了。不成。你原來是取樂的。倒招的自己煩惱。不如快去罷。妙論。賈環聽了。只得回來。趙姨娘見他這般。因問是那裏墊了。踹窩來了。開口便是不堪。賈環便說。同寶姐姐頑來。著為兒欺負我。賴我的錢。寶玉哥哥攆我來。了一頓。增人多少。罪名真是老認師口。錄趙姨娘啐道。誰叫你上高臺盤了。下流沒臉的東西。那裏頑不得。誰叫你跑了去。討這沒意思。正說著。可巧鳳姐在窗外過。都聽在耳內。便隔窗說道。豐兒跟著大正月裏。怎麼了。兄弟們小孩子家。半點兒錯了。你只教導他。說這樣話。做什麼。憑他怎麼去。還有太太老爺管他呢。就大口家啐他。應上啐字。他現是主子。不好一頓橫豎。有教導他的人。與你什麼相干。可謂久為人所瞧不起矣。

環兄弟出來。跟我頑去。賈環素怕鳳姐。比怕王夫人更甚。聽見叫他忙的出來。趙姨也不敢出聲。如畫。鳳姐向賈環說道。你也是個沒性氣的東西。時常說給你。要喫要喝。要頑要笑。你愛同那一個姐姐妹妹哥哥嫂子頑。就同那個頑。你總不聽我的話。反教這些人教你的歪心邪意。狐媚子霸道。自己有不尊重。要往下流裏走。安著壞心。還只怨

隱寶玉未免太唐突。此時寶玉已離卻房中矣。兩姊妹因湘靈來同至賈母處。見值黛玉在旁。笑以後說死說活。迄今聞著猶覺難熬。況身當其境。能不魂銷心碎。只得來如老佛參禪。何苦只管爭死爭活。真真是歡喜冤家。俱是後來識寶釵。從外房走入來。黛玉又是一次還淚。卻也可憐。願見其口聲聲。總怪寶釵何也。一桌喫一牀睡安。可外泄何為造次。表褻然實在之事。不能抵賴。故弗噴。怪與釵之入榮府。其先後不差幾月。

人家偏心呢。輸了幾個錢。就這麼樣兒。因問賈環。你輸多少錢。賈環見問。只得諾諾的說道。輸了一二百錢。鳳姐道。虧你是個爺們。輸了一二百錢。就這樣回頭叫豐兒去取一吊錢來。姑娘們都在後頭頑呢。把他送了頑去。你明兒再這樣下流。狐媚子。我先打了你。再叫人告訴學裏。皮不揭了你的。為你這不尊重你哥哥。恨得牙癢癢。不是我攔著窩心腳。把你的腸子抽出來呢。未知趙姨娘聞得此語否。喝令去罷。賈環諾諾的跟了豐兒。得了錢。自己和迎春等頑去。不在話下。且說寶玉正和寶釵頑笑。忽見人說。史大姑娘來了。從此出現矣。寶玉聽了。擡身就走。先下炕也。寶釵笑道。等著一頓。咱們兩個一齊走。瞧瞧他去。說著下了炕。同寶玉來至賈母這邊。只見史湘雲大笑大說的。見了他兩個。忙問好。廝見正係林黛玉在旁。因問寶玉在那裏來。寶玉便說在寶姐姐家來。黛玉冷笑道。我說呢。虧在那裏絆住。不然早就飛了來了。處處含酸。寶玉道。只許同你頑。替你解悶兒。不過偶然去他那裏。一遭就說這話。亦是真話。黛玉道。好沒意思。的話去不去。干我什麼事。又沒叫你替我解悶兒。可許你從此不理我。罷。含著得妙。說著便賭氣回房去了。是喫醋老作頭。寶玉忙跟了來。問道。好好的又生氣了。一點不錯。就是我說錯句話。你到底也還坐在那裏。和別人說笑。一會子。此時釵湘二人常仍在座。又自己來納悶。黛玉道。你管我麼。寶玉笑道。我自然不敢管你。只是你自己作踐了身子呢。為誰作踐。何不思之。黛玉道。我作踐了我的身子。我死我的。與你何干。寶玉道。何苦來。大正月裏死了。活了的。黛玉道。偏說死。我這會子就死。你怕死。你長。

功夫今云一處長大又云他是纔來與前書實相背謬此處當斟酌數字過哥哥其實是叫二哥哥因湘雲說話咬舌故讀二字如愛字音也遂引出黛玉之謔○咬根也如揚雄口吃之吃字讀作葛○所云咬舌子者○不曰么二三而曰么愛三者因湘雲口吃讀二字如愛字音也

雲直率黛玉尖利兩兩相形神情畢露

湘雲指不敢挑之人偏投其所忌寶玉亟為分開一舉三得

命百歲的何如寶玉笑道要像只管這樣的鬧我還怕死麼倒不如死了乾淨黛玉忙道正是了要是這樣鬧不如死了乾淨寶玉道我說自家死了乾淨別錯聽了話賴人正說著寶釵走來說史大妹妹等你呢說著便推寶玉走了這裏黛玉越發生氣悶向窗前流淚安得永年沒兩盞茶時寶玉仍來了黛玉見了越發抽抽噎噎的哭個不住寶玉見了這樣知難挽回打疊起千百樣的款語溫言來勸慰不料自己未張口只聽黛玉先說道你又來作什麼死活憑我去罷了死字餘波橫豎如今有人和你頑耍比我強多呢又會作又會寫又會說又會笑又怕你生氣拉了你去你又來做什麼寶玉聽了忙上前悄悄的說道你這個明白人難道連親不隔疏後不僭先也不知道我雖糊塗卻明白這兩句話頭一件咱們是姑舅姊妹寶姐姐是兩姨姊妹論親戚他比你疏第二件你先來咱們兩個一桌喫一牀睡說得親切自小兒一處長大的他是纔來的豈有個為他疏你的黛玉啐道我難道叫你疎他我成了什麼人了呢我為的是我的心寶玉道我也為的是我的心我的心難道就知道你的心絕不知道我的心不成舌比蓮花黛玉聽了低頭不語半日已心心相印矣說道你只怨人行動噴怪你了你再不知道你自己慚人難受就拿今日天氣比分明今兒冷些怎麼你倒脫了青狐披風呢寶玉笑道何嘗不穿著見你一惱我一暴躁就脫了黛玉歎道回來傷了風又像餓著噪喫的了相憐之至二人正說著只見湘雲走來笑道寶哥哥林姐姐叫的親密女孩兒恁嚶喉嚨你們天天一處頑我好容易來了也不理我



可也

查聚珍版本及舊  
刻初刻本俱係愛  
呀厄的去似乎當  
時有此方言然究  
不得其解姑存疑

一理兒。黛玉笑道。偏你咬。舌子。愛說話。連個二哥哥。也叫不上來。只是愛哥哥。愛哥哥的。回來。趕圍棋兒。又該你鬧。么愛三了。寶玉笑道。你學慣了。明兒連你還咬起來。呢。湘雲道。他一頓。再不。放人。一點兒。專挑人的。不是。你自己。便比。世人。好。也不。犯著。見一個。打趣。一個。我。指出一個人。來。你敢。挑他。呢。我就。服你。黛玉。便問。是誰。湘雲。道。你敢。挑寶。姐姐。的。短處。就算。你是。個好的。黛玉。聽了。冷笑道。我。當是。誰。原來。是他。我那。裏敢。挑他。呢。湘雲。口快。偏又。黛玉。無所。忌。寶玉。不等。說完。忙。用話。分開。湘雲。笑道。這一。輩子。我。自然。比。不上。你。我只。保佑。著。明兒。得一個。咬。舌兒。林。姐。夫。時。時刻。刻。你可。聽。愛。呀。厄。的。去。阿。彌。陀。佛。那。時。纔。現在。我。眼。裏。了。說。的。衆。人大。笑。湘。雲。便。回。身。跑了。想。黛玉。欲。補。其。嘴。耳。要。知。端。詳。下。回。分。解。

### 護花主人評曰

元妃省親後。正月未過。無事可寫。故敘婢女們賭錢。以見富貴之家。新正熱鬧氣象。借李嬖噪罵。寫襲人之能忍。借襲人之病睡。逗起麝月晴雯。爲後文伏筆。借賈環之稚蠢。寫趙姨之妬忌。亦是伏筆。

鳳姐於李嬖噪罵。用好言勸解。於趙姨之妬忌。則用正言彈壓。一是愛憐襲人。一是憎嫌趙姨。而趙姨之敢怒而不敢言。其結怨亦始於此。

借史湘雲之來。寫黛玉之賭氣。說出不如死了等語。亦是伏筆。

第二十回。敘新正瑣碎細事。因八十八十九回。敘過元妃省親大事。寧府演戲熱鬧。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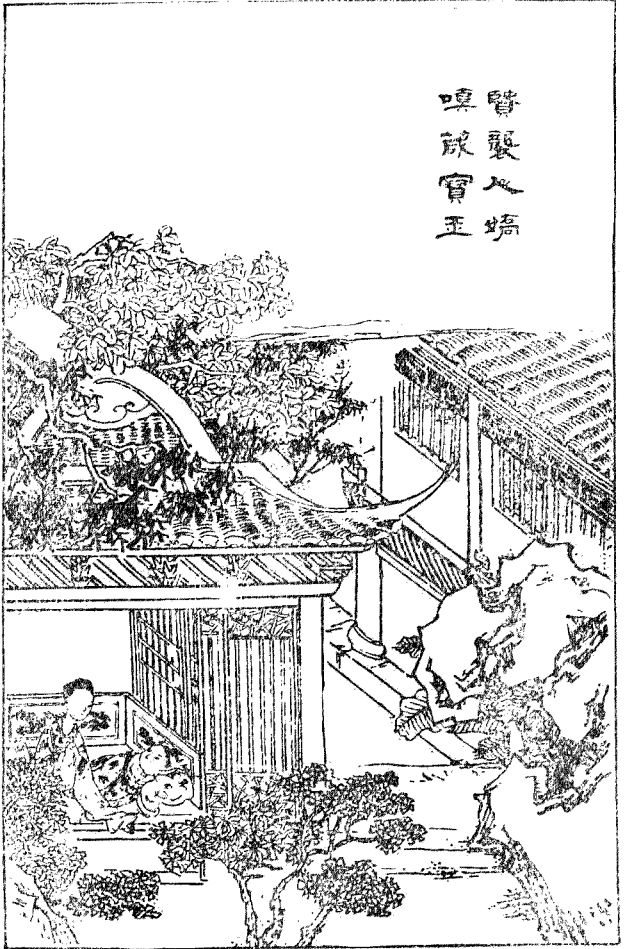
當敘及細事。是文章巨細濃淡相間法。

此回全用借筆作伏筆。有手揮五絃目送飛鴻之妙。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仍是壬子年正月間事。

賢襲人矯  
嘆厥實王



俏平兒  
較語花  
賈璉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二十一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俊襲人嬌噴箴寶玉 俏平兒軟語庇賈璉

拉著手著一面拉  
過寶玉之手一面  
說也  
拉寶玉攔住黛玉  
拉寶玉不過故將  
腳立住也  
如何好看寶兄弟  
面上我卻不解  
亦是實語  
知往時雲兒來時  
常在黛玉房中歇  
者故用一仍字  
寶姊妹想亦自去  
睡矣  
又是一段綺膩文  
章  
翠縷湘雲之婢也  
此處方見  
湘雲生平放誕風  
流即於一睡可見  
合寫兩人絕妙一  
幅美人春睡圖  
可謂憐香惜玉者  
矣

話說史湘雲跑了出來。怕林黛玉趕上。寶玉在後。忙說絆倒了。那裏就趕上了。林黛玉趕到門前。被寶玉叉手在門框上攔住。笑道：「饒他這一遭兒罷。」林黛玉拉着手說道：「我要饒了雲兒。再不活著。」湘雲見寶玉攔著門。料黛玉不能出來。便立住腳。笑道：「好姐姐。饒我這一遭兒罷。」卻值寶釵來在湘雲身後。也笑道：「我勸你兩個看寶兄弟。面上都丟開手罷。句句著眼。」黛玉道：「我不依。你們是一氣的。都戲弄我不成。」寶玉勸道：「誰敢戲弄你。你不打趣他。他焉敢說你四人正難分解。有人來請喫飯。方往前邊來。那天已掌燈時分。王夫人李紈鳳姐迎春探春惜春姊妹等都往賈母這邊來。大家閒話了一回。各自歸寢。湘雲仍往黛玉房中安歇。寶玉送他二人到房。那天已二更多時。襲人來催了幾次。方回自己房中來睡。又結一小段文字。次早天方明時。便披衣靱鞋往黛玉房中來。何唐突。爾卻不見紫鵲翠縷二人。只有他姊妹兩個尙臥在衾內。那黛玉嚴嚴密密裹著一幅杏子紅綾被。安穩合目而睡。那史湘雲卻一把青絲拖於枕畔。被只齊胸。一縷雪白的膀子。撩於被外。又帶著兩個金鐲子。寶玉見了。歎道：「睡覺還是不老實。回來風吹了。又嚷眉窩疼了。一面說一面輕輕的替他蓋上。林黛玉早已醒了。覺得有人。就猜著定是寶玉。他人何敢因翻身一看。」

你要什麼便什麼  
 我。不。出。去。看。你。們  
 起。來。不。起。來。都。脫。了  
 可。知。二。人。都。脫。了  
 衣。裳。睡。者  
 阿。房。宮。賦。所。云。渭  
 流。漲。賦。者。即。此。等  
 之。水。乎  
 此。等。毛。病。即。在。翠  
 縷。眼。中。尚。且。見。慣  
 梳。頭。一。瑣。事。耳。寫  
 來。筆。筆。周。到  
 可。知。雲。兒。警。寶。哥  
 梳。頭。不。自。今。日。始  
 也  
 枕。頭。熱。睡。公。然。代  
 為。蓋。被。殆。衰。姊。妹  
 問。不。妨。盂。浪。平。後  
 頭。水。洗。臉。又。替。梳  
 來。清。清。楚。楚。固。心  
 肝。般。看。待。若。無。瓜  
 葛。者。定。不。如。此  
 第。三。回。簾。玉。初。見  
 寶。玉。時。嘗。云。四。顆  
 大。珠。雲。兒。亦。可。謂  
 留。心。者。矣  
 偏。是。襲。兒。有。此。等  
 疑。心  
 襲。人。所。勸。之。第。三

果不出所料。因說道：這早晚就過。來作什麼。寶玉說：這早晚還早麼。你起來瞧瞧。黛玉道：你先出去。讓我們起來。寶玉出至外間。黛玉起來。叫醒湘雲。二人都穿了衣裳。寶玉復又進來。坐在鏡臺旁邊。只見紫鵲、雪雁進來。伏侍梳洗。湘雲洗了臉。翠縷便拿殘水要潑。寶玉道：站著。我趁勢洗了。就完了。省得又過去費事。說著。便走過來。彎腰洗了兩把。紫鵲遞過香皂去。寶玉道：這盆裏就不少。不用搓了。再洗了兩把。便要手巾。翠縷道：還是這個毛病兒。多早晚纔改呢。寶玉也不理他。忙忙的。要青鹽。擦了牙。漱了口。完畢。見湘雲已梳完了頭。便走過來。笑道：好妹妹。替我梳上頭。湘雲道：這可不能了。寶玉笑道：好妹妹。你先時怎樣替我梳了呢。湘雲道：如今我忘了。怎樣梳呢。寶玉道：橫豎我。不出門。又不戴冠子。勒子。不過打幾根辮子。就完了。說著。又千妹妹。萬妹妹的。央告湘雲。只得扶過他的頭來。一一梳篦。在家不戴冠子。並不總角。只將四圍短髮。編成小辮。往頂心。髮上歸了。總編一根大辮。紅縑結住。自髮頂至辮梢。一路四顆珍珠。下面有金墜腳。卻也好看。湘雲一面編著。一面說道：這珠子。只三顆了。這一顆不是的。我記得是一樣的。怎麼少了一顆。寶玉道：丟了一顆。湘雲道：必定是外頭去。掉下來。不防被人拾了去。倒便宜他。黛玉旁邊冷笑道：也不知是真丟。也不知是給了人。鑲什麼戴去了。寶玉不答。因鏡臺兩邊。都是粧奩等物。順手拿起來賞玩。不覺順手拈了胭脂。意欲往口邊送。又怕湘雲說。正猶豫間。湘雲在身後伸過手來。拍的一下。將胭脂從他手中。打落。說道：不長進的。毛病兒。多早晚纔改。一語未了。

件果不能改  
 主婢如出一口  
 在不長進  
 盤問寶玉在那裏  
 解可知其息息相  
 關  
 是誠正論殊不知  
 其心中卻別有一  
 種防忌寶釵烏乎  
 知之  
 釵與之成相知自  
 此番始○襲人每  
 一發言唯士夫人  
 與寶釵受其符絡  
 吾爲黛玉寒心  
 寶釵該妬湘簫婢  
 子如何亦有是心  
 乃釵不外露而襲  
 代之自當教愛  
 矣不然侍女憤嘆  
 干卿甚事  
 襲人之言已先入  
 特寵而驕不顧名  
 分此等人直可殺  
 丫頭之制伏人主  
 無若襲人賈氏之  
 規矩久已無矣  
 倘花姑娘真個如

只見襲人進來見只光景。知是梳洗過了。只得回來自己梳洗。忽見寶釵走來。因問寶釵。兄弟那裏去了。襲人冷笑道。寶兄弟那裏還有在家的工夫。寶釵聽說。心中明白。又聽襲人歎道。姊妹們和氣也有個分寸。禮節也沒有。黑夜白日鬧的。憑人怎麼勸。都是耳旁風。寶釵聽了。心中暗忖道。倒別錯看了這個丫頭。聽他這話。倒有些見識。寶釵便在炕上坐下。慢慢的閒言中。套問他年紀家鄉等語。留神窺察其言語。志量深可敬愛。然吾之所惡者。操與莽也。一時寶玉來了。寶釵方出去。寶玉便問襲人道。怎麼寶姐姐和你說的這麼熱鬧。見我進來就跑了。問一聲不答。傳神。再問時。襲人方道。你問我麼。我那裏知道你們的原故。寶玉聽了這話。見他臉上氣色非往日可比。便笑道。怎麼又動了真氣了。襲人冷笑道。我那裏敢動氣。只是你從今別進這屋子了。橫豎有人伏侍。你再不必來支使我。我仍舊還服侍老太太去。明明說到雲兒身上。一面說。一面便在炕上合眼倒下。老作頭。寶玉見了這般景況。深爲駭異。禁不住趕來勸慰。那襲人只管合著眼不理。寶玉無了主意。因見麝月進來。便問道。你姐姐怎麼了。麝月道。我知道麼。問你自己。便明白了。相助爲虛辭。與襲人一氣相聯。寶玉聽說。呆了一回。自覺無趣。便起身。歎道。不理我罷。我也睡去。大家安靜。說著。便起身下炕。到自己牀上。睡下。襲人聽他半日無動靜。微微的打餉。料他睡著。便起來。拿一領斗蓬來替他蓋上。只聽嚶的一聲。寶玉便掀過去。仍合目粧睡。也會撒嬌。襲人明知其意。便點頭冷笑道。你也不用生氣。從此後我也只當瘡了。再不說你一聲。何如。老作頭。寶玉禁

是後來林妹妹之事當不至大敗決裂一婢耳撒嬌撒癡到此地位真不可以為訓  
 上文明明說破還夢夢至此問你自己便明白了  
 麝月醋心是襲人教育之功  
 卽借子之治我者還以治子  
 寶哥何夢夢至此而況已經說了  
 倍吃飯作一過脈  
 二人一氣相通寶哥亦知之  
 蕙香初出場  
 四兒此時剛交運氣未遭晦氣而晦氣卽從運氣中來  
 曷勿原叫芸香曷常在庭階問雖晦氣而不至喪氣  
 然則襲人之名君何以改之

不住起身問道。我又怎麼了。你又勸我。你勸也罷了。剛纔又沒勸我。一進來。你就不理我。賭氣睡了我。還摸不著是爲什麼。這會子你又說我惱了我。何嘗聽見你勸我的是什麼話兒。襲人道。你心裏還不明白。還等我說麼。正鬧著。賈母遣人來叫他喫飯。方往前邊來。胡亂喫了幾碗飯。仍回至自己房中。只見襲人睡在外頭炕上。麝月在旁抹骨牌。寶玉素知麝月與襲人親厚。一並連麝月也不理。揭起帳簾。自往裏間來。麝月只得跟進來。寶玉便推他出去。說不敢驚動你們。麝月只得笑著出來。喚兩個小丫頭進來。寶玉拿一本書。歪著看了半天。因要茶。擡頭只見兩個小丫頭在地下站著。一個大些的。生得十分清秀。寶玉便問你叫什麼名字。那丫頭答道。叫蕙香。寶玉又問是誰起的這個名字。蕙香道。我原叫芸香。是花大姐姐改的。寶玉道。正經該叫晦氣罷。咧什麼。蕙香呢。又問你姊妹幾個。蕙香道。四個。寶玉道。你第幾個。蕙香道。第四個。寶玉道。明日就叫四兒。不必什麼。蕙香蘭香的那一個。配比這些花沒的。玷辱了好名好姓的。真是憤憤之言。一面說。一面命他倒了茶來。喫。襲人和麝月在外間聽了半日。抿嘴兒笑。這一日。寶玉也不出房門。自己悶悶的。只不過拿書解悶。或弄筆墨。也不使喚家人。只叫四兒。答應。誰知這個四兒是個乖巧不過的。丫頭見寶玉用他。他便變盡方法。籠絡寶玉。至晚飯後。寶玉因喫了兩杯酒。眼錫耳熱之餘。若往日則有襲人等。大家喜笑有興。今日卻冷清清的。一人對燈。好沒興。越待要趕了他們去。又怕他們得了意。以後越來勸了。若拿出作上人的模樣。鎮嚇他們。似乎無情。



使我在隔壁聞之亦當笑也

此段為四兒出力一寫

然已瞠乎其後矣

此等苦楚我亦嘗親身歷過無怪寶

哥作此想也

黛玉生氣何等著

急襲人生氣便權

常他們已死知非

一無白者

人生之憂患百出

者大抵牽掛二字

累之

偶然禱悟非不見

解超超

信筆續莊乃情極

憤極聊以排遣莫

認作省悟

其於女子心腸真

無微不至

一味放刁情景宛

太甚說不得橫了心。只當他們死了。橫豎自家也要過的。便權當他們死了。毫無牽掛。反能怡然自悅。後來做和尚。只此一念而已。因命四兒剪燭烹茶。亦一韻事。自己看了一回南華經。至外篇箴肱一則。其文曰。故絕聖棄智。大盜乃止。摘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剖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彩。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鈎繩。而棄規矩。儷工垂之指。而天下始人含其巧矣。看至此。意趣洋洋。趁著酒興。不禁提筆續曰。焚花散麝。而閨閣始人含其勸矣。戕寶釵之仙姿。灰黛玉之靈竅。喪滅情意。而閨閣之美惡始相類矣。彼含其勸。則無參商之虞矣。戕其仙姿。無戀愛之心矣。灰其靈竅。無才思之情矣。彼釵玉花麝者。皆張其羅而穴其隧。所以迷眩纏陷天下者也。小題大做。續畢。擲筆就寢。頭剛著枕。便忽然睡去。一夜竟不知所之。直至天明方醒。翻身看時。只見襲人和衣睡在衾上。寶玉將昨日的事。已付之度外。便推他說道。起來。好生睡著。看冷了。原來襲人見他無曉夜和姊妹廝鬧。若真勸他。料不能改。故用柔情以警之。料也不過半日。片刻仍復好了。不想寶玉一日夜竟不回轉。自己反不得主意。直一夜沒好生睡。今忽見寶玉如此。料是他心意回轉。便索性不睬他。寶玉見他不應。便伸手替他解衣。剛解開了鈕子。被襲人將手推開。又自扣了寶玉。無法只得拉他的手。笑道。你倒底怎麼了。連問幾聲。襲人睜眼說道。我也不怎麼。你睡醒了。你自過那邊房裏去梳洗。再遲了。就趕不上了。索性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二十一 俊襲人嬌嗔箴寶玉 僧平兒輕語庇賈璉 五

如今有人和你頑  
要此處襲人云橫  
豈那邊膩了過來  
這邊又有什麼云  
云婦女們妬口真  
是一師父教出  
此云什麼四兒五  
兒誰知後來果有  
一五兒  
是口頭語但恐數  
年之後心與時遷  
何從證此  
論襲人待寶哥  
之心卻是一情一  
意觀此等對答語  
可思  
語語誠鋒相對作  
才亦慣有此辨給  
以上自披衣靴鞋  
往簾玉房中之後  
至此為一大段以  
襲人諷為篇中  
主眼而又以蕙香  
一層續莊子一層  
從中組織之遂成  
如茶如火之觀  
若有見識早已一  
筆了卻矣  
以下從巧姐種痘

明白言之寶玉道我過那裏去襲人冷笑道你問我我知道麼你愛那裏去就過那裏去從今嚼們兩個丟開手省得雞生鵝鬪叫別人笑橫豎那邊膩了過來這邊又有個什麼四兒五兒服侍我們這起東西可是白玷辱了好名好姓的索性一網打盡舌尖可畏寶玉笑道你今兒還記著麼襲人道一百年還記著呢比不得你拿著我的話當耳旁風夜裏說了早起就忘了說著前事可鑿寶玉見他嬌嗔滿面情不可禁一見嬌嗔心即回轉婦人焉可無醜態便向枕邊拿出一根玉簪來一跌兩段終有此一日說道我再不聽你說就同這簪一樣襲人忙的拾了簪子說道大早起這是何苦來聽不聽什麼要緊也值得這個樣子寶玉道你那裏知道我心裏急真的襲人笑道引出笑來你也知道著急麼可知我心裏怎麼樣也是真的快起來洗脸去罷說著二人方起來梳洗又好了寶玉往上房去後誰知黛玉走來見寶玉不在房中因翻弄案上書看可巧便翻出昨兒的莊子來看見寶玉所續之處不覺又氣又笑不禁也題筆續一絕云

無端弄筆是何人。 剿襲南華莊子文。 不悔自家無見識。 卻將醜語詆他人。

題畢也往上房來見賈母後往王夫人處來誰知鳳姐之人大姐兒病了巧姑娘也正亂著請大夫診脈大夫說替夫人奶奶們道喜姐兒發熱是見喜了並非別證王夫人鳳姐聽了忙遣人問可好不好大夫回道證雖險卻順倒還不妨預備桑蟲豬尾要緊鳳姐聽了登時忙將起來一面打掃房屋供奉痘疹娘娘一面傳與家人忌煎炒等物一面命平兒

插入多姑一段  
事是本山中景  
襲之文然穿竟非  
俗人手筆可知  
兒與鳳姐同寢直  
無內夜可空閒也  
作者真能於閒中  
立影此善處斷不  
可草草讀過

婦人具此三項斷  
非好貨然世間如  
多淫蟲者正復不  
少

妖嬌異常即上文  
有幾分恣色注腳  
輕浮無比即上文  
生性輕薄注腳

饑鼠二字深到活  
畫出饑公子來  
其所云心腹小斯  
者大約即後書之  
隆兒與兒慶兒等

一個溜字寫出睡  
二戰膽心虛  
多姑淫蕩妙處  
非懸揣可知雪芹  
又何曉得

用一化字真有不  
可言語形容之妙

打點鋪蓋衣服與賈璉隔房。一面又拿大紅尺頭與奶子丫頭親近人等裁翦。外面又打掃淨室。款留兩位醫生。輪流斟酌診脈下藥。十二日不放家去。賈璉只得搬出外書房來。安歇。鳳姐與平兒都隨王夫人日日供奉。那賈璉只離了鳳姐。便要尋事獨寢了。兩夜十分難熬。未知何物難熬。只得暫將小廝內清俊的選來出火。然而可暫不久。於是引出多姑。娘來。不想榮國府內有一個極不成才。破爛酒頭廚子。名喚多官人。見他懦弱無能。都喚他作多。渾蟲。因他父母給他娶了一個媳婦。今年方二十歲。也有幾分人材。又兼生性輕薄。最喜拈花惹草。多渾蟲又不理論。只是有酒有肉有錢。便諸事不管了。所以寧榮二府之人。都得入手。想無上無下之人。都不論。因這媳婦妖嬌異常。輕浮無比。衆人都呼他作多姑。娘兒。如今賈璉在外熬煎。往日也見過這媳婦。垂涎久了。只是內懼嬌妻。外懼變童。故獨不得入手。不會下得手。那多姑娘兒也。有意於賈璉。只恨沒空。今聞賈璉搬在外書房來。他便沒事。也要走三四回去。招惹是上文拈花惹草注腳。賈璉似饑鼠一般。少不得和心腹的小廝們計議。多以金帛相許。焉有不允之理。天下事大抵非此物不可。況都和這媳婦是舊友。一說便成。是上文都得入手注腳。是夜多渾蟲醉倒在炕。二鼓人定。賈璉便溜進來相會。一見面早已神魂失據。何至如此。也不及情談款敘。便寬衣動作起來。自是饑鼠二字注腳。誰知這媳婦有天生的奇趣。一經男子挨身。便覺遍體筋骨癱軟。使男子如臥綿上。奇喻。更兼淫態浪言。壓倒娼妓。賈璉此時恨不得渾身化在他身上。那媳婦故作浪語。真好手段。在下說道。

一味歪腔  
曰大動曰喘吁吁  
曰越浪曰醜態不堪  
霧至一部紅樓只  
此段是鳳姐正事  
其實為鳳姐立一  
竿影也  
應前撥出外書房

已細說在多姑娘  
身上  
即上文所云盟山  
誓海之贈物也  
以搶字引出跑字  
以揪字引出揪字  
以按字引出按字  
寫得花團錦簇情  
景如在目前  
找時二字一頓  
此一問寫得王阿  
鳳真是慣家蓋作  
者之微詞也  
鋪蓋中可多什麼  
為糊塗爺捏一把  
汗幸未計及頭髮  
得就安妥  
卻也好看  
只作不看且並非  
平兒作難賈璉處

你家女兒出花兒供著娘娘。你也該忌兩日。倒為我骯髒了身子。快離了我這裏罷。賈璉一面大動大動二字妙。一面喘吁吁答道。你就是娘娘那裏還管什麼。娘娘那媳婦越浪起來。賈璉不禁醜態畢露。一時事畢。何其速也。兩個又盟山誓海。難捨難分。自此後遂成相契。一日大姐毒盡。癩回十二日後送了娘娘。合家祭天祀祖宗。還愿焚香慶賀。放賞已畢。賈璉仍復搬進臥室。見了鳳姐。正是俗語云。新婚不如遠別。更有無限恩愛。較多姑娘何如。自不必細說。次日早起。鳳姐往上房裏去。後平兒收拾外邊拿進來的衣服鋪蓋。不承望枕套中抖出一縷青絲來。平兒會意。忙藏在袖內。便走至這邊房內。拿出頭髮來。向賈璉笑道。這是什麼。賈璉一見。連忙搶上來。要奪。自不小心。平兒便跑被賈璉一把揪住。按在炕上。從手中來奪。平兒笑道。你是沒良心的。我好意瞞著他來問你。你到賭很等他回來。我告訴了。看你怎麼。賈璉聽說忙陪笑央求道。好人你賞我罷。我再不敢賭很了。一語未了。只聽鳳姐聲音進來。賈璉聽見。鬆又不是。搶又不是。只叫好人別叫他。知道平兒纔起身。鳳姐已走進來。命平兒快開匣子。替太太找樣子。平兒忙答應了。找時。鳳姐見了賈璉。忽然想起。來便問平兒。前日拿出去的東西。都收進來沒有。平兒道。收進來了。鳳姐道。可少什麼。沒有應得問。平兒道。細細查了。並沒少一件兒。鳳姐又道。可多什麼。沒有。此間寶妙平兒笑道。不少。就是了。怎麼還有得。多出來。鳳姐又笑道。這半個月。難保乾淨。或者有相厚的。丟下那東西。戒指。汗巾等物。亦未可定。知夫莫若婦。一席話。話的賈璉臉都黃了。在鳳姐

正是平兒細心處，如作看見，難保不鳳之疑。所注動阿，又誰知不搜自著。就哥著實黃臉，咬牙二字與上指。著鼻頭二語，另是活躍紙上。俱寫得，有直起來者，故只觀將腰彎者也。一句則上文連哥之，所以彎著腰者，其故可想。我動我的，火誰叫我浪的，難道不許我受。噤兒之於鳳兒，其心目中固亦刻。防疑者不得謂其一味懼懼之人。室人口中若行的，走的正在平兒安得。不云爾乎。難道有個頭提在手裏，我不能無疑。用賈璉接嘴寫出。

身背後一望，著平兒殺雞抹膀，使眼色求他遮蓋。平兒只作不見，因笑道：「怎麼我的心就和奶奶一樣，我就怕有什麼的留神搜了一搜，竟一點破綻也沒有。奶奶不信，親自搜一搜，真善於措詞。」鳳姐笑道：「傻丫頭，他便有這些東西，那裏就叫嚼們搜著？」拿了樣子去了。平兒指著鼻子搖著頭兒，笑道：「傳神，這件事你該怎麼謝我呢？」喜得賈璉眉開眼笑，跑過來，摟著心肝腸兒，肉兒亂叫。平兒手裏拿著頭髮，笑道：「這是一輩子的把柄兒，好就好，好不好？嚼們就抖出這個來。」賈璉笑著，央告道：「你好生收著罷，千萬可別叫他知道。」口裏說著，覷他，不隄防一把便搶過來，笑道：「你拿著，終是禍胎，不如我燒了。」就完了事。一面說，一面藏在靴掖子內。平兒咬牙道：「沒良心的，過了河兒，就拆橋。」明兒還想我替你撒謊。說：「一面藏。」在靴掖子內。平兒咬牙道：「沒良心的，過了河兒，就拆橋。」明兒還想我替你撒謊。呢。賈璉見他嬌俏動情，便攬著，求歡。真是饑鼠平兒奪手，跑了出來，急得賈璉彎著腰，恨道：「死促狹小娼婦兒，一定浪上人的火來。」他又跑了。比多姑娘之浪，何如平兒在窗外，笑道：「我浪我的，誰叫你動火？」難道圖你受用，叫他知道了，又不肯貸我呀？只「又」字，知有前例矣。賈璉道：「不用怕他，等我性子上來，把這醋罐子打個稀爛。」他纔認得我，呢。只要你臉不黃，他防我像防賊似的，只許他同男子說話，不許我和女人說話。我和女人說話，略近些，他就疑惑他，不論小叔子，姪兒，大的小兒，說說笑笑，就不怕我喫醋了。以後，我也不許他見人。平兒道：「他醋你使得，你醋他使不得。」他原行的正，走的正，你行動便有壞心，連我也不放心。別說是他賈璉道：「你兩個一口賊氣，都是你們行的是我。凡行動，都存壞心，多早晚纔叫你們都死。」

一種倉猝神情。在他跟前可調受。用正副間來調舌。靡靡動聽宛然。驚嘆。飛動畢竟是何。好話惜當時未曾。說出然吾已意。言之矣。可知平時。鳳姐入房必是平。兒打簾子。吾必。應之曰。平兒要降。你卻與我的皮何。千。白嫩進臥室後此。又一段絕妙文字。蓋爲平兒作傳也。其文筆如武夷九。曲愈轉愈佳。湘雲與黛玉雖各。有脾氣然皆任性。而行者。

在我手裏呢。一句未了。鳳姐走進院來。因見平兒在窗外。就問道。要說話。怎麼不在屋裏。跑出來隔著窗子。是什麼意思。賈璉在內。接嘴道。你可問他。倒像屋裏有老虎。喫他呢。只怕有饑鼠。平兒道。屋裏一個人沒有。我在他跟前作什麼。鳳姐笑道。正是。沒人纔好呢。妙答。平兒聽說。便道。這話是說我麼。鳳姐便笑道。不說你說誰。平兒道。別叫我說出好話來了。說著也不打簾子。一徑往那邊去了。鳳姐自掀簾子進來。說道。平兒丫頭瘋魔了。這蹄子認真要降伏起我來了。仔細你的皮要緊。賈璉聽了。倒在炕上拍手笑道。我竟不知平兒這麼利害。從此倒服了他。鳳姐道。都是你興的他。我只和你算帳。就完了。賈璉聽了。啐道。你兩個不睦。又拿我來墊蹄兒。我躲開你們。鳳姐道。我看你躲到那裏去。賈璉道。我有處去。多姑娘處去。說著就走。鳳姐道。你別走。我有話和你說呢。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天色纔明。寶玉卽披衣靸鞋。往黛玉房中。描出寶玉夜間雖睡在自己房中。卻一心只在黛玉湘雲處。與西廂梵王宮殿月輪高句。一樣筆法。

湘雲剩水殘香。寶玉以爲鮮潔。非常描盡意淫二字。

湘雲替寶玉梳頭。查看失珠一顆。暗補從前梳洗。已非一次。

寶釵聽襲人說話。有心賞識。留神探問。爲後文伏筆。且暗寫寶釵端重。與湘雲黛玉不同。

四兒纔伺候寶玉。便想設法籠絡。已伏將來被攆之由。

寶玉續南華經。雖是一時興趣。卻是後來勘破根苗。但此時寶玉在昏迷忽悟之時。且欲釵玉花麝。自己焚散戕滅。並非自能解脫。故隨卽斷簪立誓。仍纏綿於色魔也。黛玉題詩譏誚。說不悔自家無見識。駁得極是。此卽作者之意。

賈璉私通多兒。爲後來私通鮑二妻及私娶尤二姐引子。

平兒搜得頭髮。旣壓服主人。又卽以示恩。真是可人。

賈璉說不論小叔小姪兒。說說笑笑。卻也看出破綻。平兒說別叫我說出好話來。是皮裏陽秋。

### 大某山民評曰

湘雲跑出。黛玉趕上。寶玉攔住。寶釵勸以看寶兄弟面上。丟開手罷。四人情況何如。好個醋酸世界。我爲爾詐。爾爲我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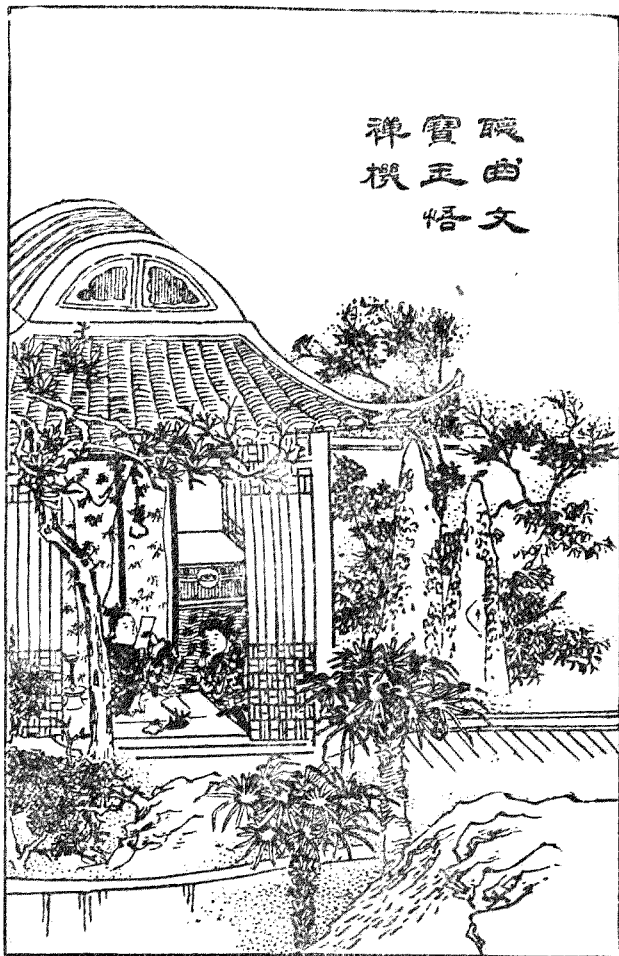
此回仍是壬子年正月半後事。

以下第二十二回。接寫寶釵生日。如在正月二十一日。則是省親以後至此。不過自十七八至二十間三四日內事也。餘尙無可議者。其最不合理。是鳳姐大姐兒種痘。賈璉獨睡半月後數語。如云果有半月。則此時當是二月初上矣。何以下回開卷。便說二十一日是某某生日耶。或疑當時是二月二十一日。則下文第二十三回。又明

明說賈母擇二月二十二日使諸姊妹搬入園中一事則寶釵之生日信乎在正月也。而此三四日之中便云賈璉在外半月何作者荒謬乃爾此等處須酌改之。



文  
曲  
賦  
寶  
王  
悟  
禪  
機



製鐘謎  
賈政  
悲識淫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二十二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聽曲文寶玉悟禪機 製燈謎賈政悲讖語

收捨連平一段事  
後即以商量寶釵  
生日作餘波以起  
脈下一段文字作過

往年黛玉生日書  
無明文是文章接  
虛證實法

前云寶釵於己酉  
年初入賈府時年  
十二歲卽此是證

不可謂買母之無  
意於寶釵  
以下一段入寶釵

觀史湘雲只住兩  
日並見寶釵生日  
不是二月亦並見

賈蓮閣睡半月一  
節情事爲作者大

話說賈璉聽鳳姐兒說有話商量。因止步問是何話。鳳姐道：「二十一、是薛妹妹的生日。你倒底怎麼樣？」賈璉道：「我知道怎麼樣。你連多少大生日都料理過了。奉承之詞這會子倒沒有主意了。」鳳姐道：「大生日是有一定的規例。如今他這生日大又不是小。小又不是。所以和你商量。」賈璉聽了，低頭想了半日道：「你竟糊塗了。現有比例。那林妹妹就是例。往年怎麼給林妹妹做的。如今也照依給薛妹妹做就是了。」鳳姐聽了，冷笑道：「我難道這個也不知道。我原也怎麼想定了。但昨日聽見老太太說問起大家的年紀生日來。聽見薛大妹妹今年十五歲。雖不是整生日。也算得將笄之年。老太太說要替他做生日。自然與往年給林妹妹的不同了。」賈璉道：「既如此。就比林妹妹的多增些。」鳳姐道：「我也這麼想著。所以討你的口氣。我若私自添了東西。你又怪我不告訴你。明白了。賈璉笑道：「罷罷。這空頭情我不領。你不盤察我就發了。我還怪你。結上過脈文字。說著一徑去了。不在話下。且說史湘雲住了兩日。因要回去。史姑娘同時來時往者。賈母因說：「等過了你寶姐姐的生日。看了戲。再回去。」史湘雲聽了。只得住下。又一面遣人回去。將自己舊日作的兩件鍼線活計取來。爲寶釵生辰之儀。誰想賈母自見寶釵來了。喜他穩重和平。正值他纔過第一個生辰。便自己

謬處  
大筆特書有史法

湊趣二字是阿鳳

一生伎倆

體已卽南人所云

鳳兒於老祖宗前

不言則已言必淋

瀉通陽倒峽翻瀾使

人聽之忘倦如此

段其一端也

我亦爲之解頤

深筆可以知寶釵

之爲人矣

一肚子都是酸酸

的

口齒太利究非有

獨資二十兩喚了鳳姐來交與他備酒戲鳳姐湊趣笑道一個老祖宗給孩子們做生日不拘怎樣誰還敢爭又辦什麼酒席既高興要熱鬧就說不得自己化費幾兩老庫裏的體己這早晚找出這霉爛的二十兩銀子來做東意思還叫我們賠上果然拿不出來也罷了金的銀的圓的扁的壓塌了箱子底只是累搭我們舉眼看看誰不是你老人家的兒女難道將來只有寶兄弟頂你老人家上五臺山不成那些東西只留與他我們如今雖不配使也別苦了我們這個穀酒的穀戲的說的滿屋裏都笑起來賈母亦笑道你們聽聽這嘴我也算會說的了怎麼說不過這猴兒你婆婆也不敢強嘴你就和我哪阿鳳姐笑道我婆婆也是一樣的疼寶玉我也沒處去訴冤倒說我強嘴說著又引賈母笑了一會賈母十分喜悅到晚上衆人都在賈母前定省之餘大家娘兒姊妹等說笑時賈母因問寶釵愛聽何戲愛喫何物寶釵深知賈母年老人喜熱鬧戲文愛喫甜爛之物便總依賈母素喜的說了一遍賈母更加喜歡可以傳鳳姐之衣鉢次日先送過衣服玩物去王夫人鳳姐黛玉等諸人皆有隨分的不用細說至二十一日就賈母內院搭了家常小巧戲臺定了一班新出小戲崑弋兩腔俱有就在賈母上房擺了幾席家宴酒席並無一個外客只有薛姨媽史湘雲寶釵是客餘者皆是自己人這日早起寶玉因不見林黛玉便到他房中來尋只見黛玉歪在炕上寶玉笑道起來喫飯去就開戲了你愛聽那一齣我好點黛玉冷笑道你既這樣說你就特叫一班戲揀我愛的唱與我聽這會子犯不

福之人寶玉只從借光二字上分解尙隔一層所謂老年喜熱鬧戲文也○寫寶釵處特與鳳姐兩兩相照真史筆只一點戲寶釵之後卽繼以鳳姐而後人皆如寶母之意出之是作者得春秋比事之法可以知寶釵之爲人矣  
 西遊記是和尙戲五臺山又是和尙戲寶釵可謂有緣戲和尙者矣兼以直射寶玉之結局

以爲寶玉日後出家由寶釵教導之可也  
 原本作相離乞士  
 家  
 真切定寶哥哥一  
 生結果  
 立竿見影

上借著光兒問我寶玉笑道這有什麼難的明兒就這樣行也叫他們借著嚼們的光兒一面說一面拉他起來攜手出去喫了飯點戲時賈母一面先叫寶釵點寶釵推讓一遍無法只得點了一齣西遊記賈母自是歡喜然後便命鳳姐點鳳姐雖有王夫人在前但因賈母之命不敢違拗且知賈母喜熱鬧更喜謔笑科諢其所料又比寶釵高一著便先點了一齣卻是劉二當衣賈母果真更又歡喜然後便命黛玉點黛玉又讓王夫人等先點賈母道今兒原是我特帶著你們取樂嚼們只管嚼們的別理他們我巴巴的唱戲擺酒爲他們不成他們在這裏白聽白喫已經便宜了還讓他們點戲麼說著大家都笑黛玉方點了一齣然後寶玉史湘雲迎春探春惜春李紈等俱各點了按齣扮演至上酒席時賈母又命寶釵點寶釵點了一齣魯智深醉鬧五臺山寶玉道你只好點這些戲寶釵道你白聽了這幾年戲那裏知道這齣戲的好處排場又好詞藻更妙寶玉道我從來怕這些熱鬧戲寶釵笑道要說這一齣熱鬧還算你不知戲呢你過來我告訴你這一齣戲是一套北點絳唇鏗鏘頓挫那音律不用說是好的了只那詞藻中有一隻寄生草填得極妙你何曾知道寶玉見說的這般好便湊近來央告好姐姐念與我聽聽將來自然知道寶釵便念道

漫搵英雄淚相離處士家謝慈悲剃度在蓮臺下沒緣法轉眼分離乍赤條條來去無牽掛那裏討烟蓑雨笠捲單行一任俺芒鞋破鉢隨緣化

微旨

到底是阿鳳口快

寶釵不說是深心  
寶玉不說是關心

鳳姐偶然語竟挑  
出許多是非寶玉  
要調停又惹出許  
多是非如何雲兒  
也習了黛玉脾氣

近前二字有寶玉  
拉住雲兒之手一  
層故下文有摔手  
二字

卻也說得好聽  
寶玉一片苦心實  
有此等轉折  
未免錯怪了哥哥

細讀之竟語語有  
含怨光景亦句句  
含著酸意

則寶釵之生日果  
在正月矣  
撇卸酸梅尋苦李

東頭也不是西頭

寶玉聽了喜的拍膝搖頭稱賞不已。又讚寶釵無書不知林黛玉道：「安靜看戲罷。妙。還沒唱山門你就粧瘋了。說的湘雲也笑了。於是大家看戲到晚年散。賈母深愛那做小旦的與一個做小丑的。因命人帶進來。細看時一發可憐兒。因問年紀。那小旦纔十一歲。小丑纔九歲。大家歎息了一回。賈母令人另拿些肉菓與他兩個。又另賞錢兩弔。鳳姐笑道：「這小孩子扮上活像一個人。你們再看。不出寶釵心內也知道。只點點頭不說。寶玉也點了點頭。亦不敢說。史湘雲便接口道：「口快。倒像林姐姐的模樣。本來唐突寶玉聽了忙把湘雲覷了一眼。使個眼色。這又何苦衆人聽了這話留神細看都笑起來了。說果然像得很。」同聲一迭更覺不妙。一時散了晚間。湘雲便命翠縷把衣包收拾了。翠縷道：「忙什麼。去的日那包也不遲。」翠縷局外烏知其由。湘雲道：「明早就走。還在這裏做什麼。看人家的嘴臉。又要三不討好。寶玉聽了這話。近前說道：「好妹妹。你錯怪了我。林妹妹是個多心的人。別人分明知道不肯說出來也。皆因怕他惱。誰知你不防頭就說了出來。他豈不惱我。怕你得罪了人。所以纔使眼色。你這會子惱了我。豈不孤負了我。若是別個。那怕他得罪了十個人。與我何干呢。湘雲擗手道：「宛然。你那花言巧語。別望著我說。我也原不如你。林妹妹別人拿他取笑。都使得。只我說了就有不是。我原不配說他。他是主子小姐。我是奴才。丫頭得罪了他。了。閨中小兒女口角。寶玉急的說道：「我倒為你爲出不是來了。寶玉真心我要有壞心。立刻化成灰。教萬人踐踏。奇呪聞所未聞。湘雲道：「大正月裏少信口胡說。這些沒要緊的惡。」

也不。是。不。知。日。辰。  
 中。何。星。宿。  
 人。插。案。叫。絕。  
 說。可。來。字。字。有。機。  
 唯。唯。可。畏。  
 卻。與。雲。兒。構。寶。玉。  
 之。言。筆。筆。鏗。鏘。相。  
 對。其。犀。利。無。前。之。  
 氣。則。又。過。之。  
 纔。承。了。雲。兒。一。鞭。  
 復。受。了。玉。兒。一。棒。  
 使。寶。哥。哥。無。一。字。  
 可。回。答。  
 寶。玉。一。片。苦。心。乃。  
 被。湘。雲。醜。話。又。被。  
 黛玉。冷。語。熱。詞。來。  
 步步。逼。緊。兩。姑。之。  
 間。難。為。婦。豈。其。然。  
 乎。  
 為。人。調。停。事。體。者。  
 往往。如。此。所。謂。兩。  
 邊。不。討。好。也。  
 論。文。理。等。句。二。字。  
 之。下。當。加。相。同。二。  
 字。不。然。合。不。住。口。  
 否。則。正。與。二。字。改。  
 作。正。合。亦。可。即。聖。  
 人。不。能。齊。家。焉。能。  
 治。國。之。理。  
 是。從。寶。玉。出。門。後。

誓。散。語。歪。話。說。給。那。些。小。性。兒。行。動。愛。惱。人。會。轄。治。你。的。人。聽。去。別。叫。我。啐。你。其。誰。耶。香。知。  
 之。矣。暗。射。林。黛玉。妙。說。著。至。賈。母。裏。間。屋。裏。忿。忿。的。踢。著。去。了。寶。玉。沒。趣。雲。兒。也。會。放。刁。落。得。一。  
 場。沒。趣。只。得。又。來。尋。黛玉。誰。知。纔。進。門。便。被。黛玉。推。出。來。將。門。關。上。了。寶。玉。又。不。解。何。故。  
 只是。史。妹。妹。之。故。在。窗。外。只。是。低。聲。叫。好。妹。妹。黛玉。總。不。理。他。寶。玉。悶。悶。的。垂。頭。不。語。苦。極。  
 襲。人。早。知。端。的。當。此。時。再。不。能。勸。見。機。那。寶。玉。只。呆。呆。的。站。著。活。現。此。時。神。理。黛玉。只。當。他。  
 回。去。了。卻。開。了。門。只。見。寶。玉。還。站。在。那。裏。呆。呆。的。已。半。晌。矣。可。憐。黛玉。不。好。再。閉。門。寶。玉。因。隨。  
 進。來。問。道。凡。事。都。有。個。緣。故。說。來。人。也。不。委。曲。好。好。的。就。惱。了。到。底。是。為。什。麼。起。黛玉。冷。  
 笑。道。問。的。我。倒。好。我。也。不。知。為。什。麼。我。原。是。給。你。們。取。笑。的。拿。著。我。比。戲。子。給。衆。取。笑。是。  
 說。那。個。寶。玉。道。我。並。沒。有。比。你。也。並。沒。有。笑。你。為。什。麼。惱。我。呢。是。阿。黛。玉。道。你。還。要。比。你。  
 還。要。笑。你。不。比。不。笑。比。人。家。比。笑。了。的。還。利。害。呢。寶。玉。說。聽。無。可。分。辨。想。又。呆。呆。者。半。晌。黛。  
 玉。又。道。這。一。節。還。可。恕。再。者。你。為。什。麼。又。和。雲。兒。使。眼。色。這。安。的。是。什。麼。心。步。步。緊。逼。若。不。  
 是。他。和。我。頑。就。自。輕。自。賤。了。他。是。公。侯。的。小。姐。我。們。原。是。貧。民。家。的。丫。頭。他。和。我。頑。設。如。  
 我。回。了。口。豈。不。是。他。自。惹。輕。賤。你。是。這。個。主。意。不。是。你。卻。也。是。好。心。一。折。更。深。只。是。那。一。個。  
 不。領。你。的。情。冷。語。刺。人。一。般。也。惱。了。你。又。拿。我。作。情。倒。說。我。小。性。兒。行。動。愛。惱。人。你。又。怕。他。  
 得。罪。了。我。我。惱。他。與。你。何。干。他。得。罪。了。我。又。與。你。何。干。舌。有。蓮。花。寶。玉。聽。了。知。方。纔。與。湘。雲。  
 私。談。他。也。聽。見。了。細。想。自。己。原。為。怕。他。二。人。生。隙。故。在。中。間。調。停。不。料。自。己。反。落。了。兩。處。

遙遙語之也。連說兩個與我無干。純從上文黛玉所云與你何干。句參悟出來。平昔雖無此神氣。蓋時值憤懣。以言為真。詎憤絕人。已甚。越哭越有牽掛。直到值了無牽掛之時。便不聞其哭矣。且易哭而為笑矣。

末二句乃悟機。假尋花姐。姐是時林妹妹。藕絲不斷。蓮心獨苦。是日次日是二十二日。寶釵生日以前。固未聞寶玉留心禪理。自此以往。以和尚二字為口談矣。

也。是一闕寄生草。此等禍都是寶釵惹出來。真是罪魁。

直注卷末。可謂粉碎虛空。比後來黛玉燒詩。

的。貶。謗。正。與。前。日。所。看。南。華。經。內。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蔬。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又。曰。山。木。自。寇。源。泉。自。盜。等。句。卻。是。此。種。情。景。因。此。越。想。越。無。趣。再。細。想。來。如。今。不。過。這。幾。個。人。尚。不。能。應。酬。妥。協。將。來。猶。欲。何。為。想。到。其。間。也。無。庸。分。辨。自。己。轉。身。回。房。林。黛玉。見。他。去。了。便。知。回。思。無。趣。賭。氣。去。了。一。言。也。不。曾。發。不。禁。自。己。越。添。了。氣。便。說。這。一。去。一。輩。子。也。別。來。了。也。別。說。話。那。寶。玉。不。理。竟。回。來。踢。在。牀。上。只。是。悶。嘴。咄。的。襲。人。深。知。原。委。不。敢。就。說。只。得。以。他。事。來。解。說。因。笑。道。今。兒。看。了。戲。又。勾。出。幾。天。戲。來。寶。姑。娘。一。定。要。還。席。呢。寶。玉。冷。笑。道。他。還。不。還。與。我。什。麼。相。干。襲。人。見。這。話。不。似。往。日。口。吻。因。又。笑。道。這。是。怎。麼。說。好。好。的。大。正。月。裏。娘。兒。們。姊。妹。們。都。喜。喜。歡。歡。你。又。怎。麼。這。個。形。景。了。寶。玉。冷。笑。道。他。們。娘。兒。們。姊。妹。們。歡。喜。不。歡。喜。也。與。我。無。干。襲。人。笑。道。他。們。隨。和。些。豈。不。大。家。喜。歡。寶。玉。道。什。麼。大。家。彼。此。他。們。有。大。家。彼。此。我。只。是。赤。條。條。無。牽。掛。的。寶。哥。墮。入。元。中。矣。言。及。此。句。不。覺。淚。下。安。得。無。牽。掛。乎。襲。人。見。此。景。況。不。敢。再。說。此。時。亦。不。必。再。說。寶。玉。細。想。這。一。句。意。味。不。禁。大。哭。起。來。已。有。飄。然。之。意。翻。身。站。起。來。至。案。邊。提。筆。立。占。一。偈。云。

你證我證。心證意證。是無有證。斯可云證。無可云證。是立足境。

寫畢。自己雖解悟。未必又恐人看此不解。因又填一隻寄生草。寫在偈後。又念一過。自覺心中無有掛礙。亦自己信自己之詞。便上牀睡了。誰知黛玉見寶玉此番果斷而去。未必假以尋襲人為由來。視動靜。亦是刻刻掛著者。襲人回道。已經睡了。黛玉聽了。就欲回去。襲人



稿何如  
黛玉處賣弄聰  
明原非福相  
卻是聰明然黛玉  
雖了悟之人畢竟  
死而後已一層故  
到底精進一層故  
後來先寶玉解脫

笑道。姑娘請站著。有一個字帖兒。瞧瞧。是什麼話。便將寶玉方纔所寫的與黛玉看。黛玉看了。知寶玉爲一時感忿。而不覺可笑。可歎。又惹事。便向襲人道。作的是頑意兒。無甚關係。說畢。便拿了回房去。與湘雲同看。次日。又與寶釵看。寶釵念其詞曰。

無我原非你。從他解伊。肆行無礙。憑來去。茫茫甚悲愁。紛紛說甚親疏密。從前碌碌。卻因何到。如今回頭。試想真無趣。

看畢。又看那偈語。又笑道。這個人悟了。都是我的。不是。是我。昨兒一支曲子。惹出的。果然自知其罪。這些道書機鋒。最能移性。明兒認真起來。說些瘋話。存了這個念頭。豈不是從我這一支曲子起。我成了個罪魁了。說著。便撕了個粉碎。遞與丫頭們叫快燒了。黛玉笑道。不該撕了。等我問他。你們跟我來。包管叫他收了這個癡心。邪說。三人果往寶玉屋裏來。黛玉先笑道。寶玉。我問你。至貴者寶。至堅者玉。爾有何貴。爾有何堅。寶玉竟不能答。二人笑道。這樣愚鈍。還參禪。麼。湘雲也拍手笑道。寶哥哥可輸了。黛玉又道。你那偈。末云。無可云證。是立足境。固然好了。只是據我看來。還未盡善。我還續兩句。在後。因念云。無立足境。方是乾淨。寶釵道。實在這方悟徹。當日南宗六祖。惠能初尋師。至韶州。聞五祖宏忍在黃梅。他便充役火頭僧。五祖欲求法嗣。令徒弟諸僧。各出一偈。上座神秀說道。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彼時惠能在廚房碓米。聽了這偈。說道。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因自念一偈。曰。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染塵埃。五祖便

蓋也不蓋

仍復如舊一句總  
東寶釵作生日以後  
一段文字真能化  
筆墨爲烟雲者  
以下卽借燈謎演  
一段文字

上云並無新奇而  
下云少不得稱讚  
此等處直寫得寶  
釵作意與鳳姐一  
樣亦是作者皮裏  
陽秋也

將衣鉢傳他。今兒這偈云亦同此意了。只是方纔這句機鋒。尙未完全了結。這便丟開手不成。黛玉笑道。他不能答。就算輸了。這會子答上了。也不爲出奇了。只是以後再不許談禪了。連我們兩個所知所能的。你還不知不能呢。還去參禪麼。寶玉自己以爲覺悟。到底自己信自己之詞。不想忽被黛玉一問。便不能答。寶釵又比出語錄來。此皆素不見他們能者。自己想了。一想原來他們比我的知覺在先。尙未解悟。我如今何必自尋苦惱。想畢。便笑道。誰又參禪。不過是一時的頑話兒罷了。問此時能無牽掛否。說畢。四人仍復如舊。忽然人報娘娘差人送出一個燈謎來。命他們大家去猜。猜後每人也作一個送進去。四人聽說忙出來。至賈母上房。只見一個小太監拿了一盞四角平頭白紗燈。專爲燈謎而製。上面已有了一個。衆人都爭著亂猜。小太監又下諭道。衆小姐猜著。不要說出來。每人只暗的寫了一齊封送進去。候娘娘自驗。是否寶釵聽了。近前一看。是一首七言絕句。並無新奇。口中少不得稱讚。只說難猜。故意尋思。其實一見早猜著了。寶玉黛玉湘雲探春四個人也都解了。各自暗暗的寫了一並將賈環賈蘭等傳來。一齊各揣心機猜了。寫在紙上。然後各人拈一物。作成一謎。恭楷寫了。掛于燈上。太監去了。至晚出來。傳諭道。前日娘娘所製。俱已猜著。惟二小姐與三爺猜的不是。小姐們作的也都猜了。不知是否說著。也將寫的拿出來。也有猜著的。也有猜不著的。太監又將頒賜之物。送與猜著之人。每人一個宮製詩筒。一柄茶筴。獨迎春賈環二人未得。迎春自以爲頑笑小事。並不介意。賈環便

三爺脾氣

只一燈謎極寫環  
兒不通固不必多  
著墨也  
太君領一子一孫  
為一席王夫人領  
外親甥女姪女輩  
三人為一席三姊  
妹為一席又裏間  
兩妯娌為一席內  
外共十二人為四  
席  
可知蘭哥兒本是  
政老愛孫  
此時賈環不知坐  
在何處共計四席  
十三人而環哥兒  
豈不在地下耶令  
人不解此等處殊  
屬疏漏  
寶釵自是有城府  
人  
賈政上加一攢字  
亦是奇文因出於  
賈母故不妨云攢  
也然於此書中實  
僅見

覺得沒趣。且又聽太監說三爺所作。這不通。娘娘也沒猜著。叫我帶回問三爺。是個什麼人聽了。都來看他作的是什麼。寫道。

大哥有角只八個。二哥有角只兩根。大哥只在牀上坐。二哥愛在房上蹲。

衆人看了。大發一笑。賈環只得告訴太監。說是一個枕頭。一個獸頭。太監記了。領茶而去。

賈母見元春這般有興。自己一發喜樂。便命速作一架小巧精緻圍屏燈來。設于堂屋。命

他姊妹們各自暗暗的做了。寫出來黏在屏上。然後預備下香茶細菓。以及各色玩物。為

猜著之賀。賈政朝罷。見賈母高興。況在節間。晚上也來承歡取樂。防著攢。上面賈母賈政

寶玉一席。王夫人寶釵黛玉湘雲又一席。迎春探春惜春三人又一席。俱在下面。地下婆

子丫鬢站滿。李宮裁王熙鳳二人在裏間。又一席。賈政因不見賈蘭。便問怎麼不見蘭哥

兒。地下女人們忙進裏間問李氏。李氏起身笑著回道。他說方纔老爺並沒去叫他。他不

肯來。婆子回復了賈政。衆人都笑說。天生的牛心古怪。賈政忙遣賈環與兩個婆子。將賈

蘭喚來。賈母命他在身邊坐了。抓菓子與他喫。大家說笑取樂。往常間只有寶玉長談闊

論。今日賈政在這裏。便唯唯而已。餘者湘雲雖係閨弱質。卻素喜談論。今日賈政在席

也是。拈口禁語。黛玉本性嬌懶。不肯多話。寶釵素不妄言。輕動便此時亦是坦然。自若。故

此一席。雖是家常取樂。反見拘束。賈母亦知因賈政一人在此所致。酒過三巡。便攢賈政

去歇息。攢得好。賈政亦知賈母之意。攢了他去。好讓他姊妹兄弟們取樂。因陪笑道。今日

賈母便索性道破

政老亦善於承歡者

的是政老口氣

於賞曰領於賀彩  
曰獻下字有斟酌  
賈政於此等處實  
不減斑衣菜子

未旬已伏早死之  
讖

次旬終身已定

原聽見老太太這裏大設春燈雅謎故也備了綵禮酒席特來入會何疼孫子孫女之心便不略賜與兒子半點賈母笑道你在這裏他們都不敢談笑沒的倒教我悶的慌你要猜謎我便說一個你猜猜不著是要罰的賈政忙笑道自然受罰若猜著了也要領賞呢說得妙 賈母道這個自然便念道

猴子身輕站樹梢打一菓名

賈政已知是荔枝故意亂猜罰了許多東西然後方猜著了也得了賈母的東西然後也念一個燈謎與賈母猜念道

身自端方 體自堅硬 雖不能言 有言必應 打一用物

說畢便悄悄的說與寶玉寶玉會意又悄悄的告訴了賈母賈母想了一想果然不差便說是硯臺賈政笑道到底是老太太一猜就是回頭說快把賀彩獻上來地下婦女答應一聲大盤小盒一齊捧上賈母逐件看去都是燈節下所用所頑新巧之物心中甚喜遂命給你老爺斟酒寶玉執壺迎春送酒賈母因說你瞧瞧那屏上都是他姐兒們做的再猜一個我聽賈政答應起身走至屏前只見第一個是元妃的寫著道

能使妖魔膽盡摧 身如束帛氣如雷 一聲震得人方恐 回首相看已化灰

賈政道這是爆竹麼寶玉答道是賈政又看迎春的道

天運人功理不窮 有功無運也難逢 因何鎮日紛紛亂 只爲陰陽數不同

末二句鍊得卻佳  
的是遠嫁之兆

第三聯二語直擊  
兒自己寫出

絕世聰明做得真  
好

竹夫人謎確係衛  
蕪君所做移不到  
別人身上能在舊  
穀中春出白米  
結句明伏線  
政老大有見解  
一語斷定用一皆  
字不特指寶釵言  
也  
若權之唯恐不去  
者  
他時金玉聯姻買

賈政道是算盤迎春笑道是又往下看是探春的道

階下兒童仰面時清明粧點最堪宜遊絲一斷渾無力早向東風怨別離

賈政道好像風箏探春道是賈政再往下看是黛玉的道

朝罷誰攜兩袖烟琴邊衾裏兩無緣曉籌不用雞人報五夜無煩侍女添

焦首朝朝還暮暮煎心日日復年年光陰荏苒須當惜風雨陰晴任變遷

賈政道這個莫非更香寶玉代言道是賈政又看道

南面而坐北面而朝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賈政道好好我猜鏡子妙極寶玉笑回道是賈政道這一個卻無名字是誰做的賈母道

這個大約寶玉做的賈政就不言語往下看寶釵的道是

有眼無珠腹內空荷花出水喜相逢梧桐葉落分離別恩愛雖濃不到冬

賈政看完心內自忖道此物還到有限只是小小年紀作此等言語更覺不祥看來皆非

福壽之輩想到此處愈覺煩悶大有悲戚之狀只是垂頭沈思非思燈謎也賈母見賈政如

此光景想到他身體勞乏又恐拘束了他衆姊妹不得高興頑笑即對賈政道你竟不必

在這裏了安歇去罷讓我們再坐一會子也就散了賈政一聞此言連忙答應幾個是又

勉強勸了賈母一回酒方纔退出去了回至房中只是思索番來覆去直覺悽惋這裏賈

母因賈政去了便道你們樂一樂罷一語未了只見寶玉跑至圍屏燈前指手畫腳信口

政明知而不能遠  
 奪者數之前定也  
 馬脫韁牛脫繫亦  
 無此等快話豈徒  
 如脫鎖之猴  
 鳳姐兒也發作  
 因緣玉而出汗其  
 前證也  
 以上作燈謎一段  
 聊點時景以疏文  
 氣看之似無關緊  
 要然各肖其人之  
 結局而又以賈政  
 意料總括之殊非  
 草草下筆者

批評這個這一句不好那個做的不恰當如同開了鎖的猴子一般黛玉便道還像方纔大家坐著說說笑笑豈不斯文些兒鳳姐自裏間屋裏出來插口說道你何故也出來你這個人就該老爺每日合你寸步不離方好剛纔我忙了爲什麼不當著老爺攬掇叫你作詩謎兒這會子不怕你不出汗呢說的寶玉急了拉著鳳姐兒廝纏了一會太不成叔嫂樣子賈母又與李宮裁並衆姊妹等說笑了一會子也覺有些困倦聽了聽已交四鼓了賈太君亦可謂高興矣因命將食物撤去賞與衆人隨起身道我們安歇罷明日還是節呢該當早起明日晚上再頑罷于是衆人散去再聽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寶釵生日賈母獨捐資辦戲已見賈母屬意寶釵也黛玉悶睡房中必待寶玉拉起然後出來是暗寫醋意

寶釵點醉鬧五臺山念出寄生草一曲分明是寶玉後來避入空門樣子

史湘雲心直口快說出小旦像黛玉當下並不提黛玉著惱直至人散後方說破而黛玉惱湘雲光景已活現紙上妙極若于席間露出則與賈母特辦戲酒面上不好收拾此文章於事後追神法

寶玉一偈一詞卻已入悟境不過尙有人我相若後文六祖之偈真是離一切諸相黛玉續偈之無立足境方是乾淨固爲超脫而其不壽亦于此可見

寶釵引語錄。是不要寶玉談禪。但以冰阻水。冰消水長。恐寶玉禪心。因此更深。不特寄生草一曲。誤了寶玉。也是文章暗深一層法。各人燈謎。就是各人的小照。與紅樓夢曲遙遙照應。寶釵燈謎。是竹夫人未曾說明。是藏閃法。

第二十二回。於慶壽賞燈熱鬧中。插入禪機識謎。如夏至炎熱。一陰已生。直與造化同功。

大某山民評曰

自元妃省親一回至此。皆壬子年正月半後事。





西廂記  
通戲語



牡丹亭戲曲  
警芳心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二十三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校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西廂記妙詞通戲語 牡丹亭豔曲警芳心

從前省親敘入  
補寫磨石鐫詩一  
小段作過脈且點  
明監工諸人此外  
賈萍在書中此外  
別無事實  
葛菱二人此外亦  
無事實  
細按此句則玉皇  
廟達摩庵兩處亦  
圈入園中也  
以下一段安頓沙  
彌道士斷不可少  
復隨手從芹兒帶  
出芸兒一邊真工  
於打疊者  
鳳姐每創一議無  
非向人討好以了  
私願而做公家銀  
錢不著到底歸根  
無一項不惹出事  
來此無名揭帖一  
案實鳳姐啓之  
便政老亦在鳳姐

話說賈元春自那日幸大觀園回宮去後便命將那日所有的題咏命探春依次抄錄妥協自己編次敘其優劣又令在大觀園勒石為千古風流雅事因此賈政命人各處選拔精工名匠大觀園磨石鐫字賈珍率領賈蓉賈萍等監工因賈薔又管理著文官等十二個女戲子並行頭等事不得空閒因此又將賈菖賈菱喚來監工一日燙蠟釘硃動起手來這也不在話下且說那個玉皇廟並達摩菴兩處一班的十二個小沙彌並十二個小道士如今拿出大觀園來賈政正想發到各廟去分住不想後街上住的賈芹之母周氏正打算到賈政這邊謀一個大小事件與兒子管管也好弄些銀錢使用可巧聽見這邊有事便坐車來求鳳姐鳳姐因見他素日不大拿班做勢的便依允了想了幾句話便回王夫人說這些小和尚道士萬不可打發到別處去一時娘娘出來就要應承的倘或散了若再用時可又費事依我的主意不如將他們都送到家廟鐵檻寺去月間不過派一個人拿幾兩銀子去買柴米就是了說聲用走去叫一聲就來一點兒不費事王夫人聽了便商之於賈政賈政聽了笑道倒是提醒了我就是這樣即時喚賈璉賈璉正同鳳姐喫飯一聞呼喚放下飯便走鳳姐一把拉住笑道你且站住聽我說話若是別的事我不

籠絡中何況他人  
乃夫猶欲承教乎  
寫得出活活有一  
個潑辣貨跳出紙  
上  
竊芹哥管小道士  
等為後來無名揭  
帖伏案寫案哥管  
種樹為後來拾帽  
伏案以見奸盜之  
門皆自阿鳳啟之  
也此亦春秋之微意  
昨晚要改個樣兒  
蕩情帷薄襲呢斯  
極卻非金瓶梅中  
吐屬即使法秀聞  
之亦無詞賦銀兩  
須知領各款銀兩  
俱是如規例閱  
者記著  
只此一事月費銀  
一百兩其他可知  
焉能可謂人財兩  
得矣  
結沙彌道士二十  
四人為一段  
自此至擇日入園

管若是為小和尚小道士們的那事著好歹依我這麼著如此這般教了一套話賈璉笑道我不知道你有本事你說去鳳姐聽說把眼一睜把筷子一放臉上帶笑不笑的瞪著賈璉道你當真還是頑話兒賈璉笑道西廊下五嫂子的兒子芸兒來求了我兩三遭要件事管管我應了叫他等著好容易出來這件事你又奪了去鳳姐兒笑道你放心園子東北角上娘娘說了還叫多多的種松柏樹樓底下還叫種些花草等這件事出來我包管叫芸兒管這工程卻又引鬼入門賈璉道果然這樣也倒罷了但只一件昨日晚我不過是要改個樣兒你就扭手扭腳的試問前一晚那個樣兒鳳姐聽了嗤的一聲笑了向賈璉啐了一口低下頭便喫飯筷子又拿在手中了賈璉一徑笑著去了走到前面見了賈政果然是為小和尚的事賈璉便依了鳳姐的主意說道看來芹兒到大大的出息了這件事竟交與他去管辦橫豎照在裏頭的規例每日叫芹兒支領就是了賈政原不大理論這些小事聽賈璉如此說便依允了賈璉回至房中告訴鳳姐鳳姐即命人去告訴周氏賈芹便來見賈璉夫妻感謝不盡鳳姐又做情官路當人情先支三個月的費用叫他寫了領字賈璉批票畫了押登時發了對牌出去銀庫上按數發出三個月的供給來白花銀三百兩賈芹隨手拈了一塊與掌平的人叫他們喫了茶罷於是命小廝拿了回家與母親商議登時雇個腳驢自己騎又雇幾輛車子至榮國府角門前喚出二十四個人來坐上車子一徑往城外鐵檻寺去了當下無話後來再話如今且說賈元春在宮中編大觀園題

爲後文許多詩社張本  
必得元妃一命團中方得團聚以成風流戲澤  
有此文章  
吾未開課讀書於姊妹叢中者  
從此以後又開一番世界矣  
活畫出小孩子活畫醜媳婦免不得見公婆面

特提金釧一寫爲後文投井埋恨此淫書也卻處處含蘊有味非別小說所比  
只一挨字想見踴躍光景

詠之後忽想起那園中的景致自從幸過之後父親必定謹敬封鎖不叫人進去豈不孤負此園況家中現有幾個能詩會賦的姊妹們何不叫他們進去居住也不使佳人落魄花柳無顏終有此一日卻又想寶玉自幼在姊妹叢中長大不比別的兄弟若不叫他進去又怕冷落了恐祖母與母親心上不喜須得也叫他進去居住方妥恐有不安命太監夏忠到榮府下一道諭命寶釵等在園中居住不可封鎖命寶玉也隨進去讀書賈政王夫人接了諭俟夏忠去後便回明賈母遣人進去各處收拾打掃安設簾幔牀帳別人聽了還猶可惟寶玉則喜之不勝正和賈母盤算要這個要那個忽見丫鬢來說老爺叫寶玉寶玉呆了半晌登時掃了興臉上轉了色便拉著賈母扭扭的扭股兒糖似的死也不敢去賈母只得安慰他道好寶貝你只管去有我呢他不敢委曲了你況你做了這篇好文章想是娘娘叫你進園去住他分付你幾句話不過是怕你在裏頭淘氣他說什麼你只好生答應著就是了一面安慰一面喚了兩個老嫗嫗來分付好生帶了寶玉去別叫他老子嚇著他老嫗嫗答應了寶玉只得前去一步走不了三寸躡到這邊來可巧賈政在王夫人房中商議事情金釧兒彩雲彩鳳繡鸞繡鳳等衆丫頭都在廊簷下站著呢一見寶玉都抿著嘴兒笑他金釧一把拉著寶玉悄悄的說道我這嘴上是纔擦的香漬的胭脂你這會子可喫不喫了彩雲一把推開金釧笑道人家心裏正不自在你還要奚落他趁這會子喜歡快進去罷寶玉只得挨進門去原來賈政和王夫人都在裏間呢趙姨娘打

賈環與姊妹等同坐而趙姨娘打簾子可見賈府中名分之嚴作者於此等處每喜連類寫之天下爲父母之心誰不有此等想不獨政老也政老分付寶玉數句亦必有文字

刁鑽人自當起刁鑽名字

教訓得是可謂知子莫若父矣於其來也曰一步走不到三寸於其去也曰一溜煙真

起簾子寶玉挨身而入只見賈政和王夫人對坐在炕上說話地下一排椅子迎春探春惜春賈環四人都坐在那裏子坐母立於情理二字似尙欠缺想見大家規矩見他進來惟有探春惜春和賈環站了起來賈政一舉目見寶玉站在跟前神彩飄逸秀色奪人又看見賈環人物委瑣舉止粗糙忽又想起賈珠來再看王夫人只有這一個親生的兒子素愛如珍自己的鬚鬢將已蒼白因這幾件上把平日嫌惡寶玉之心不覺減了八九分半晌說道娘娘分付你說日日在外遊嬉漸次疏懶如今叫禁管你同姊妹們在園裏讀書你可好生用心習學再不守分安常你可仔細寶玉連連答應了幾個是如今好放心了王夫人便拉他在身邊坐下他姊弟三人依舊坐下應上站起來王夫人摸索著寶玉的脖項說道前兒的丸藥都喫完了沒有寶玉答應道還有一丸王夫人說明早再取十九來天天臨睡時候叫襲人伏侍你喫了再睡寶玉道自從太太分付了襲人天天臨睡打發我喫的賈政便問道誰叫襲人政老尙未知之也王夫人道是個丫頭賈政道丫頭不拘叫個什麼罷了是誰起這樣刁鑽的名字王夫人見賈政不自在了便替寶玉掩飾道恐掩飾不來是老太太起的賈政道老太太如何曉得這樣的話一定是寶玉寶玉見瞞不過只得起身回道因素日讀詩曾記古人有句詩云花氣襲人知晝暖因這丫頭姓花便隨意起的王夫人忙向寶玉說道你回去改了罷老爺也不用爲這小事生氣賈政道其實也無妨礙不用改只可見寶玉不務正專在這些濃詞豔詩上做工夫說畢斷喝了一聲作孽的

入情入理妙不可言  
眼懸心懸花姑娘  
已半日矣

是一定要問的

點醒時令

總束

入園後即從寶玉  
寫起  
爲後文許多雅事  
提綱  
翻後黛玉翻琴譜  
寶玉不識以爲天  
書則此處彈琴二  
字與後不甚照應  
可刪

提綱

畜生還不出去。王夫人也忙道：去罷去罷。怕老太太等喫飯呢。寶玉答應了，慢慢的退出去。向金釧兒笑著，伸伸舌頭，帶著兩個老嫗，一溜烟去了。活畫出來，還顧上文自成一局。剛至穿堂門，只見襲人倚門而立。候久了，見寶玉平安回來，堆下笑來，問道：叫你做什麼？寶玉告訴沒有什麼，不過怕我進園淘氣，分付分付一面說，一面回至賈母跟前，回明原委。只見林黛玉正在那裏，寶玉便問道：你住在那一處？好黛玉正盤算這事，忽見寶玉一問，便笑道：我心裏想著瀟湘館好，我愛那幾竿竹子，隱著一道曲欄，比別處幽靜。寶玉聽了，拍手笑道：正合我的主意。我也想叫你那裏去住，我就在怡紅院，咱們兩個又近，又都清幽。二人正計議，就是賈政遣人來回賈母說：二月二十二日是好日子，哥兒姐兒們好搬進去的。這幾日內，遣人進去，分派收拾。薛寶釵住了蘅蕪院，林黛玉住了瀟湘館，賈迎春住了綴錦樓，探春住了秋掩書齋，惜春住蓼風軒，李氏住了稻香村，寶玉住怡紅院，每一處添兩個老嫗，四個丫頭，除各人奶娘親隨丫頭外，另有專管收拾打掃的。至二十一日，一齊進去，登時園內花招繡帶，柳拂香風，不似前番那等寂寞了。閒言少敘，且說寶玉自進園來，已是三月，心滿意足，再無別項可生貪求之心。每日只和姊妹丫鬟們一處或讀書，或寫字，或彈琴，下棋，作畫，吟詩，以至描鸞刺鳳，鬪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謎，無所不至，倒也十分快意。人生至樂，他會有幾首四時卽事詩，雖不算好，卻是真情真景。

春夜卽事云

第四句點眼

霞綃雲幄任鋪陳。隔巷蛙聲聽未真。枕上輕寒窗外雨。眼前春色夢中人。盈盈燭淚因誰泣。點點花愁爲我噴。自是小鬟嬌懶慣。擁衾不耐笑言頻。

夏夜卽事云

倦繡佳人幽夢長。金籠鸚鵡喚茶湯。窗明麝月開宮鏡。室靄檀雲品御香。琥珀杯傾荷露滑。玻璃屏納柳風涼。水亭處處齊紈動。簾捲朱樓罷晚妝。

秋夜卽事云

絳雲軒裏絕喧譁。桂魄流光浸茜紗。苔鎖石紋容睡鶴。井飄桐露濕棲鴉。抱衾婢至舒金鳳。倚檻人歸落翠花。靜夜不眠因酒渴。沈烟重撥索烹茶。

冬夜卽事云

梅魂竹夢已三更。錦鬪綉衾睡未成。松影一庭惟見鶴。梨花滿地不開鶯。女奴翠袖詩懷冷。公子金貂酒力輕。卻喜侍兒知試茗。掃將新雪及時烹。

是年寶玉係十五歲

三四句卻秀四詩工穩可誦

偏有一個混世冤王竟要鑿開他混沌世界攪亂他爛漫天真

不說寶玉閒吟且說這幾首詩當時有一等勢利人見是榮國府十二三歲的公子做的抄錄出來各皆稱頌再有等輕薄子弟愛上那風流妖豔之句也寫著扇頭壁上不時吟哦賞讚因此上竟有人來尋詩覓字倩畫求題的寶玉一發得意每日家做這些外務誰想靜中生動忽一日不自在起來這也不好那也不好出來進去只是悶悶的園中那些女孩子正是混沌世界天真爛漫之時坐臥不避嬉笑無心那裏知寶玉此時的心事那



人家子弟知識初  
開往往爲此等書  
引壞紅樓夢其一  
也

古今通病  
將時令一點以醒  
閱者之目

絕妙畫本  
寫入園後四時諸

景  
始以落紅成陣爲

諸女郎立一竿影

也  
一切有情物皆作

如是觀  
寶黛二人園中第

一次相逢  
在山水清出山水

濁大有空谷佳人  
之感

花隨水去流到人  
間墮瀾瀾齒要難

自主歸諸黃土惜  
花之情深痛花之

情更深  
入園後黛玉自埋

花始作者之深意

寶玉心內不自在。便懶在園內。只在外頭。鬼混。卻又癡癡的。茗烟見他這樣。因想與他開  
心。左思右想。皆是寶玉煩了。的。只有這件寶玉。不會看見過。想畢。便走到書坊內。把那  
古今小說。並那飛燕合德。武則天。楊貴妃的外傳。與那傳奇角本。買了許多。來引寶玉。寶  
玉一看。如得珍寶。茗烟又囑付道。不可拿進園去。若叫人知道了。我就喫不了。攪著走呢。  
寶玉那裏肯不拿進去。踟躕再四。單把那文理雅道些的。揀了幾種。進去。放在牀頂上。無  
人時。方看那粗俗過露的。都藏於外面。書房內。那日。正當三月中浣。早飯後。寶玉攜了一  
套會真記。走到沁芳閣橋那邊。桃花岸下一塊石上。坐著。展開會真記。從頭細看。正看到  
落紅成陣。風過樹上。桃花吹下一大斗來。落得滿身滿地。皆是花片。寶玉要抖將下  
來。恐怕腳步踐踏了。只得攙了那花瓣。來至池邊。抖在池內。那花瓣浮在水面。飄飄蕩蕩。  
竟流出沁芳閣去了。回來。只見地下還有許多花瓣。韻事。寶玉正踟躕間。只聽背後有人  
說道。你在這裏做什麼。寶玉一回頭。卻是林黛玉來了。肩上擔著花鋤。花鋤上掛著紗囊。  
手內拿著花帚。寶玉笑道。好好一頓。來把這個花掃起來。倒在那水裏去罷。我纔倒了。好  
些在那裏呢。林黛玉道。倒在水裏不好。你看這裏的水。乾淨。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  
什麼沒有。仍舊把花遭蹋了。那畸角上。我有一個花冢。如今把他掃了。裝在這絹袋裏。埋  
在那裏。日久。隨土化了。豈不乾淨。寶玉聽了。喜不自禁。笑道。待我放下書。幫你來收拾。黛  
玉道。什麼書。寶玉見問。慌的藏之不迭。便說道。不過是中庸大學。黛玉道。你又在我跟前

也情急之對然更露馬脚矣寫得周到寫得鄭重若是大學中庸寶玉亦能知為好文章何如當復確切引玉此時若不知此更無可轉身對答處且不其為黛玉我告訴舅舅一句是隨走隨說也千古奇文聞者當為捧腹吾是多愁二句引用恰好而妹妹以為欺負速聞暗誓亦用西廂作答前此之佛然變色似乎矛盾實非矛盾懽得容易好得容易真是習慣成自然卸去寶玉獨提黛玉寫聽曲一事與上文看曲相聯絡

弄鬼趁早兒給我瞧瞧好多著呢寶玉道妹妹若論你我是怕的你看了好歹別告訴別人真正這是好文章你若看了連飯也不想喫呢一面說一面遞了過去黛玉把花且放下接書來瞧從頭看去越看越愛寫得暢足不頓飯時將十六齣俱已看完但覺詞句警人餘香滿口雖看完了卻只管出神心內還默默記誦妙筆寶玉笑道妹妹你說好不好林黛玉笑道果然有趣寶玉笑道我就是個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那傾國傾城的貌林黛玉聽了不覺帶腮連耳通紅登時豎起兩道似蹙非蹙的眉瞪了兩隻似睜非睜的眼桃腮帶怒薄面含嗔二語寫得入細大有激羞成怒光景指著寶玉道你這該死的胡說好好的把這淫詞豔曲弄了來說這些混帳話來欺負我我告訴舅舅舅母去說到欺負二字就把眼圈兒紅了轉身就走寶玉著了忙向前攔住道好妹妹千萬饒我這一遭原是我說錯了若有心欺負你明兒我掉在池子裏叫個癩頭龜喫了去變個大忘八等你明兒做了一品夫人病老歸西的時候我往你墳上替你駝一輩子碑去奇警說的林黛玉撲嗤的一聲笑了一面揉著眼一面笑道一般嚇的這個調兒還只管胡說吓原來也是個銀蠟鎗頭寶玉聽了笑道你說的是什麼呢我也告訴去林黛玉笑道你說你會過目成了二人便收拾了落花正纔掩埋妥協只見襲人走來說道那裏沒找到摸在這裏來那邊大老爺身上不好姑娘們都過去請安老太太叫打發你去呢快回去換衣服罷寶玉

此玉茗翁牡丹亭遊園劇中句也。卻與眼前情景差合。此等人何堪聞此等語。吾見今之女伎儘有能歌此曲者。猶野和尚之誦金剛經。真孤負佳曲矣。酸味耶抑苦味耶。女子無才便是福。信乎其言也。引三項作證。卻俱是佳句。上云不覺心動神搖。此云不覺心痛神馳。是身世之感。非春感也。寫得聲兒怯。怯可憐。亦是寶玉二人開鑿之始。

聽了。忙拿了書。要物。別了黛玉。要人。同襲人回房。換衣不提。這裏林黛玉見寶玉去了。聽見衆姊妹。也不在房中。自己悶悶的。正欲回房。剛走到梨香院牆角邊。只聽見牆內笛韻。悠揚歌聲。婉轉林黛玉。便知是那十二個女子。演習戲文。雖未留心去聽。偶然兩句吹到耳內。明明白白一字不落。道原來是姹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頽垣。林黛玉聽了。倒也十分感慨纏綿。以黛玉之聰明。而聽牡丹亭。安得不感歎。便止步側耳細聽。又唱道。是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聽了這兩句。不覺點頭自歎。心下自思。原來戲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只知看戲。未必能領略戲中的趣味。想畢。又後悔不該胡想。耽誤了聽曲子。再聽時。恰唱道。只爲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黛玉聽了這兩句。不覺心動神搖。又聽道。你在幽閨自憐。等句。越發如醉如癡。站立不住。便一蹲身。坐在一塊山石上。細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個字的滋味。忽又想起前日見古人詩中。有水流花謝兩無情之句。再詞中。又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之句。又兼方纔所見西廂記中。花落水流紅。閑愁萬種之句。都一時想起來。湊聚在一處。子細忖度。不覺心痛神馳。眼中落淚。女兒家知書識字。原非美事。正沒個開交。忽覺背後有人擊他一下。收場得好。及回頭看時。原來是一個女子。未知是誰。到底是誰。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芹兒管事。在芸兒之先。足見鳳姐之權勝于賈璉。賈璉于說芹兒管事時。忽帶說昨

晚褻語描寫少年夫婦情景最爲深刻。

寶玉同諸姊妹不住園中。不能有許多事情。但賈政古板。必不肯辦。元妃傳諭。方好遵依。是大觀園聚集之始。

金釧戲言。可見寶玉吃渠胭脂已非一次矣。不但爲後事伏筆。且爲前事補筆。

寶玉四景詩。是後來詩會聯句引子。

寶玉一見小說傳奇。便視同珍寶。黛玉一見西廂。便情意纏綿。淫詞豔曲。移人如此。

可畏可畏。此處直伏四十二回情事。

花冢埋花。雖是雅事。卻是黛玉結果影子。

黛玉聽曲。至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二句。想起多少古詩。傷心落淚。短命人。往往如此。

於聚集大觀園之始。卽敍黛玉埋花傷心等事。此黛玉之所以終於園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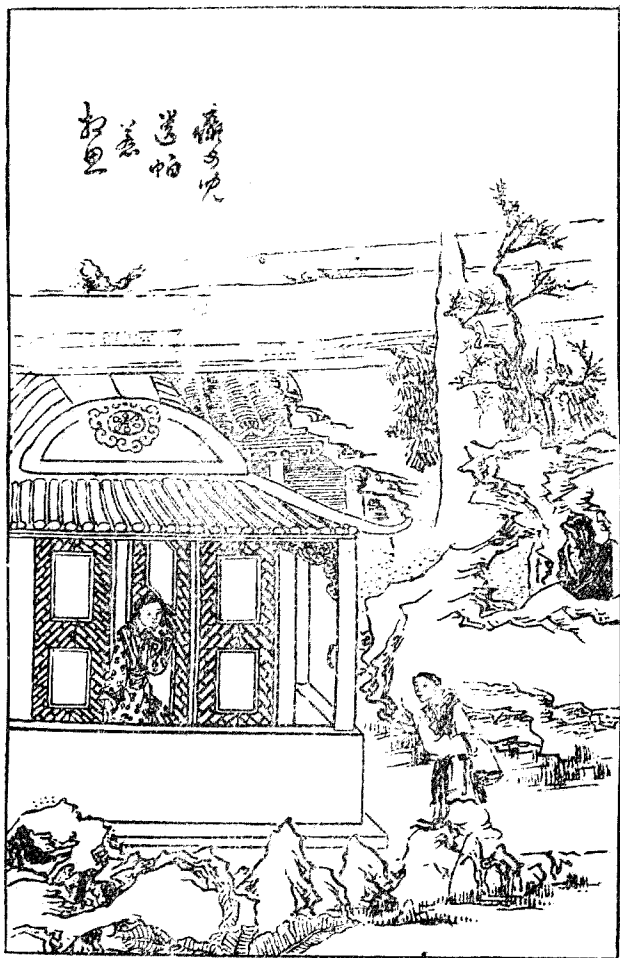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已入壬子年三月間事。

黛玉聽曲真所謂  
傷心人聽傷心曲  
斷腸人作斷腸語  
桐樹心孤桃花命  
短不禁爲之一歎

醉金野軒  
財  
供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二十四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醉金剛輕財尚義俠 癡女兒遺帕惹相思

伏後謝茶葉之根  
菱兒亦可人  
鳳姐送茶已伏下  
回借茶調笑一節  
香菱與黛玉談無  
關緊要事不過借  
以作收煞耳  
以上寫黛玉讀曲  
聽曲事自正當三  
月中浣旬起至此  
成一段  
此段從回房換衣  
句接入隨手帶起  
芸哥一段文字  
出門必換靴子寫  
盡世派  
驚驚亦是婢中之  
嬌嬌者自宜出方  
以特筆寫之  
怪脾氣到底不改  
已把臉湊在脖子

話說林黛玉正在情思縈逗。纏綿固結之時。忽有人從背後擊了他一下。說道。你做什麼。一個人在這裏。林黛玉嚇了一跳。回頭看時。不是別人。卻是香菱。林黛玉道。你這個傻丫頭。嚇我一跳。你這會子打那裏來。香菱嘻嘻的笑道。我來尋我們姑娘的。總找不著他。你們紫鵲也找你呢。說。二奶奶送了什麼茶葉來。給你的。回家去坐著罷。一面說。一面拉著黛玉的手。回瀟湘館來。果然鳳姐送了兩小瓶上用新茶來。林黛玉和香菱坐了談講。些這一個繡的好。那一個刺的精。此時香姑娘尚未談及詩。又下一回棋。看兩句書。香菱便走了。不在話下。如今且說寶玉。因被襲人找回房去。只見鴛鴦歪在牀上看襲人的鍼線呢。鴛鴦之至。怡紅院老太太遣其找寶玉也。見寶玉來了。便說道。你往那裏去了。老太太等著你呢。叫你過那邊。諸大老爺安去。還不快去。換了衣服走呢。與上同襲人找寶玉時語緊接。襲人便進房去取衣服。寶玉坐在牀沿上褪了鞋等靴子穿的工夫。回頭見鴛鴦穿著水紅綾子襖兒。青緞子背心。束著白縐紬汗巾兒。臉向那邊。低著頭看鍼線。脖子上帶著扎花領子。其實動人。寶玉便把臉湊在脖項上。聞那香氣。不住用手摩挲其白膩。不在襲人以下。可知襲人是白膩的。便挨上身去。涎臉笑道。好姐姐。把你嘴上的胭脂賞我吃了罷。一面說。一面

上而繼云。挨身上去。復將挨至何處。耶。讓者。思之。妙在。不說盡。反叫。襲人。賺其詞。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把臉。湊在。脖子上。已吃著。臨暗。而驚。即喚。襲其。同愛。相求。耶。耶。慮。同。美。相。妬。耶。知。於。明。亮。處。純。用。反。筆。也。一。定。為。種。花。樹。一。事。找。買。麩。者。為。小。紅。面。上。一。寫。前。書。作。西。廊。上。果。然。找。麩。二。叔。來。者。是。年。寶。玉。十。五。歲。其。實。只。大。得。三。歲。措。詞。絕。妙。阿。芸。真。是。乖。兒。子。後。來。寶。叔。終。不。能。照。管。所。以。仍。改。口。叫。叔。叔。也。寫。盡。世。

大家規矩有次序

扭股糖似的黏在身上。只一點字寫得不堪。鴛鴦便叫道：襲人，你出來瞧瞧，你跟他一輩子，也不勸勸他，還是這麼著。襲人抱了衣服出來，向寶玉道：左勸也不好，右勸也不改，你倒是怎麼樣？你再這麼著，恐不止這麼著。這個地方可也就難住了。誰叫你住一邊說，一邊催他穿衣服。同鴛鴦往前面來，見過賈母，出至外面，人馬俱已齊備，剛欲上馬，只見賈璉請安回來，正下馬，二人對面彼此問了兩句話，只見旁邊轉出一個人來，請寶叔安。寶玉看時，只見這人生的長容臉面，長挑身材，年紀只有十八九歲，生得著實斯文清秀，倒也十分面善，只是想不起是那一房的，叫什麼名字。賈璉笑道：你怎麼發默，連他也認不得。他是後廊上住的五嫂子的兒子，芸兒。寶玉笑道：是了，是我怎麼就忘了。因問他母親好，這會子什麼勾當。賈芸指賈璉道：找二叔說句話。寶玉笑道：你倒比先越發出跳了。倒像我的兒子。賈璉笑道：好不害臊，人家比你大四五歲呢，就給你做兒子了。寶玉笑道：你今年十幾歲。賈芸道：十八了。原來這賈芸最伶俐乖巧的，許聽寶玉說像他的兒子，便笑道：俗語說的好，搖車兒裏的爺爺，拄拐棍兒的孫子。雖然年紀大山高遮不住太陽，只從我父親死了這幾年，也沒人照管。若寶叔不嫌姪兒，認做兒子，就是姪兒的造化了。賈璉笑道：你聽見了，認了兒子，不是好開交的。說著就進去了。寶玉笑道：明兒你閒了，只管來找我，別和他們鬼鬼祟祟的。這會子我不得閒兒。明日你到書房裏來，和你說天話兒。我帶你園裏頑去。說著，扳鞍上馬，衆小廝隨往賈赦這邊來，見了賈赦，不過是偶感些風寒。



想也是一個淘氣  
兒子  
不看看自己本來  
面目

邢夫人留寶玉吃  
飯其待寶玉亦有  
偏愛處抑僧來看  
佛面耶  
上節文字其正意  
在寶玉遇芸哥兒  
以上結寶玉遇款  
老請安一段  
下一段接寫芸兒  
文字  
應上文管小道士  
沙彌一事  
在芸兒是一樁要  
事而連兒以爲閒  
話畫出公子派  
興邑不知是什麼

先述了賈母問的話。然後自己請了安。賈赦先站起來。回了賈母問的話。便喚人來帶進哥兒去。太太屋裏坐著。寶玉退出來。至後面到上房。邢夫人見了。先站了起來。請過賈母的安。寶玉方請安。邢夫人拉他上炕坐了。方問別人。又命人倒茶。茶未吃完。只見賈琮來問寶玉好。邢夫人道。那裏找活猴兒去。你那奶媽子死絕了。也不收拾收拾。弄得你黑眉烏嘴的。那裏還像個大家子念書的孩子。正說著。只見賈環賈蘭小叔姪兩個也來請安。邢夫人叫他兩個在椅子上坐著。賈環見寶玉同邢夫人坐在一個坐褥上。邢夫人又百般摸索。撫弄他。早已心中不自在了。坐不多時。便向賈蘭使個眼色。兒要走。賈蘭只得依他。一同起身告辭。寶玉見他們起身。也就一併回去。邢夫人笑道。你且坐著。我還和你說話。寶玉只得坐了。邢夫人向他兩個道。你們回去。各人替我問各人母親好罷。你們姑娘姊妹們都在這裏呢。鬧得我頭昏。今兒不留你們吃飯了。賈環等答應著。便出去了。寶玉笑道。可是姊妹們都過來了。怎麼不見。邢夫人道。他們坐了會子。都往後頭。不知那屋裏去了。寶玉道。大娘說有話說。不知是什麼話。邢夫人笑道。那裏什麼話。不過叫你等著同姊妹們吃了飯去。還有一個好頑的東西。給你帶回去。頑兒。娘兒兩個說著。不覺有晚飯時候。請過衆位姑娘們來。調開桌椅。羅列杯盤。母女姊妹們吃畢了飯。寶玉辭別賈赦。同衆姊妹回家。好頑的東西帶來否。見過賈母王夫人等。各自回房安歇。不在話下。且說賈芸進去。見了賈璉。因打聽可有什麼事情。賈璉告訴他說。前兒倒有一件事情出來。偏生

地方其今之大興耶。世仁者不是人也。八月節還帳原是當時風俗。不肯除便罷歸。此等牛牽狗繩的話。頭寫出市井人惡習。

不肯除便罷還要排揎一場我也聽不下。說得來下氣低聲口吻畢肖。求人難如此。說到下半已是憤憤之意。上以再休提發端。此以還不是該的發端。都揣摩入骨。都是口頭風光說。得來卻好聽。然終何益於阿芸耶。求辦事於管家亦品斯下矣。卜世仁只顧有錢可賺。

你嬌娘再三求了我。給了賈芹了。他許我說明兒園裏還有幾處要栽花木的地方。等這一個工程出來一定給你。就是了。那賈芸聽了半晌說道。既是這樣我就等著罷。叔叔也不必先在嬌娘跟前提我。今兒來打聽的話到跟前再說也不遲。賈璉道。提他做什麼。我那裏有這工夫說閑話兒呢。明日還要到興邑去一走。必須當日趕回來。方好。你先去等著。後日起更以後你來討信。早了我不得閒說著。便向後面換衣服去了。賈芸出了榮國府回家一路思量想出一個主意來。卻是好主意。便一徑往他母舅卜世仁家來。原來卜世仁現開香料鋪。方纔從鋪子裏回來。一見賈芸便問爲什麼事來。賈芸道。有件事求舅舅幫襯。要用冰片麝香好歹舅舅每樣除四兩給我。八月節按數送了銀子來。卜世仁冷笑道。再休提除欠一事。前日也是我們鋪子裏一個夥計替他的親戚除了幾兩銀子的貨。至今總未還上。因此我們大家賠上立了合同。再不許替親友欠除。誰要犯了就罰他二十兩銀子的東道。況且如今這個貨也短。你就拿現銀子到我們這小鋪子裏來買也還沒。有這些。豈敢豈敢只好到扁兒去。這是一件一頓。二則你那裏有正經事。不過除了去。又是胡鬧。你只說舅舅見你一遭兒就派你一遭兒。不是你小人家很不知好歹。也要立個主意賺幾個錢。弄弄穿的吃的。我看看也喜歡。賈芸笑道。舅舅說的有理。但我父親沒的時節。我年紀又小。不知事體。後來聽我母親說都還虧舅舅們在我們家去。出主意料理的。喪事難道舅舅是不知道的。還是一畝地兩間房子在我手裏化了不成。巧媳婦做不



點出銀數。慨直仗俠。此等人。當鑄金事之。若卜世仁。算什麼東西。倪老二還要客氣。兩句。賭博去了。不知是和局。是攤局。是牌九。局隨意認成一。名卻似有之。閣下世仁事令人氣憤。幸有倪二一事。釋之。讀之者當爲浮一大白。

亦想定故有此不妨二字

見是賈芸忙鬆了手。趑趄著。笑道。原來是賈二爺。傳神。這會子那裏去。賈芸道。告訴不得。你平白的。又討了個沒趣兒。倪二道。不妨有什麼不平的事。告訴我。我替你出氣。這三街六巷。憑他是誰。若得罪了我。醉金剛倪二的街鄰。管叫他人離家散。賈芸道。老二。你別生氣。聽我告訴你這緣故。便把卜世仁一段事。告訴了倪二。倪二聽了大怒道。要不是二爺的親戚。我便罵出來。真正氣死我也。罷。你也不必愁。我這裏現有幾兩銀子。你要用。只管拿去。決裂我們好街坊。好街坊者好鄰舍也。這銀子。是不要利錢的一頭。說一頭。從搭包內掏出一包銀子來。爽利人賈芸心下自思。倪二素日雖然是潑皮。卻也因人而施。頗有義俠之名。若今日不領他這情。怕他臊了。倒恐不美。不如用了他的。改日加倍還他。就是了。因笑道。老二。你果然是個好漢。既蒙高情。怎敢不領。回家照例寫了文約。送過來。便了倪二。大笑道。這不過是十五兩三錢銀子。你若寫文契。我就不借了。賈芸聽了一面接銀子。一面笑道。我便遵命罷了。何必著急。倪二笑道。這纔是了。爽利人。天氣黑了。也不讓茶讓酒。我還有點事情到那邊去。你竟請回。我還求你帶個信兒。與我們家。叫他們閉門睡罷。我不回家了。倘或有事。叫我們女孩兒。明兒一早到馬販子王短腿家找我。一面說。一面趑趄著。腳兒去了。不在話下。且說賈芸偶然撞了這件事。心下也十分稀罕。我也代他稀罕。想那倪二。到果然有些意思。只是怕他一時醉中慷慨。到明日加倍要來。便怎麼處。忽又想道。不妨等那件事成了。可也加倍還得起他。因走到一個錢鋪內。將那銀子稱一稱。

是一早過來光景

鳳姐原來會裁衣

排場款式

一個道字一個搶

字活畫出打千兒

光景

句打鳳姐心

坎中

滿臉是笑應上連

正眼也不看句不

仍的止了步應上

子間時想者即謂

背地裏嚼舌真覺

口齒生香

像一派鬼話說來甚

分兩不錯。好倪二心中越發歡喜。到家先將倪二的話告訴他娘子。方回家來。見他母親自在炕上拈線。見他進來。便問那裏去了一天。賈芸恐他母親生氣。便不提。卜世仁的事來。不提得好。只說在西府裏等璉二叔的。問他母親吃了飯不曾。他母親說吃了。還留飯在那裏。叫小丫頭拿過來與他吃。那天已是掌燈時候。賈芸吃了飯。收拾安歇。一宿無話。次日一早起來。洗了臉。便出南門大街。在香鋪買了香麝。便往榮府來打聽。賈璉出了門。細作賈芸便往後面來。到賈璉院門前。只見幾個小廝拿著大高的筓帚在那裏掃院子呢。忽見周瑞家的從門裏出來。叫小廝們先別掃。奶奶出來了。賈芸忙上去。笑道：「二嬸娘那裏去。周瑞家的道：「老太太叫想必是裁什麼尺頭。正說著。只見一羣人簇擁著鳳姐出來。了。賈芸深知鳳姐是喜奉承。愛排場的。忙把手逼著恭恭敬敬搶來。請安。鳳姐連正眼也不看。仍在前走。逼宵只問他母親好。怎麼不來我們家逛逛。賈芸道：「只是身上不好。倒時常記望著嬸娘。要瞧瞧。總不能來。鳳姐笑道：「可是你會撒謊。不是我提起。他就不想我了。賈芸笑道：「姪兒不怕雷打。就敢在長輩跟前撒謊。昨日晚上還提起嬸娘來。說嬸娘身上生得單弱。事情又多。虧嬸娘好大精神。竟料的周周全。要是差一點兒的。早累的不。知怎麼樣了。聲口宛肖。鳳姐兒聽了。滿臉是笑。不由的止了步。問道：「怎麼好好的你娘兒兩個在背地裏嚼說起我來。賈芸道：「有個緣故。只因我有個極好的朋友。家裏有幾個錢。現開香鋪。因他身上捐了個通判。前日選了雲南。不知那一府。連家眷一齊去。他這香鋪也

芸兒亦善於說辭

婦女貪小利貧富皆然  
料便有好話  
一想了有心機  
其管事至明日而  
云叔叔纔告心之  
靈巧問識所屬  
主人不來來下  
大宅往往有此風  
氣

揆刺侯門者請看  
此種樣子  
哥哥是誰

不開了。便把貨物攢了一攢。該給人的給人。該賤發的賤發。像這貴重的。都送與親友。所以我得了些冰片麝香。我就和我母親商量。賤賣了。可惜若送人也沒有人家配。使這些香料。因想孀娘往年問還拿大包的銀子買這東西呢。別說今年貴妃宮中。就是這個端陽節所用也。一定比往常要加上十幾倍。故此孝敬孀娘一邊。將一個錦匣遞過去。善於迎合。鳳姐正是辦端節的禮。須用香料。著了便命豐兒接過芸兒的來。送了家去。交給平兒。因又說道。看著你這樣知道好歹。怪道你叔叔常提起你來說你好。說話明白。心裏有見識。賈芸聽這話入港。便打進一步來。故意問道。原來叔叔也常提我的鳳姐。見問便要告訴給他事情管的話。一想又恐被他看輕了。只說得了這點兒香料。便混許他管事。了。因又止住。亦乖且把派他種花木工程的事。都一字不提。隨口說了幾句淡話。便往賈母房裏去了。賈芸也不好提及。只得回來。因昨日見了寶玉。叫他到外書房等著。故此吃了飯。便又進來。到賈母那邊儀門外。綺散齋書房裏來。只見茗煙改名焙茗的。并鋤藥兩個小廝。下象棋為奪車。正拌嘴呢。還有引泉掃花挑雲伴。鶴四五個。在房簷下。掏小雀兒。頑賈芸進入院內。把腳一際。說道。猴兒們淘氣。我來了。衆小廝看見了他。都纔散去。賈芸進書房內。便坐在椅子上。問寶二爺下來沒有。焙茗道。今日還沒下來。二爺說什麼。我替你悄悄探探去。說著便出去了。這裏賈芸便看字畫古玩。有一頓飯工夫。還不見來。再看別的小子都頑去了。正在煩悶。只聽門前嬌音嫩語的叫了一聲。哥哥。賈芸往外瞧時。

精細而又乾淨丫頭中不可多得者

好好二字作二句

讀用字深刻已爲後

文伏根此牛响工夫想眼

已釘住矣伏後

可見侯門習氣大

約如斯不是寶玉房裏的

便將如何了許多時難道

還沒有茶吃回頭者留心於丫

頭也隔窗子者車之窗

也鳳姐處處弄乖上

文因又止住四字

是明證也果如前書趙姨嬈

之語趁勢而入芸兒真

遇此等人亦當入

只見是一個十五六歲的丫頭生的倒也十分精細乾淨。上聞其聲此見其人。那丫頭見了賈芸便抽身躲了。恰值焙茗走來見那丫頭在門前便說道：「好好，正抓不著個信兒。」賈芸見了焙茗也就趕出來問：「怎麼樣？」焙茗道：「等了一日也沒個人兒過來，這就是寶二爺房裏的。」是誰便說道：「好姑娘，你進去帶個信兒就說廊上二爺來了。」那丫頭聽見方知是本家的爺們，便不似從前那等迴避下死眼，把賈芸釘了兩眼聽那賈芸說道：「什麼廊上廊下的，你只說芸兒就是了。」半晌那丫頭冷笑道：「依我說二爺且請回去罷，明日再來。今日晚上得空兒我回一聲。」焙茗道：「這是怎麼說？」那丫頭道：「他今兒也沒睡中覺，自然吃的晚飯，早晚上下不來，難道只是要二爺在這裏等著挨餓不成？不如家去，明兒來是正經。」就便回來有人帶信，不過口裏答應著，他肯給帶到麼？」賈芸聽這丫頭的話簡便俏麗，待要問他名字，因是寶玉房裏的又不便問，只得說道：「這話倒是我明日再來說著。」便往外去了。焙茗道：「我倒茶去。」二爺吃茶再去。賈芸一面走一面回頭說：「不吃茶，我還有事呢。」口裏說話眼睛瞧那丫頭還站在那裏呢。那賈芸一徑回來，至次日來到大門前，可巧遇見鳳姐往那邊去，請安纔上了車，見賈芸來便命人喚住，隔窗子笑道：「芸兒，你竟有膽子在我跟前弄鬼，怪道你送東西給我，原來你有事求我。昨日你叔叔纔告訴我，說你求他。」賈芸笑道：「求叔叔的事，嬌娘休提。我這裏正後悔呢。早知這樣，我一起頭就求嬌娘，這會子也早完了。誰承望叔叔竟不能的口舌便利。」鳳姐笑道：「怪道你那裏沒成兒，昨日又來尋。」

一筆到題  
以這個對這  
不著迹  
不可言又便利  
又妙  
聽罷了二字  
名仕祿者一嘆  
望已到手矣  
後日就進去尋  
紅事已到手你  
要不去做什麼  
沒人作伴豈不  
呆可見鳳姐之  
靈應速便

五更找倪二想在  
賭場中找著  
以上了結倪二一  
事歸束賈芸正傳  
此下入寶玉仍從  
小紅身上帶敘賈  
芸是爲小紅作傳  
矣

了。賈芸道。嬌娘孤負了我的孝心。我並沒有這個意思。若有這意。昨兒還不求嬌娘。如今嬌娘既知道了。我倒要把叔叔丟下。少不得求嬌娘好歹疼我一點兒。宛轉鳳姐冷笑道。你們要揀遠路兒走。叫我也難。早告訴我一聲兒。什麼不成了。多大點兒事。耽誤到這會子。那園子裏還要種樹種花。我只想不出個人來。早說不早完了。賈芸笑道。這樣此二字在。意中意外之間。明日嬌娘就派我罷。鳳姐半晌道。這個我看著不大好。等明年正月裏的煙火燈燭。那個大宗兒下來。再派你罷。賈芸道。好嬌娘。先把這個派了我罷。果然這件辦的好。再派我那件鳳姐笑道。你到會拉長線兒罷了。若不是你叔叔說。我不管你的事。並不是爲這香料。我不過吃了飯。就過來。你到午初時候。來領銀子。後來就進去種花。香料之力說。著命人駕起香車。徑去了。賈芸喜不自禁。來至綺散齋。打聽寶玉。誰知寶玉一早便往北靜王府裏去了。賈芸便呆呆的坐到晌午。打聽鳳姐回來。便寫個領票來。領對牌。至院外。命人通報了。彩明走了出來。單要了領票進去。批了銀數。年月一並連對牌。交與賈芸。賈芸接看那批上。批著二百兩銀子。是十五兩三錢之力也。心中喜悅。翻身走到銀庫上。領了銀子回家。告訴他母親。自是母子俱喜。次日五更。賈芸先找了倪二。還了銀子。又拿了五十兩銀子。出西門。找到花兒匠方樁家裏去買樹。不在話下。且說寶玉。自這日見了賈芸。會說過明日。著他進來說話。這原是富貴公子的口角。那裏還記在心上。因而便忘懷了。通病這日晚上。卻從北靜王府裏回來。見過賈母王夫人等。回至園內。換了衣服。正要洗澡。



算來還有一個晴  
 變一個綺霞卻到  
 那裏去了此是漏  
 筆  
 安頓衆婢筆筆清  
 楚特地逼出小紅  
 來  
 不知是吃什麼茶  
 叫了兩三聲就叫  
 出兩三個老婆子  
 來備叫了二三十  
 聲一房子的老婆  
 子擠不過矣  
 已互相授受矣  
 爲小紅出力一寫  
 用牛新不舊四字  
 可知是次一等丫  
 頭  
 俏麗下加甜淨二  
 字其人可知矣淨  
 猶容易淨而能甜  
 卻難恐寶哥哥無  
 福嘗此  
 小紅所說即不得  
 見者三十六年意  
 工於脫胎  
 你爲什麼不細細  
 留心叫他來做眼  
 前的事

襲人因被薛寶釵煩了去打結子。他日寶玉煩爲兒打結子只算禮尚往來。秋紋碧痕兩個去催  
 水檀雲又因他母親病了接了出去。麝月又現在家中病著還有幾個做粗活聽使喚的  
 丫頭料是叫他不着都出去尋夥覓伴的去了。豈五人之外若晴雯綺霞亦是做粗活的。不想這  
 一刻的工夫只剩了寶玉在房內偏生的寶玉要吃茶一連叫了兩三聲方見兩三個老  
 婆子走進來寶玉見了連忙搖手說罷罷不用了。若將渥我焉。老婆子們只得退出。不退出將  
 又奈何寶玉見沒丫頭們只得自己下來拿了碗向茶壺去倒茶。只聽背後有人說道。二  
 爺仔細燙了手等我來倒。是何人與一面說一面走上來接了碗去寶玉倒嚇了一跳問你  
 在那裏的忽然來了嚇我一跳。那丫頭一面遞茶一面笑著不懷好意回道。我在後院裏纔  
 從裏間後門進來。難道二爺就沒聽見腳步響。則小紅腳小可知。寶玉一面吃茶一面仔細  
 打量那丫頭穿著幾件半新不舊的衣裳倒是一頭黑鴉鴉的好頭髮挽著髻兒長容臉  
 面細巧身材卻十分俏麗甜淨如畫。寶玉便笑問道。你也是我這屋裏的人麼。真是昏頭子  
 那丫頭道。是。寶玉道。既是這屋裏的我怎麼不認得。那丫頭聽說便冷笑一聲道。不認  
 得的也多呢。豈止我一個。從來我又不過遞茶遞水拿東拿西眼前的事一件也做不著。那  
 裏認得呢。寶玉道。你爲什麼不做那眼前的事。那丫頭道。這話我也難說。此四字中埋沒多  
 少英雄好漢。只是有一句話回二爺。昨日有個什麼芸兒來找二爺。我想二爺不得空兒使  
 叫焙茗回他。今日早起來不想二爺又往北府裏去了。剛說到這句話只見秋紋碧痕啼

作者每下一字俱從千鍾百鍊出來。溼了我的衣裳所。謂潑潑撒撒也。了。我的鞋。所謂。趣。趣。也。無。一。字。不。照。應。有。何。吃。異。吾。為。小。紅。不。平。賈。府。了。頭。既。多。而。吃。醋。者。隨。在。皆。是。用。一。且。字。將。來。又。當。何。如。秋。碧。二。人。纔。上。盤。便。有。如。許。禁。忌。宜。襲。人。刻。刻。防。人。誰。似。你。有。臉。面。的。也。上。流。東。西。小。紅。卻。有。巴。結。之。心。然。在。秋。碧。二。人。不。宜。如。此。醋。意。倘。在。晴。襲。二。姐。猶。可。想。也。並。不。是。後。文。芳。官。之。乾。娘。何。必。照。鏡。子。直。逼。得。小。紅。無。容。身。之。地。可。憐。可。憐。寶。玉。烏。乎。知。之。天。

唏。哈。哈。的。笑。著。進。來。兩。個。人。共。提。著。一。桶。水。一。手。擦。衣。裳。趑。趑。起。起。潑。潑。撒。撒。的。如。畫。那。丫。頭。便。忙。迎。出。來。接。那。秋。紋。碧。痕。正。對。抱。怨。你。溼。了。我。的。衣。裳。那。個。又。說。你。踹。了。我。的。鞋。忽。見。走。出。一。個。人。來。接。水。二。人。看。時。不。是。別。人。原。來。是。小。紅。纔。點。出。名。字。來。二。人。便。都。吃。異。將。水。放。下。忙。進。房。看。時。並。沒。別。人。只。有。寶。玉。便。心。中。俱。不。自。在。如。此。關。心。可。見。秋。紋。等。於。並。沒。一。人。之。時。其。事。不。可。說。也。只。得。且。預。備。下。洗。澡。之。物。待。寶。玉。脫。了。衣。裳。二。人。便。帶。上。門。出。來。走。到。那。邊。房。內。找。著。小。紅。問。他。方。纔。在。屋。裏。做。什。麼。你。管。我。做。什。麼。小。紅。道。我。何。曾。在。屋。裏。呢。只。因。我。的。手。帕。子。不。見。了。往。後。頭。找。去。已。捨。去。了。不。想。二。爺。要。吃。茶。叫。姐。姐。們。一。個。也。沒。有。是。我。進。去。倒。了。碗。茶。姐。姐。們。便。來。了。並。無。誰。供。秋。紋。挽。臉。啐。了。一。口。道。沒。臉。面。的。下。流。東。西。實。在。過。不。去。正。經。叫。你。催。水。去。你。說。有。事。倒。叫。我。們。去。你。可。做。這。個。巧。宗。兒。一。點。一。點。兒。要。爬。上。來。了。難。道。我。們。倒。跟。不。上。你。麼。誰。道。跟。不。上。你。也。拿。那。鏡。子。照。照。配。遞。茶。遞。水。不。配。不。知。如。何。樣。子。始。可。以。配。碧。痕。道。明。兒。我。說。給。他。們。凡。要。茶。要。水。拿。東。西。的。事。嚼。們。都。別。動。只。叫。他。去。便。是。了。未。必。足。下。就。配。一。遍。秋。紋。道。這。麼。說。還。不。如。我。們。散。了。單。讓。了。他。在。這。屋。裏。罷。又。逼。進。一。層。二。人。你。一。句。我。一。句。正。鬧。著。只。見。有。個。老。嫗。嫗。進。來。傳。鳳。姐。的。話。說。明。日。有。人。帶。花。兒。匠。來。種。樹。叫。你。們。嚴。禁。些。衣。服。裙。子。別。混。曬。混。晾。的。那。土。山。一。帶。都。攔。著。圍。幙。可。別。混。跑。秋。紋。便。問。明。日。不。知。是。誰。帶。進。匠。人。來。監。工。那。老。婆。子。道。什。麼。後。廊。上。的。芸。哥。兒。秋。紋。碧。痕。俱。不。知。道。只。管。混。問。別。的。話。那。小。紅。心。內。明。白。知。是。昨。日。外。書。房。所。見。的。那。人。

下此等事正復不少。與上驪榭刺入小紅心坎。又起一番波瀾。心裏所有一觸便知。小紅聞婆子言已。有動於心。他父親林之孝也。是去年辛亥歲進來的。前云十分精細乾淨。此云三分容貌。容貌雖三分而精細乾淨卻十分也。不知小紅之手要抓到那裏去。猶論之於舊。有前定也。惜寶玉未知此事。不知何說令吾至今疑之。查是年賈芸十八歲。小紅十七歲。卻是一對及時兒女。此亦迴護之言。

了。原來這小紅本姓林。小名紅玉。因玉字犯了寶玉黛玉的名。便單喚他做小紅。原來是府中世僕。他父親現在收管各處田房事務。這紅玉年十六。進府當差。把他派在怡紅院中。倒也清幽雅靜。不想後來命姊妹及寶玉等進大觀園居住。偏生這一所兒。又被寶玉點了。這小紅雖然是個不諳事體的丫頭。因他原有三分容貌。心內妄想向上攀高。加小紅以妾字冤哉。每每要在寶玉面前賣弄賣弄。只是寶玉身邊一千人都是伶牙俐爪的。那裏插得下手去。包括不想今日纔有些消息。又遭秋紋等一場惡話。心內早灰了一半。亦限於緣數。正悶悶的。忽然聽見老嫫嫫說起賈芸來。不覺心中一動。便悶悶回房睡在牀上。暗暗思量。翻來掉去。正沒個抓尋。已移心到芸上矣。忽聽窗外低低的叫道：「是誰？」小紅的手帕子。我拾在這裏呢。小紅聽了。忙走出來看。不是別人。正是賈芸。小紅不覺粉面含羞。問道：「二爺在那裏拾著的？」賈芸笑道：「你過來。我告訴你一面說。一面就上來拉他。何草草。爾那小紅轉身要跑。卻被門檻絆倒。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 護花主人評曰

鴛鴦絕無憐愛寶玉意。未必與衆不同。其結果亦與衆不同。

賈芸未得鳳姐歡心。先爲寶玉所愛。是爲小紅引線。

卜世仁不肯賒給賈芸香料。反襯倪二之義助。又伏一百四回情事。

賈芸送香料。正在端節需用之時。宜鳳姐之欣然收受。可謂善於鑽營者。

的論

鳳姐向芸兒賣情。芸兒即將賈璉撇開。真是善於逢迎者。

小紅不見手帕於秋紋碧痕查問時。說出不露。芸兒拾得痕迹。善用藏筆法。

小紅之屬意賈芸。是秋紋等譏諷。請奚落逼之使然。否則必專心勾引寶玉矣。小紅一夢。是一小紅樓妙在入夢時。不先說破。讀者幾疑窗外。真是芸兒叫他化工之筆。

第十七回至二十四回一大段。應分三小段。十七八回爲一段。鼓大觀園告竣。元妃省親大事。十九二十二十一回爲一段。寫寶玉黛玉深情及襲人平兒之靈慧。二二三四回爲一段。寫寶玉禪機發動。各人燈謎識語。黛玉之因曲傷情。及初聚園中栽種花菓之盛。

大某山民評曰

芸兒口舌便利。云求孀娘。當已早完。鳳姐又云。先告什麼不成。及芸兒求派差。則故以待來年作一跌。芸又乘機伸後腳。一對小花臉。活現跳出來。

前於芸兒眼中云。十分精細乾淨。此於寶玉眼中云。十分俏麗甜淨。亦仁者見之爲仁。知者見之爲知之意。

使我爲怡紅院主。必當入院之初。稽查人數。上等丫頭幾人。次幾人。下幾人。婆子幾人。一一俱如衙官點卯。個個看過。方不至有遺珠之憾。則升黜可自操矣。寶玉之不認得小紅。少年莽人。何未計及此。

小紅與秋紋等。年紀不相上下。而言語不敢相抗者。亦朝廷尙爵之意。秋紋碧痕小紅三人。有時你妬我。我妬你。有時一人銜幾人。有時兩人爽一人。皆玲瓏剔透。齒裏有風。方心木舌者。所不能作。并不能讀。

此回仍是壬子年三月間事。

